



河北大学
HEBEI UNIVERSITY

密级：

分类号：

学校代码：10075

学号：20160580

硕士学位论文

《儒林外史》与《官场现形记》的 比较研究

学位申请人：司春鸟

指导教师：韩田鹿 教授

学位类别：文学硕士

学科专业：中国古代文学

院系名称：文学院

答辩日期：二〇一九年五月

Classified Index:

CODE: 10075

U. D. C:

No.: 20160580

Thesi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Scholars* and *The Official Record of Officialdom*

Candidate: Si Chunniao

Supervisor: Prof. Han Tianlu

Category of Academic Degree: Master of Literature

Specialty: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ge: College of Literature

Date of Oral Defense: May, 2019

河北大学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 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河北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致谢。

作者签名： 司春鸟 日期： 2019年 6月 3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河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1、限制公开 ，在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限制期满后适用本授权声明。

2、不限制公开 。

(请在以上相应方格内打“√”)

作者签名： 司春鸟 日期： 2019年 6月 3日

导师签名： 韩田彪 日期： 2019年 6月 3日

保护知识产权声明

本人为申请河北大学学位所提交的题目为《<儒林外史>与<官场现形记>的比较研究》的学位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韩田鹿指导并与导师合作下取得的研究成果，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在河北大学所提供的研究经费及导师的研究经费资助下完成的。本人完全了解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保护知识产权所制定的各项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河北大学的相关规定。

本人声明如下：本论文的成果归河北大学所有，未经征得指导教师和河北大学的书面同意和授权，本人保证不以任何形式公开和传播科研成果和科研工作内容。如果违反本声明，本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声明人： 司春鸟 日期： 2019年6月3日

摘要

《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是中国讽刺小说中的两部佳作，它们分别代表了古代与近代讽刺艺术所能达到的最高峰。文章通过作家基本概况、人物群像、叙事艺术和讽刺艺术四方面的比较研究，搭建了一个较为全面而客观的比较系统，在系统地比较中揭示了两部小说的特点与创作得失，并力求广泛、深入地阐释这些特点、得失背后的深层原因。

两个作家不同的生活时代、家世出身、生活阅历铸就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灵魂与思想，而不同的性格、品质、创作背景与主旨，造成了小说讽刺重心的不同。在时代与作者自身因素的影响下，两书形成了迥异的讽刺风格，因此在人物分类与人物设置方面也存在差异。在人物性格方面，《儒林外史》的人物性格具有变化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设置同类型人物也注重差异性；而《官场现形记》人物性格具有稳定性与单一性的特点，设置同类型人物时注重共性。除此之外，两书在肖像描写、心理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和人物命名的塑造方法上也存在异同。在叙事艺术方面，《官场现形记》沿袭《儒林外史》的“集锦式结构”，但两者呈现出松散单薄与连贯严密的明显差异。在叙事模式方面，两书都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儒林外史》主要采用客观叙事，而《官场现形记》主要采用主观叙事，但是两书常常通过书中人物的观察视角叙事，大大增强了叙事的客观性；两书都以全知叙事为主，但大篇幅运用限制叙事也是对全知叙事的突破。两书主要通过尴尬的场面、戏剧性的转折和不和谐的言行三种情节设置的方法，呈现出绝佳的艺术效果。两书的讽刺语气存在婉曲与直斥之分，语言存在言尽旨远和言尽意止的区别。两书的讽刺内容存在异同，《儒林外史》“意在士林”，而《官场现形记》“意在官场”，但同时也对社会世情进行了批判。两书通过夸张、对比、白描与渲染的讽刺手法，表现出高超的讽刺技巧。

就总体而言，《官场现形记》的成就还是稍逊于《儒林外史》。公心讽世的态度、十年磨一剑的苦心孤诣，造就了《儒林外史》的辉煌成就。李伯元虽然继承了《儒林外史》的批判精神，希望通过针砭时弊、揭露丑行等方式，最终达到改良社会现状的目的，但

无论是内容的选取、人物的塑造、语言的锤炼等，都显露出较为粗糙的特点。除了时代的动荡、个人的气质等原因对此产生影响外，也与其报章连载的创作方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理想读者的定位、创作时间的仓促等有密切的关联。它是古典讽刺艺术迎接近代化挑战所交出的一份总体优秀而瑕瑜互见的答卷。

关键词 《儒林外史》 《官场现形记》 人物群像 叙事艺术 讽刺艺术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Scholars and *The Official Record of the Officialdom* are two excellent works in Chinese satirical novels, which represent the highest peaks that ancient and modern satirical art can achieve.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writer's basic profile, character group image, narrative art and satirical art, the article builds a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comparison system. In the systematic comparison, it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ion of the two novels, and strives for a wide range of In-depth explanation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e underlying reasons behind the gains and losses.

The different life styles, family history, and life experiences of the two writers have created their unique souls and thoughts, and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qualities, creative backgrounds and themes have caused the difference in the irony of the nove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imes and the author's own factors, the two books have formed a different ironic style, so there are also differences in character 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 setting. In terms of character, the character of *Scholar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ability and complexity. The same type of characters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 while the character of *Official Official Records* is characterized by stability and unity. Types of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commonality. In addition, the two books also hav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portrait description,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 action description, language description and character naming. In terms of narrative art, *Official Forms* follows the collective structure of *The Scholars*, but the two show a clear difference between loose and thin and coherent. In terms of narrative mode, both books use the third person narrative. *The Outside the Confucian Scholars* mainly adopts objective narrative, while the *Official Official Records* mainly adopts subjective narratives, but the two books often narrate through the observational perspective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book, which greatly enhances The objectivity of narrative; both books are mainly omniscient narratives, but the use of limited narratives in large pages is also a

breakthrough in omniscience narrative. The two books mainly show excellent artistic effects through the three scenes of the scenes, dramatic transitions and discordant words and deeds. The ironic tone of the two books is divided into distortions and scorns. The language h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ords and the words and the words.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atirical contents of the two books. The *Outside of the Confucian Scholars* is intention to Shilin, while the *Official Official Records* intention to the officialdom, but also criticizes the social situation. The two books show superb ironic skills through exaggeration, contrast, white drawing and rendering of satirical techniques. On the whole, the achievements of *Official Official Records* are still slightly inferior to *The Scholars*. The attitude of the public heart and the enthusiasm of the world, the painstaking efforts of a decade of hard work, created th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Scholars*. Although Li Boyuan inherited the critical spirit of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 Scholars*, he hope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mproving the status quo of society by means of acupuncture and shortcomings, and revealing ugliness.

No matter the selection of content, the shaping of characters, the tempering of language, etc., all of them show relatively rough features. In addition to the turbulence of the times, personal temperament and other reasons, i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ay of writing serialized by the newspapers and the positioning of ideal readers and the rush of creation time. It is an overall excellent and eloquent answer to the classic satirical art that is close to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zation.

Keywords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ism* *The Official Record of the Officialdom*
Character group image Narrative art Satirical art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基本概况的比较	7
1.1 作家生平	7
1.1.1 家世出身	7
1.1.2 生活阅历	8
1.1.3 性格品质	12
1.2 创作背景	14
1.2.1 时代背景	14
1.2.2 文化思想	17
1.2.3 传播媒介与读者群体	20
1.3 创作主旨	24
1.3.1 《儒林外史》：讥世醒世	24
1.3.2 《官场现形记》：骂世匡世	28
第二章 人物群像的比较	32
2.1 人物分类与设置	32
2.1.1 主要人物分类	32
2.1.2 人物设置	39
2.2 人物性格	42
2.2.1 变化性与稳定性	42
2.2.2 复杂性与单一性	44
2.2.3 同中有异与一丘之貉	45
2.3 塑造方法	47
2.3.1 肖像描写：勾勒形象、反映境遇	48
2.3.2 心理描写：揭露本性、推动发展	51

2.3.3	动作描写：简明扼要与细腻繁琐	55
2.3.4	语言描写：文人化与世俗化	58
2.3.5	人物命名：自然含蓄与暴露直白	61
第三章	叙事艺术的比较	66
3.1	叙事结构	66
3.1.1	《儒林外史》：匀整严密	66
3.1.2	《官场现形记》：松散单薄	69
3.2	叙事模式	72
3.2.1	叙事人称	72
3.2.2	客观叙事与主观叙事	73
3.2.3	全知叙事与限制叙事	76
3.3	情节设置	80
3.3.1	尴尬的场面	80
3.3.2	戏剧性的转折	82
3.3.3	不和谐的言行	84
3.4	叙事语言	85
3.4.1	叙事语气：婉曲与直斥	85
3.4.2	语言特点：言尽旨远与言尽意止	88
第四章	讽刺艺术的比较	93
4.1	讽刺内容	93
4.1.1	差异性：意在士林与意在官场	93
4.1.2	相通性：针砭时弊	99
4.2	讽刺手法	103
4.2.1	夸张手法	103
4.2.2	对比手法	104
4.2.3	白描与渲染	106
结 语		110

目 录

参考文献	115
致 谢	119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120

引 言

世人常常将《官场现形记》与《儒林外史》这两部书相提并论，胡适认为：“南方的讽刺小说都是学《儒林外史》的……全书（《官场现形记》）的体例与方法，最近《儒林外史》。”^①

吴敬梓和李伯元同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心忧天下，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两位作家都敢于对社会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进行讽刺，以此表达对政府制度与社会现实的不满，从而引导读者对社会与文化进行审视和反思。他们创作的《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都是中国讽刺小说中的上乘之作。《儒林外史》是古代讽刺小说的范本，对后世讽刺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官场现形记》是近代讽刺小说的范本，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笔者认为，将《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中把握其共性与特性，对于更为深入地理解、把握传统讽刺小说乃至整个古典小说向近现代长篇小说的流变，都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与价值。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本文以讽刺小说中的两部典范之作——《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作为研究对象。由于世人普遍认为《官场现形记》是谴责小说，不是讽刺小说。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的概念进行简单地界定。

最早提出“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这两个概念的是鲁迅先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分别视为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的代表作。他说：“迨《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撻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②其中“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也成为他评判讽刺小说的标准。他评判谴责小说的标准为：“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

^①胡适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载于《胡适文存2 最新修订典藏版》，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页。（下文均使用此版本。）

^②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7页。（下文均使用此版本。）

说。”^①鲁迅对讽刺小说的认识是深刻，但评判标准未免过于严格，所以选择出的讽刺小说只有《儒林外史》这一部。

鲁迅对“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的划分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并产生了很大分歧。在学者们深刻研讨相关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讽刺观念上的“广义”和“狭义”之分。《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被鲁迅先生视为“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的开山之作，学界在《儒林外史》的划分问题上已达成共识，而《官场现形记》能否归入“讽刺小说”的问题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重点。学界关于讽刺观念之争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本文只选取部分代表性学者的观点来概括说明。

鲁迅秉持的是狭义的讽刺观念。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②、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③、孟瑶的《中国小说史》^④等等，都沿袭了鲁迅的观点，这些学者认为只有《儒林外史》才堪称讽刺小说。

胡适和孙楷第、齐裕焜等学者秉持广义的讽刺观念。认为《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都是讽刺小说，但也注意到了两书之间的差异。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⑤中，就将鲁迅视为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几本小说视为讽刺小说；孙楷第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⑥中，将二十七部小说纳入讽刺类的范畴；齐裕焜在《中国讽刺小说史》^⑦中从讽刺的性质与写作目的、作品取材的对象、作品所呈现的语气三方面将《儒林外史》和以《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谴责小说”进行比较，发现两者的区别只在于作品所呈现的语气不同，但是齐裕焜认为“威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语气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的语气都是讽刺的语气，所以“谴责小说”也应归于讽刺小说中，这也能代表以上学者的看法。

本文采用广义的讽刺观念，将《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都视为讽刺小说，但也不是完全忽视《官场现形记》直白暴露的性质。本文尊重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既

^①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第181页。

^②谭正璧撰，《中国小说发达史》，光明书局，1935年版。

^③郭箴一著，《中国小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孟瑶著，《中国小说史》，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⑤胡适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载于《胡适文存2最新修订典藏版》，第201页。

^⑥孙楷第著，《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⑦齐裕焜、陈惠琴著，《中国讽刺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下文均使用此版本。）

不能将《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按照“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的划分方法生硬分割，又不能忽视讽刺和谴责二者之间的差别。

二 研究现状综述

《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两本小说自出版之初，便受到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直到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的研究兴趣有增无减。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这两部书进行细致入微地钻研，创造出大量的学术成果。学界对《儒林外史》的关注较多，通常单独将它作为研究对象；而研究《官场现形记》的学者人数较少，且大多数论著都将《官场现形记》作为“谴责小说”的代表作与其他几本同类型小说一起研究。

《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的文本中有诸多相似之处，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官场现形记》对《儒林外史》的有意模仿。学界对这两部书的比较，多是只言片语的短评，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官场现形记》：“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①胡适认为《官场现形记》在内的南方讽刺小说都是学《儒林外史》，尤其是《官场现形记》的体例和方法最接近《儒林外史》^②，并且还比较了两书的人物，“《儒林外史》骂的是儒生，《官场现形记》骂的是官场；《儒林外史》里还有几个好人，《官场现形记》里简直没有一个好官。”^③这种思想在他的其它论著中也多有体现，比如《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④等。

对《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进行对比研究的专论极少，只有期刊论文三篇和硕士论文一篇，并且多将《官场现形记》归入谴责小说的群体后，再与《儒林外史》进行比较。

庄严创作了《从比较中看〈官场现形记〉讽刺艺术的败笔》^⑤一文。他将晚清的《官场现形记》与明清间的《斩鬼传》、清中叶的《儒林外史》这三部讽刺小说进行对比，从艺术理想的高度、夸张艺术和艺术结构三方面，论述了《官场现形记》讽刺艺术的败笔。

^①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第182页。

^②胡适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载于《胡适文存2最新修订典藏版》，第200页。

^③胡适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载于《胡适文存2最新修订典藏版》，第201页。

^④胡适，《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胡适文存1最新修订典藏版》，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

^⑤庄严，《从比较中看〈官场现形记〉讽刺艺术的败笔》，见载于《宁波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

王祖献创作了《谈谈〈儒林外史〉和谴责小说的思想倾向》^①一文。他认为《儒林外史》的批判精神对谴责小说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从谴责小说的诞生、发展繁荣的过程和不容小觑的社会功用三部分，分析了《儒林外史》对谴责小说产生的深刻影响。但是谴责小说最终未能完全继承《儒林外史》的批判精神，仍然存在诸多局限。这是由于小说的创作不光与产生时代有关，还受到作家的艺术素养、创作态度和思想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刘文哲创作了《〈儒林外史〉与四大“谴责小说”讽刺视角比较谈》^②一文。他认为《儒林外史》与四大“谴责小说”的讽刺视角不同，前者主要是对儒林科场进行尖锐地讽刺，后者则更多对官场丑行进行了有力批判，这种视角的转换源自清代中后期社会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转变。这些小说在对儒林与官场酣畅淋漓地戏谑中，实现了对社会与文化的双重批判。同时，作家们也希望改良社会不合理的现状，召唤道德秩序的重建。

学位论文只有一篇硕士论文，是杨蓓蕾的《〈儒林外史〉与晚清谴责小说》^③。作者从题材内容、讽刺艺术、结构艺术三方面对《儒林外史》与晚清谴责小说进行比较，其中《官场现形记》被作为谴责小说的代表之一。作者从讽刺内容、讽刺的焦点、讽刺的张力三方面，比较了《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讽刺艺术的不同；又从对传统小说结构的突破和对空间批判之探索两方面，分析了谴责小说对《儒林外史》结构艺术的发展。

由上述研究成果可见，学界对《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两部书的研究时间虽长，也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但对两部书比较研究的成果较少。学者们最先和最多关注的是两书的结构，其次是讽刺艺术和思想倾向等方面，对这两部小说创作背景、人物群像与叙事艺术等方面的比较有些欠缺；且学界对《官场现形记》一书评价过于严格，存在偏颇。总体看来，对比系统不够全面客观，仍存在继续探究的空间。本文也希望通过现有的文献资料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并加以补充、创新，仔细认真地比较这两部作品，加深对这两部书的理解与鉴赏，或许能从两部作品的联系与异同中

^①王祖献，《谈谈〈儒林外史〉和谴责小说的思想倾向》，见载于《江淮论坛》，1984年，第6期。

^②刘文哲，《〈儒林外史〉与四大“谴责小说”讽刺视角比较谈》，见载于《长春大学学报》，2008年，第十八卷，第11期。

^③杨蓓蕾，《〈儒林外史〉与晚清谴责小说》，2013年济南大学硕士论文。

探究出更多的价值与意义。

三 研究目的、意义及方法

在中国讽刺小说发展长河中,《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儒林外史》,确立了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标准形态,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儒林外史》的叙事艺术和讽刺艺术都为后世的文学提供了水准极高的示范作用;《官场现形记》继承和发展了《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确立了中国近代讽刺小说的标准形态。《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是两个不同时代下标准讽刺文学的范本,同时也是古代小说和近代小说的代表作品,从中可以分析出中国小说从古代向近代转变,并为现代化做准备的发展脉络。因此对比研究两本书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有:

(1) 文本细读法:对《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这两部作品进行仔细研读,对文本进行认真分析,并提炼出与本文内容相关的要点,进行系统地梳理与归纳。

(2) 文献分析法:认真搜寻与本文内容相关的文献资料,包括著作、硕博论文、期刊论文、评论等。通过广泛阅读、文献分类和信息整理,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从中对学界的研究现状进行全面了解,研究总结出可靠的结论。

(3) 对比分析法:本文最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对比分析法,主要对两本书的文本进行比较,获取两书之间的联系与异同。

(4) 跨学科研究法:为了使对比研究更加全面客观,运用文艺学、文献学等相关学科的专业理论和研究成果。

四 创新点

本文在前贤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完成,试图将《儒林外史》与《官场现形记》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地比较研究。

(1) 从基本概况入手,以作家生平、创作背景和创作主旨为切入点,探讨时代与作家自身因素对小说创作造成的综合影响。

(2) 通过对人物群像、叙事艺术和讽刺艺术的细致比较,不难发现《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讽刺风格的形成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同为讽刺小说,却呈现

出大相径庭的风格。

(3) 本文拟通过对两部小说多角度的比较研究，试图搭建一个全面客观的比较系统。

(4) 分析《官场现形记》对《儒林外史》各方面的继承与发展，希望对今后讽刺小说的研究提供参考，对今后的小说创作提供启示。

第一章 基本概况的比较

1.1 作家生平

吴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人。吴敬梓生于康熙四十年（1701），于乾隆十九年（1754）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李伯元，字宝嘉，又字宝凯，别号南亭亭长，笔名有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等。李伯元是江苏武进人，今江苏省常州市，生于同治六年（1867），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去世，享年四十岁。

1.1.1 家世出身

吴敬梓的家族在全椒可谓科举世家，至少从他的高祖吴沛开始就已经读书应举了。吴沛膝下五子，“兄弟五人，四成进士，一为农，终布衣”^①，吴氏家族一时风光无两。其中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排行第四，是戊戌年间的一甲探花，授翰林院侍读，也是当时有名的八股大家。王又曾说：“国初以来重科举，鼎盛最属全椒吴。”^②吴敬梓对自己的家族感到万分荣耀，他在《移家赋》中写记载：“五十年中，家门鼎盛……子弟则人有凤毛……绿野堂开，青云路近……卮茜有千亩之荣，木奴有千头之庆。”^③家门鼎盛，富贵至极，但祖辈们依旧过着朴素低调的生活，醉心研究海内文章。吴氏家族人才济济，成为全椒艳羡的望族。

吴敬梓的父亲吴霖起治学勤奋谨严，他广泛学习古今的学说和文章，靠文字笔墨谋生。他是康熙丙寅年（1686）的拔贡，晚年曾出任赣榆教谕。吴敬梓曾跟随父亲一起赴任，见证了父亲捐产兴学、建立学宫的壮举。吴霖起为官清廉正派，因不逢迎上司而被罢官。吴敬梓受到父亲的影响，品格高尚，人品正直，因在任所的生活经历对官场的腐败与黑暗也有一定的理解。这些经历都无形中为创作《儒林外史》做了准备。

^①（清）吴敬梓，《移家赋》，见载于《吴敬梓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一卷，第4页。（下文均使用此版本。）

^②（清）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见载于《吴敬梓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21页。

^③（清）吴敬梓，《移家赋》，见载于《吴敬梓集系年校注》，第一卷，第4页。

吴氏家族人才济济，家风良好，作为科举世家的后人，吴敬梓在文学的浸润中成长。吴敬梓自幼聪颖伶俐，过目成诵，他对文学的痴迷也是吴氏家族一脉相承的。吴敬梓最终成为一个继承家学传统的知识分子，文化素养极高。

李伯元与吴敬梓一样，出生在一个宦宦家庭。但不同的是，他的家世明显不如吴敬梓显赫，他也没有吴敬梓般优渥顺遂的童年生活。李伯元三岁失怙，自幼便寄人篱下，是堂伯父将他抚养成人。

明末清初，李氏家族迁到常州，在此繁衍生息。据族弟李锡奇说：“其家庭上自祖父辈下及兄弟侄辈俱以科举第显，外官则从牧令以至盐司；京官则或居枢要，或登清秘。”^①李伯元的曾祖父李文喆，是嘉庆丁卯中举，被任命为教谕。李文喆的次子叫李锡坤，幼子叫李锡芸，是李伯元的祖父。李锡坤的儿子名叫李翼清，字念仔，是李伯元的堂伯父，历任肥城、胶州等地知县，兖州同知，后升任为东昌府知府，山东候补道。李伯元的父亲李翼辰五岁丧父，由伯父李锡坤抚养，后来全家为了躲避太平天国运动，由常州迁居山东，李伯元就在山东出生。父亲李翼辰在李伯元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从此李伯元与母亲、妹妹倚仗堂伯父一家生活。李伯元自幼在堂伯父的抚养监督下成长，堂伯父看李伯元聪敏伶俐，将他带入治所读书。李翼清有七子七女，他政务繁忙，正室夫人又早亡，所以一切家务事都由李伯元的母亲吴氏主持。堂伯父与吴氏的管教十分严格，所以李伯元也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他擅长制艺与诗赋，还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

吴敬梓和李伯元都生于宦宦家庭，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具备了创作小说的基本文化素质。两人都有陪伴家人在任所生活的经历，他们能近距离地接触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吴敬梓随父亲到教所任职，与儒生们朝夕相处；而李伯元随堂伯父任职，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官员。作家们在日后塑造《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中的人物时，必定会从这段经历中汲取灵感。

1.1.2 生活阅历

吴敬梓和李伯元才华横溢，也曾有入朝为官的机遇，但最终都因认清社会现实，选

^①李锡奇，《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见载于《雨花》，1957年，第4期，第32页。（下文均使用此版本。）

择放弃仕途。吴敬梓和李伯元都拥有丰富的阅历，接触到了社会的阴暗面，这都为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吴敬梓出生于科举世家，他年岁稍长，便补学官弟子员。在二十三岁那年，吴敬梓中了秀才。如果不出意外，他将延续家族的辉煌，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在前二十三年中，吴敬梓是一个才华与天赋兼备的富家子弟。可就在同年，他的父亲病故了，家族内部因争夺遗产发生纠纷，吴氏家族迅速崩解，家族昔日的鼎盛与清誉毁于一旦。

生长于富贵鼎盛之家的吴敬梓平居豪举，出手阔绰，也不善于治理家业，很快就将二万余金的巨额遗产挥霍一空。由于族人与全椒人的恶语相向，吴敬梓最后选择卖尽田产，移家南京。众人在吴敬梓破产前后态度的转变，使他对人性有了更深刻地思考与认识。吴敬梓也曾对自己散尽家财的行为进行反思与忏悔。此时他对科举与功名仍抱有幻想，希望借此重振家业。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朝廷诏令大臣举荐“博学鸿词科”的学者，时任江宁教授的唐时琳向安徽巡抚赵国麟和上江督学郑筠谷推荐了吴敬梓，唐时琳在《文木山房集序》中回忆：“既檄行全椒，取具结状，将论荐焉，而敏轩病不能就道……两月后，病愈，至其斋，盖敏轩之得受知于二公者，则又余之荐也。余察其容憔悴，非托为病辞者。”^①吴敬梓因病错失了一个进入仕途的好机会，他为自己的遭遇感到非常惋惜。后来一些名士在应试博学鸿词科时铩羽而归，作出了种种丑态，吴敬梓对此冷眼旁观。此时他的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对科举功名有大觉悟。程晋芳说他：“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②吴敬梓的曾祖父就是一个衣被海内的八股文大师，他自己也曾在八股文上做出了很多努力。吴敬梓的心理转变之大，不仅跟自己的经历有关，也与亲人们的经历有关。

吴敬梓在《哭母舅》的悼文中，就表达了功名害人不浅的想法。他这位母舅考了一辈子科举，在一次考试中着了风寒，他得知再次名落孙山后，心情郁闷，六十岁就抱恨而终了。吴敬梓发出如此慨叹：“有司操尺度，所持何其坚！士人进身难，底用事丹铅？”

^①（清）唐时琳，《文木山房集序》，见载于《吴敬梓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12页。

^②（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见载于《吴敬梓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年版，第566页。（下文均使用此版本。）

贵为乡人畏，贱受乡人怜。寄言名利者，致身须壮年。”^①吴敬梓的高祖吴沛才情出众，最终也没有通过科举出人头地，吴敬梓对此感到痛心：“遭息鬻而垂翅，遽点额头而恹迥。夜珠之光按剑，泣玉之泪如泉。”^②吴敬梓屡屡见证科举考试埋没人才的情况发生，因此彻底看破功名，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了著书立说和钻研学问上。好友程晋芳曾高度赞扬吴敬梓：“其学尤精《文选》，诗赋缘笔立成，夙构者莫之能胜。”^③多年的勤奋苦读使吴敬梓积淀了深厚的文化素养，最终一度成为文坛盟主，方罇在《文木山房集序》中高度评价了吴敬梓：“能以诗赋力追汉唐作者。既不遇时，益专精殚志，久而不衰……窃叹全椒吴氏，百年以来称极盛。今虽稍逊于前，上江犹比之乌衣、马粪，而敏轩之才名，尤其最著者也。”^④

吴敬梓晚年曾客居扬州，自号文木老人，更加落拓纵酒。据说在一次与朋友的聚会中，吴敬梓醉酒后朗诵“人生只合扬州死”之句。未料一语成讖，吴敬梓身死扬州，一代文学巨匠自此陨落，享年五十四岁。吴敬梓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著作——《儒林外史》，他也凭借此书成为清朝著名的小说家。除此之外，吴敬梓生前还著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和《诗说》七卷（今存四十三则）。

李伯元的经历与吴敬梓类似，也曾放弃过入仕的机会。但是吴敬梓选择钻研学术，成为一个学者；而李伯元选择从商，成为上海滩一个成功的职业报人。

在一次遵筹饷例开捐中，堂伯父为李伯元捐纳了一个本省府经略的功名，但他无意于此，就没有办理报到手续，主动放弃了入仕的机会。顾颉刚将他的求学、应试经历概括为：“弱冠后游泮宫，旋食廩饩，屡试省门不售，纳费为县丞，签分山东，不赴。”^⑤1892年堂伯父辞官后，全家一同返回故乡常州，堂伯父在常州生活两年后便去世了。李伯元只在常州生活了五年，就奔赴上海办报，余下的岁月都在上海度过。李锡奇认为李伯元决定办报的起因是：“伯元内伤门庭的多故，外感国势之陆危，慨然有问世之志。因思

^①（清）吴敬梓，《哭母舅》，见载于《吴敬梓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三卷，第267页。

^②（清）吴敬梓，《移家赋》，见载于《吴敬梓集系年校注》，第一卷，第4页。

^③（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见载于《吴敬梓集系年校注》，第566页。

^④（清）方罇，《文木山房集序》，见载于《吴敬梓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16页。

^⑤顾颉刚，《〈官场现形记〉之作者》，见载于《蕲斋小品》，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辑，第88页。（下文均使用此版本。）

报纸为喉舌，借以发声振聩，较易生效，遂于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赴上海创办《指南报》。”^①

李伯元的文学活动在上海展开。在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朝廷开经济特科，湘乡曾慕涛侍郎推荐李伯元，因李伯元看清了官场的腐败黑暗和官员的无耻趋附，因此他不愿应召为官。恰好此时御史周少朴弹劾他的文字轻佻，于是李伯元坚决推辞了。人们认为他品德高尚，所以称他为“征君”。正如吴趸人所说，李伯元“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怀匡救之才，而耻于趋附”^②。他怀有匡世之志，于是将自己的才华用于办报和创作小说上，最后成为上海知名的小说家与职业报人。

李伯元最开始编撰了一年左右的《指南报》，之后便创办了《游戏报》。“《游戏报》有谐文，有笑话，有花史，足以倾靡社会。”^③李锡奇在《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中记载：“大抵记叙官场的笑柄、社会的趣事，以及歌楼舞榭、妓院娼寮、茶肆酒馆的新闻。”^④由此可见，《游戏报》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满足了广大市民阶级的猎奇心理。吴趸人评价：“故当世无知者，遂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创为《游戏报》，为我国报界辟以别裁。”^⑤当时不论知识分子还是市井人士，都以阅读《游戏报》为时尚，因此世人将李伯元视为上海小报的鼻祖。李伯元创办的报刊形式新颖，模仿者甚多，但均不能望其项背。李伯元为改变风格，创办了《繁华报》，“记注倡优起居，并载诗词小说”^⑥。上海有内容类似的小报，但是文笔与趣味均不能与李伯元比肩。后应商务印书馆之约，李伯元编辑《绣像小说》半月刊，该刊物发表了他的《文明小史》《活地獄》《醒世缘弹词》《经国美谈新戏》《爱国歌》《送郎君》等著作。每期刊登文章或小说十篇左右，篇幅不等。

李伯元引领了小报的兴起，改变了当时报业的格局，李伯元作为职业报人的商业灵敏度与专业素养可见一斑。这些小报主要记载了一些风流韵事，同时对社会黑暗也有所

^①李锡奇，《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见载于《雨花》，第32页。

^②（清）吴趸人，《李伯元传》，见载于《吴趸人全集第8卷》，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页。（下文均使用此版本。）

^③郑逸梅，《南亭亭长之兴安埕第》，见载于《孤芳集》，上海益新书社，1932年版，甲编，第89页。（下文均使用此版本。）

^④李锡奇，《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见载于《雨花》，第32页。

^⑤（清）吴趸人，《李伯元传》，见载于《吴趸人全集第8卷》，第207页。

^⑥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第182页。

揭露，甚至对官僚、买办和帝国主义都进行了大胆抨击，这也为李伯元创作《官场现形记》奠定了基础。李锡奇评价《游戏报》：“其行文也，皆以诙谐讽刺之笔，痛快淋漓地揭露真相，隐去姓名；意在加以箴规，促其悔改。”^①这与李伯元创作《官场现形记》的风格是一致的。

真正让李伯元名声大噪的不是报业，而是小说。李伯元是一个高产作家，他的小说大部分都是采用先在报刊连载、后出版的方式行世。其中李伯元最负盛名的小说是《官场现形记》，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庚子国变弹词》《海天鸿雪记》《李莲英》《繁华梦》《活地狱》《文明小史》《中国现在记》等多部小说。吴趼人在《李伯元传》提及李伯元创作小说的缘由：“忧夫妇孺之梦梦不知时事也，撰为《庚子国变弹词》；恶夫仕途之鬼蜮百出也，撰为《官场现形记》；慨夫社会之同流合污不知进化也，撰为《中国现在记》，及《文明小史》、《活地狱》等书。”^②阿英评价他：“喜为俳谐嘲骂之文……抨击时政如故，时以为高。”^③报刊是各种信息的集散地，所以李伯元能利用工作之便，接触到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其中自然也包括官员。李伯元善于交际，他认识很多小官僚，所以能在闲谈中了解官场的秘闻和内幕。

总之，两位作家拥有的丰富经历，和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素材。

1.1.3 性格品质

吴敬梓与李伯元都具有乐观超脱的心态，即使置身于贫困的生活境遇，他们也能泰然处之。

生长于富贵鼎盛之家的吴敬梓性格豪放，风流倜傥。少年时期放荡不羁的行为在吴敬梓的诗词中也偶有体现。他在《减字木兰诗》中写道：“昔年游冶，淮水钟山朝复夜。金尽床头，壮士逢人面带羞。王家县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④即使他在父亲去世、失去依靠后，仍然出手阔绰，“遇贫即施，偕文士辈往还，饮酒歌

^①李锡奇，《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见载于《雨花》，第32页。

^②（清）吴趼人，《李伯元传》，见载于《吴趼人全集第8卷》，第207页。

^③阿英，《清末四大小说家》，见载于《小说月报》，1941年，第13期，第163页。

^④（清）吴敬梓，《减字木兰诗》，见载于《吴敬梓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年版，第309页。

呼，穷日夜，不数年而产尽”^①。吴敬梓早期的生活潇洒自在，与破产移家后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吴敬梓在南京的生活一贫如洗，但是他乐观旷达，能在穷困的生活中寻找乐趣。他到南京后，在秦淮河边购入了河房。“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②颇有些超脱物外的况味。好友程晋芳曾提及他的经济状况：“窘极，则以书易米。或冬日苦寒，无酒食，邀同好……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③吴敬梓靠卖文为生不足糊口，经常断炊，时常要通过友人救济渡过难关。“然先生得钱，则饮酒歌呶，未尝为来日计。”^④可见在贫困的生活中，吴敬梓仍然及时行乐，潇洒自在。直到去世，他都一直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吴敬梓在南京一度成为文坛盟主，结交了许多文人墨客。如程晋芳，是四库全书的编者之一；程廷祚是经学家李恕谷的传人……吴敬梓终日过着“长吟短啸”的诗意生活，精神上十分愉悦。其中部分友人也成为了《儒林外史》中人物的原型。

吴敬梓重节操，宁愿过清贫的生活，也不愿追逐钱财。他极度鄙夷贪财趋利的行为，对全椒人的嫌贫爱富和商人的唯利是图，他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尤其是人们在吴敬梓破产前后态度的转变，让他对世态炎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儒林外史》中的部分情节也能表现出他对商人追逐利益的批判思想。

而李伯元的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甚至可以说是窘迫。他常常得到友人孙菊仙的帮助，吴趼人也曾资助过他。郑逸梅记录过李伯元的多则轶事。比如某年除夕，债主们都来讨债，李伯元就与朋友藏在小楼中，饮酒聊天通宵达旦，还作成律诗《笔债吟》三十首。^⑤又比如他潇洒风流，举止不羁，与妓女的关系更是非比寻常：“伯元竟黄冠狎妓，其狂放有非斗方名士所得而及也。”^⑥

李伯元爱好广泛，多才多艺，可以称之为全才。他善绘画，工词曲，精通篆刻，并

^①（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见载于《吴敬梓集系年校注》，第565页。

^②（清）吴敬梓，《买陂塘》，见载于《吴敬梓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年版，第343页。

^③（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见载于《吴敬梓集系年校注》，第565页。

^④（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见载于《吴敬梓集系年校注》，第566页。

^⑤郑逸梅，《南亭亭长之兴安埕第》，见载于《孤芳集》，甲编，第89页。

^⑥郑逸梅，《南亭亭长之兴安埕第》，见载于《孤芳集》，甲编，第90页。

且广泛涉及金石、音韵、考据之学，有《芋香室印存》一卷，《南亭笔记》十六卷，《南亭四话》十卷。不仅如此，李伯元还创办过海上文社，也曾兴盛一时，汇集海内才子，社员最远来自厦门、香港等地。^①他创作的诗词散文也经常见诸各种小报。

吴敬梓和李伯元虽然生活贫困，但是心忧天下，具有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为人正直，愤世嫉俗，都通过小说创作来宣泄对社会的不满。

吴敬梓在四十岁这年做出了一个壮举，使原本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彻底陷入困境。据《全椒志》记载：“江宁雨花台有先贤祠，祀吴泰伯以下五百余人。祠圯久，敬梓倡捐复其旧。费罄则鬻江北老屋成之。素不治生，年四十而产尽。”^②吴霖起捐资破产一事给吴敬梓留下了深刻地影响，他无疑继承和发扬了父亲大公无私的精神。兴建泰伯祠也作为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编入了《儒林外史》。李伯元同样是个正直的知识分子，面对清末社会黑暗腐败的官场，他怒不可遏，一腔怒火都在小说中爆发出来。鲁迅还评价此书道：“刻划伪妄之处尚多，掎击习俗者亦屡见。”^③李伯元对官场黑幕进行了无情地揭露，触及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生命安全屡屡受到威胁。但李伯元毫无畏惧，最终完成了创作，报刊连载也未停过。最后他因过度劳累和愤世嫉俗而患病，仅一个半月左右就去世了，年仅四十岁。

两个作家的小说创作受到了家世出身、生活阅历和性格品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在这些方面，两个作家有诸多相似之处，最后他们也同样选择创作讽刺小说来传达自己的思想，寄托改良社会的理想。

1.2 创作背景

1.2.1 时代背景

1.2.1.1 《儒林外史》

吴敬梓所处的时代被称为“康雍乾盛世”，是清代最强盛的时期。明末清初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形势趋于缓和，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励精图治，政权已经

^①张乙庐，《天涯芳草馆笔记》，见载于《小说日报》，1923年，第54期，第10页。

^②张淇睿等修，江克让等纂，《全椒志县》，成文出版社，1973年版，第十卷《人物志·文苑》，第48页。

^③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第140页。

巩固，生产活动也恢复正常。但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此时，已经进入晚期。自明中叶以来，生产关系不断发展，在封建经济内部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清朝初期虽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是也不能阻止这一发展趋势，封建社会正在逐步解体。总体来说，吴敬梓生活的时代国力强盛，承平日久，但同时也潜伏着危机，败象时而显露。

在政治上，清朝虽然统一了全国，幅员辽阔，但是君主独裁空前加强。康、雍、乾三位皇帝，在大力加强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削减大臣们的权力，将全部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致使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皇权达到极点。但是在这样的“盛世”中，朝廷上的政治斗争从未停息，这种斗争表现为满汉之争，分属满、汉两个阵营的官员们相互牵制，为了各自的利益结成朋党，倾轧攻击。最终满汉斗争转变为朋党之争，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离心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帝的权力。朝廷争斗造成了吏治败坏，贪污腐败的风气弥漫整个官场。皇帝们虽然严格整治，但均收效甚微，反而愈演愈烈，并不能杜绝弊端。而《儒林外史》中曾反映的“纳捐”制度，就是造成吏治败坏的重要原因。“纳捐”制度是政府公开买卖官爵的办法，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的大小官职皆可用银钱捐纳得到。而通过这一途径出身的官员上任后，势必会搜刮民脂民膏，收受贿赂，捞回捐纳的本钱。

吴敬梓所处的时代，经济上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劳动人民的生活始终苦不堪言。清朝建立之初，为了充盈国库，同时也为了巩固统治，统治者们鼓励耕种，不仅将明朝宗室的土地发放给原耕者垦种，而且还广招流民开垦，扩大了全国的耕地面积，这些优惠政策对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清政府还大力兴建水利，促进了粮食产值的不断增多。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繁荣。丝、棉纺织业的繁荣发展，也带动了印染业的兴盛。此外，冶铁、煮盐、制糖等手工业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手工业为农业提供必备生产工具的同时，也为手工业的自身发展继续创造更多的原材料；并且还能市场提供生活用品，满足群众的消费心理，加速了农产品的商品化。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最终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在商业活动中，商人们积攒了大量财富，为了寻求官府的保护，商人们拿出一部分钱财贿赂各级官员，剩下的财富继续投入市场，用来发展手工业。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儒林外史》中出现的杭州、南京等城市已经十分繁荣。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繁荣，也在一定程度上促发了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其中，获利最多的是官吏、地主和商人，他们靠压榨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积攒了大量财富。所以，即使身处“盛世”之中，劳动人民的生活仍旧苦不堪言。当时的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广大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耕地，而他们依然承担着沉重的苛捐杂税，致使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劳动人民不堪重负，甚至被逼得卖儿鬻女、家破人亡，而官僚地主、商人们则过着奢侈享受的安逸生活。当时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多是为了抵抗苛捐杂税而起。但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所以农民起义的规模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频繁。

总之，吴敬梓所处的“康雍乾盛世”中隐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所谓的“盛世”，更像是封建社会走向尽头的回光返照。

1.2.1.2 《官场现形记》

鲁迅仅仅把此书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时正庚子，政令倒行，海内失望”^①，但真实的原因其实比这更复杂。

清朝末期，外患纷乘，中国受到了欧风美雨的猛烈冲击。自鸦片战争失败被迫打开中国大门后，中国与西方的碰撞就再也没有停止。列强们因觊觎中国领土，不断对中国发起攻击。中国屡屡战败，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清王朝摇摇欲坠。

清政府内政腐败，千疮百孔，最主要的问题是财政紧张。官员们奢侈腐败，各省财政亏空严重。自鸦片传入中国，白银外流，鸦片战争后，屡次赔款，国库益窘。清政府为了缓解国库亏空的情况，大开纳费之例，这种情况在《儒林外史》中也曾出现，最终在晚清达到了顶峰。仕途雍滞是科举考试下必有的现象，而纳费、劳绩等花样能缩短候补时间。军功、河工保举二途也成为当时比较常见的进入官场的途径，除此之外还有劝捐。因此晚清官员冗滥，出现了大量候补官员。通过正途选拔出的官员尽是一些庸才，更不用提这些通过异途进入官场的官员了。

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在于体制的腐败。朝廷官员们大多保守顽固，面对清王朝的艰难处境，他们不想触及自己的利益，不愿自削其地位，也没有魄力承担变法图强的重任；而主张变法的少数官员将希望寄托在一个不可靠的皇帝身上，政令变更范围大、速度快，没有一个行之有效、条理明确的方案，遭受到顽固势力的强烈阻挠。在这种情况下

^①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第182页。

下进行的变法运动，必然会失败，所以最终也没能改变清政府的现状。

清政府的吏治已经腐朽到了极点，官吏为获取更多的钱财，一再压榨民脂民膏。自古百姓们对于官员的恶行，是敢怒不敢言，但此时有了租界的暂时庇护，使得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攻击官员的贪婪、淫秽与昏庸。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追捧。由于书中描绘的是晚清官场，又多是真人真事，因此也引起了朝廷的关注。顾颉刚在《〈官场现形记〉之作者》一文中记载：“慈禧太后阅是书，按名调查，官吏有因以获咎者。”^①慈禧太后把《官场现形记》当作了罪行录，按照名单抓人。朝廷官员对李伯元恨得咬牙切齿，所以当时的李伯元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甚至收到过子弹等警告物。他迂回在英、法租界“游击”办公，秘密印刷报纸，为了表明自己的大无畏精神，甚至将笔名改为真名。

李伯元就是在这种风雨飘摇、政府极度腐败的情况下挺身而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痛击时弊，最终创作了《官场现形记》。

1.2.2 文化思想

1.2.2.1 《儒林外史》

清政府全方位监控士大夫，尤其在思想方面的钳制极为严格。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消弭敌对情绪，用多种方式网罗他们。对不屑在朝为官但具影响力的文人，用编纂书籍的方式加以控制。康、雍、乾三朝编纂了大量的图书，这些图书大部分是儒家经典，这使知识分子更易于归顺清政府的统治。大规模地编纂图书，不仅笼络了知识分子，还保存了大量古籍，促进了当时学术的繁荣。每次编纂书籍，朝廷都要派人到全国各地采书，一旦发现有碍清政府统治的著作就要销毁，保存下来的书籍也多有删改、歪曲历史的情况发生。

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思想领域的控制，还大力尊崇宋学，倡导汉学。宋学即程朱理学，清朝自顺治初就把程朱理学奉为统治思想。康熙皇帝在位时期，将程朱理学确定为官方哲学，还将朱子列为十哲之一，在大成殿配享孔子；并且命令李光地等人编辑《御纂朱子全书》，并亲自作序。不仅如此，理学还成为了教育皇子的主要内容。雍正皇帝、

^①顾颉刚，《〈官场现形记〉之作者》，见载于《蕲驰斋小品》，第一辑，第88页。

乾隆皇帝即位以后，对康熙皇帝的理学态度有一定程度的继承，在推广和倡导程朱理学方面作出了努力。理学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重视，最终得以重振。与此同时，汉学也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加以扶植鼓励，乾嘉时期达到了极度兴盛。这种学问脱离实际，使知识分子不问政事，终日埋首于故纸堆中，这种情况使统治者更加安心。总体来说，吴敬梓所处的时代，理学一直是主流思想。

而对于有意仕进的知识分子，清政府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清政府开科取士网罗天下英才，使诸多知识分子通过科举一跃成为统治阶级，此为“怀柔”政策。科举考试受到了广大汉民的拥护，有利于政权稳定。统治者规定八股文是科考的主要考查科目，清政府通过八股文对知识分子实行精神麻痹与思想控制。一方面，八股文的格式死板，对句子长短、声调高低、字的繁简等均有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八股文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和精神内核，文章的内容必须来自程朱注解的四书五经，极大限制了丰富内容的出现。八股文是模仿圣人的语气立言，不允许知识分子们另立“异说”，要做到字字有来历，还要遵守格式，注意对仗合韵，所以书写难度极高，知识分子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练习。知识分子们只学习四书五经，极少钻研其他学科的知识，甚至将诗古文辞视为杂作。知识分子的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放在应试上，对其它事情一概不闻不问，与社会严重脱节，有些人甚至穷其一生都在钻研八股文的创作。八股文取士制度或许能选拔出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但是却不一定能选拔出治国理政的人才，长久以往势必对国家的发展产生危害。吴敬梓看到八股取士制度造成了浮泛空虚的社会风气，不仅绝意科举，而且“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①。在《儒林外史》中，处处能体现出作者对理学和八股取士制度的抵触厌恶心理。如在楔子中，王冕与秦老一同看邸抄，讨论礼部议定的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王冕指与秦老看，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说着，天色晚了下来……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②这一幕十分明确地表露了吴敬梓的思想。吴敬梓还极尽讽刺之能，塑造了一大批被八股文迫害、醉心富贵功名的知识分子形象。

^①（清）吴趸人，《李伯元传》，见载于《吴趸人全集第8卷》，第207页。

^②（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下文均使用此版本。）

清朝统治者一方面开科取士，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采取高压政策。清朝对知识分子的言论、结社、出版进行严格控制，文字狱频繁发生。顺治皇帝已开文字狱的先例，康熙初年，形势仍然严峻。直到吴三桂起兵谋反，朝廷才暂时放松对汉民的思想控制，开始笼络人心，广招隐逸之士和博学鸿儒，召集遗民志士修明史。到了雍正年间，江山稳固，民心归附。但雍正皇帝生性多疑刻薄，开始重施高压，广设文字狱。从此，文字狱诛杀士人之风大炽。总体来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形势最为严峻，文字狱在百起之上。每起案件都是经年累月方才结案，株连无数无辜士人，因此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据《国史大纲》记载：“因顺、康、乾历朝文字狱之惨酷，使学者间绝口不谈朝政时事。清臣不敢自刻奏议，恐以得罪。又不敢记载当代名臣言行。”^①除此之外，康、雍、乾三朝科场案不断，严厉惩处违反考场纪律的考官与考生。清政府此举有整顿考场风气的用意，也存在新王朝借机严惩汉族知识分子的用意，以此显示他们生杀予夺的权力。知识分子们不仅思想上受到八股文的束缚，身体上更是受到文字狱的残酷迫害，即使身为朝廷命官，也面临着随时身首异处的危险。清朝大臣的地位比明朝更低，君尊臣卑的思想更加严重。明朝大臣对皇帝行四拜或是五拜之礼，而清朝对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向皇帝奏答政事必须下跪，还要口称奴才。清朝刑法残虐，一直袭用历代的重法，直到光绪年间，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仍然存在。如有大臣稍微不合旨意，便要加倍苛责。

清朝对知识分子采取严酷的高压政策，吴敬梓见证了诸多惨案。《儒林外史》中曾讲述卢信侯私藏《高青邱集》被捕入狱一事，就是暗指当时频发的文字狱。吴敬梓要想在人人自危的社会环境中自保，必须要谨言慎行。但他在《儒林外史》中对清政府八股取士制度的讽刺，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勇气。

1.2.2.2 《官场现形记》

李伯元生活在清朝末期，这是封建统治最为黑暗、腐败的时期，封建王朝正在走向穷途末路。随着中国大门的打开，西方的民主思想开始输入，青年们的思想受到了猛烈冲击。有志青年们不再将科考中第视作人生的唯一追求，纷纷探索国家衰败的原因，希望找寻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对一向被鄙夷的科技与实业有了新的认识；清政府也

^①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57页。（下文均使用此版本。）

支持留学生出国学习技术和知识，派遣官员去西方考察政务。

梁启超为了宣传改良思想，发动了“小说革命”。他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①的口号。梁启超强调小说对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甚至宣称“小说”是最上乘的文学作品，将小说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小说革命”的倡导者期望小说以通俗浅显的方式令普通民众了解当今的形势，因为改良群治才能变法图强。总的来说，推崇小说有利于开启民智。

梁启超的思想在上海开始广泛传播，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广大青年们接触到先进的思想，迷茫的心灵受到巨大震撼，他们开始对专制政体有抵触情绪。李伯元也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据顾颉刚说：“在沪昌言革命，与戊戌政党康梁诸公亦素通声气。”^②戊戌变法失败，庚子国变，人们对清政府的腐败黑暗与统治者的昏庸无能感到愤怒。“小说革命”的爆发与“新小说”的横空出世，给知识分子们一个宣泄内心愤懑与感慨的平台。大量的知识分子放弃举业，响应号召，投身于创作“新小说”的热潮中。其中就包括李伯元。小说的创作成为大众都能参与的事业，无数知识分子借此表达心声。并且此时的出版业发达，各种报刊都征集小说，创作者也能获得不菲的稿费。当时甚至出现了职业小说家，他们完全可以将撰写小说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

小说的文体地位大幅度提高，成为一种传播新思想的工具。这也是“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小说家再也不是受人鄙夷的行当，创作小说成为知识分子正大光明、理直气壮的选择。在这种情形下，李伯元创作了《官场现形记》。

1.2.3 传播媒介与读者群体

1.2.3.1 《儒林外史》

程晋芳在《怀人诗》第十六首中说道：“《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研！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③而此诗作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由此看来，《儒林外史》此时已经初具雏形，基本完成了，并且在吴敬梓的朋友中已经流传开来。吴敬梓由于散尽家产，生活困难，不具备自费刻书的经济条件。所以小说完成后没有立刻付梓刻印，而是

^①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载于《新小说》，1902年，第一卷，第1期，第31页。

^②顾颉刚，《〈官场现形记〉之作者》，见载于《蕲驰斋小品》，第一辑，第88页。

^③（清）程晋芳，《怀人诗》之第16首，见载于《勉行堂文集》，第二卷《春帆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下文均使用此版本。）

在众人中传抄，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写到：“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①此传大概作于 1770 到 1771 年之间，所以此书大概在完结之初到此时都处于手抄和口耳相传的阶段。

最早提到《儒林外史》出版情况的是金和的《儒林外史跋》：“先生诗文集及《诗说》俱未付梓，余家旧藏抄本，乱后遗失。惟是书为全椒金棕亭先生官扬州府教授时梓以行世，自后扬州书肆，刻本非一……是书原本仅五十五卷，于述琴棋书画四士既毕，即接《沁园春》一词，何时何人妄增‘幽榜’一卷，其诏表皆割先生文集中骈语彘积而成，更陋劣可哂。”^②由此可知，吴敬梓在时任扬州府教授的金兆燕的帮助下，将书籍出版。但目前未见此版刻本和扬州书肆的其它版本。这段文字还提及了《儒林外史》的卷数情况，此事在上文程晋芳的《文木先生传》中也有所涉及，而程晋芳明确表明此书为五十卷。作为吴敬梓的挚友和最早阅读到《儒林外史》的读者之一，程晋芳的说法有更高可信度。所以本文据此推测，《儒林外史》的原本有五十卷，后人掺入五卷，并在结尾增加了一卷“幽榜”，这就是五十六卷本的由来。而六十回本，也是由后人编造添加的。本文讨论的文本是五十六回版本的前五十五回。

在这之后又陆续出现了多种版本，如卧闲草堂评本、齐省堂评本、黄小田评本和天目山樵评本。这诸多版本均能证明《儒林外史》的受欢迎程度。刊刻技术的进步扩大了《儒林外史》的传播范围，使读者由部分文人扩展到广大普通读者。

吴敬梓经历过大起大落，从一个科举世家的富家子，平居豪举、散尽家财后，成为一个流落异乡的落魄文人，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人生百态。吴敬梓看透了八股取士制度的本质，绝意科举，乐意作一个潇洒超脱的文人，整日钻研学术。吴敬梓创作小说时将自己的独特经历熔铸进文本中，借小说一吐心中的块垒。由于吴敬梓才华卓越、思想深邃，创作的小说《儒林外史》也内涵丰富、见解独到，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上乘佳作。但是它的传播程度与思想艺术水平不相称，这自然与文本的思想深度有关，内涵丰富的文本造成了众多读者阅读吃力的情况，使它的传播范围和接受程度均受到了影响。

诸多学者自《儒林外史》传播初期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卧闲草堂批评本中有这

^①（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见载于《吴敬梓集系年校注》，第 566 页。

^②（清）金和，《儒林外史跋》，见载于《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版，第 691 页。

样的评语：“此作者以龙门妙笔，旁见侧出以为写之，所谓岭上白云，只自怡悦，原不欲索解于天下后世矣。”^①即使是非常推崇《儒林外史》的鲁迅也不得不感叹：“《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伟大也要有人懂。”^②

据刘永强分析，《儒林外史》的传播窘境主要是文本特性与接受障碍造成的。因此他在《〈儒林外史〉文本特性与接受障碍》^③一文中，从三方面进行论述：一、思想的深邃与多义令浅阅读却步；二、知识的密度与广度设立了阅读的又一文化门槛；三、情节的淡化和深隐的叙事要求读者改变消遣性阅读习惯。

由此看来，吴敬梓学识渊博，且抱有改良社会的伟大抱负，创作小说时无形中为读者设置了一定程度的阅读障碍，不过这也为《儒林外史》筛选出了理想读者群，即知识分子，也只有他们才能体味到吴敬梓的良苦用心。

当然，吴敬梓也可能有意设置阅读障碍。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十分严格，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屡屡发生，给众多家庭带来灭顶之灾。虽然小说在古代社会文体地位最低，创作小说也被视为不入流的行为，但“祸从口出”，吴敬梓必然会心存忌惮，防止因一言不当而遭祸。所以他在书中对八股制度或书中人物进行讽刺时，比较含蓄收敛，将自己的思想和态度隐藏在字里行间，因此形成了“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④的讽刺风格。

由于古代小说的创作和传播均需要时间，所以《儒林外史》产生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1.2.3.2 《官场现形记》

晚清内忧外患，满目疮痍，封建王朝即将倒塌，社会已经处于最黑暗之时，人们对清政府的不满愤怒之情到达了顶点。有志爱国之士密切关注着国家的命运，他们希望改良社会，救亡图存。梁启超的“小说革命”适时发生，强调小说的社会功用。在梁启超的极力倡导下，迷茫的知识分子们可谓一呼百应。他们主动放弃了科举荣身、入朝为官

^①（清）吴敬梓原著，闲斋老人评，王丽文标点，《卧闲草堂批评本·儒林外史》，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三十五回，第253页。（下文均使用此版本。）

^②鲁迅著，《且介亭杂文二集》，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③刘勇强，《〈儒林外史〉文本特性与接受障碍》，见载于《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2-124页。

^④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第137页。

的道路，为了宣传改良思想、开启民智，纷纷投入到了小说的创作中。晚清小说家的身上商业特征与忧国忧民的情怀相交融。租界在一定程度上为刊印小说提供了方便。清政府内外交困，丧失了租界的行政与司法权，无法在那里禁毁小说，对于谴责小说的控制能力有限。以上是晚清小说数量众多的原因。

报刊是晚清文学异于古代文学的重要标志之一。晚清的报刊业十分繁荣，晚清小说往往先在报刊连载，之后再单独刊行。文学作品不再是作家们传之后世的珍存，也不仅限于在文人朋友间小范围地传播。晚清小说借助报刊媒体加速了传播速度，提高了作品的时效性，同时也扩大了读者范围，提升了影响力。与《儒林外史》传统的出版方式不同，《官场现形记》没有直接出版，而是先在李伯元创办的报刊《世界繁华报》上连载，最终根据刊载的良好效果结集出版。《官场现形记》共六十回，自1903年至1905年在《世界繁华报》上连载。全书共五编，每编线装六册十二回，共计三十册。1901年至1903年成前三编，每编十二回。1904年至1905年又成一编。并且在李伯元生前，《官场现形记》就已经完结了。^① 出版前的小说连载既是对市场的试探，也是对小说的宣传。受到读者们欢迎的小说，才有可能出版。报刊成为晚清小说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媒介。

晚清的报刊业十分繁荣，拥有广阔的市场，具有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因为传播媒体是通过报刊媒体的销售来盈利，所以出版商人们必须时刻关注国民的动向以保证销量。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市民读者的文化素质。读者们的文化素质参差不齐，为了能迁就读者，作家不惜降低艺术水准，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因为李伯元集作家和办报商人的角色于一体，他需要考虑如何吸引读者眼球，报纸是否盈利，并且需要根据读者及时性的阅读反应做出调整。

李伯元最初创办的上海小报，内容丰富，多是谈风月、说勾栏的游戏之笔，皆是为了博人眼球，扩大报纸的销路。此举果然奏效，李伯元的报纸受到热烈欢迎，人们以读他的报纸为时尚。后来李伯元发现了小说的巨大商机，开始在报刊上连载小说，胡适在《〈官场现形记〉序》中写道：“但作者个人生计上的逼迫，浅人社会的要求，都不许作者如此做去。于是李宝嘉遂不得不牺牲他的艺术而迁就一时的社会心理，于是《官场现

^①王学钧，《〈官场现形记〉连载及刊行考》，见载于《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3期，第174-182页。

形记》遂不得不降作一部摭拾话柄的杂记小说了。”^①李伯元的语言通俗直白，嬉笑怒骂，淋漓尽致。所以相比《儒林外史》来说，《官场现形记》更容易被市民阶层接受。果然《官场现形记》在《世界繁华报》上一经刊载，市场反响热烈。

出版商纷纷跟风，也出现了很多专门刊载小说报刊。出版商们在报刊上刊登征稿启事，还报以相应的酬劳。稿酬制度的出现极大刺激了作家创作小说的热情，小说创作者们追求多产多销，以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近代大众传媒的发展，也壮大了作家群体。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职业小说家。写小说就能解决个人的生计问题，不必事事追随清政府的步伐。清政府对知识分子缺乏政治和经济的牵绊，不管是为了追求利益，还是遵从本心，知识分子都喜欢将官场政治作为小说的主要表现内容，多有模仿《官场现形记》的“官场小说”的出现。

晚清的报刊业对传统的写作方式形成冲击，为晚清小说的繁荣提供了传播条件。由此可见，《官场现形记》和《儒林外史》的传播媒介和读者群体都有所不同。

1.3 创作主旨

鲁迅认为谴责小说“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②。可见《儒林外史》与《官场现形记》作者的最终目的都是改变当前不合理的制度与现状，但两者之间还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1.3.1 《儒林外史》：讥世醒世

吴敬梓生活在“康乾盛世”，虽然盛世中也隐藏着衰相，但是大环境决定了他相对平和超脱的心境。他绝意科举，远离朝堂，有足够的时间思考社会的弊端。他将目光投向士林，一方面讥讽知识分子的罪行与愚蠢，一方面温情地关怀社会，希望建构“理想国”。吴敬梓经历过顺境、逆境，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都融入到书中。书中的部分人物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原型，如庄绍鱼的原型是程绵庄，马纯上的原型是冯粹中，牛布衣的原型是朱草衣，而重要的正面人物杜少卿被赋予了吴敬梓本人的经历和高尚的品格，所以学界普遍认为《儒林外史》具有自传的性质，

^①胡适，《〈官场现形记〉序》，见载于《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出版社，1980年版，第455页。（下文均使用此版本。）

^②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第181页。

《儒林外史》是吴敬梓倾注心血铸就而成的，自然寄托着他的思想。黄小田认为：“不善读者但取其中滑稽语以为笑乐，殊不解作者嫉世救世之苦衷。”^①黄安谨也认为：“其实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②所以，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出发点是讥世醒世，最终达到匡世的目的。

吴敬梓对八股文是极度憎恶的，“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③吴敬梓已经发现八股文取士制度的不合理，在书中借王冕之口，直接指出了制度的荒谬：“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④这句话在全书中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吴敬梓塑造的众多知识分子因应试而走火入魔，甚至到了人性扭曲、灵魂空虚的地步，也验证了王冕所说的“一代文人有厄”^⑤。

马纯上是个迂腐的制举专家，他认为举业神圣无比。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⑥马纯上的思想带有功利性，单纯的将举业等同于做官。他认为文人的出路就是做官，做官必须制举，别无选择。这就是他的信仰，因此他的生活乏味无趣，却又虔诚真挚。而受到八股文毒害最明显的代表当属范进和周进，姓名中的“进”字也暗示了人物对功名的极度热忱。范进在得知中举的消息后，先是“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⑦这五个“一”字的出现，表现了范进的喜出望外。老太太用热水将范进灌醒，范进又往门外跑，踹进池塘里，头

^①（清）黄小田，《〈儒林外史〉序》，见载于《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88页。

^②（清）黄安谨，《〈儒林外史评〉序》，见载于《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88页。

^③（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见载于《吴敬梓集系年校注》，第566页。

^④（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一回，第13页。

^⑤（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一回，第13页。

^⑥（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十三回，第143页。

^⑦（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5页。

发跌散了，身上都是泥水，拍着笑着走到集市上。作者将范进滑稽疯狂的举动描绘得活灵活现，虽然没有加入任何议论，但读者却能体味到科举考试对知识分子身心的迫害。他们将科举奉为人生第一要事，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平民寒士改变命运和阶级的方法。为了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文人们费尽心力备考、应试，将科举中第作为唯一目标。科举制度造成了大量文人思想禁锢，人格不健全，于是八股文取士制度辐射下的文人们，成为吴敬梓口诛笔伐的对象。但这并不代表作者对真正学问的抵制，而是期待文人能有独立的人格精神，做学问要知“文行出处”。吴敬梓以深刻怜悯的笔触，塑造被八股取士制度迫害的文人、残暴无能的官员、横行霸道的乡绅、附庸风雅的假名士……吴敬梓痛斥科举制度的僵化，表现士林人物的生活现状和精神状态，给人们展示了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使人们深刻认识到知识分子的悲哀命运。

作者先“讥世”，后“醒世”。“众人皆醉我独醒”，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就是要唤醒世人，尤其是唤醒陷于科举泥潭无法自拔的知识分子，希望他们早日醒悟，认清科举的本质，拥有独立的人格与高尚的品德。除此之外，作者认为真善美才是人生应该追求的目标，他毫不吝啬的赞美生活中值得珍视的东西，希望这些美好的事物能使知识分子麻木的心灵受到触动。

比如，夫妇间的真情在压抑冷漠的社会中，显得更加难能可贵。杜少卿移家南京，娘子想要观赏景致。杜少卿便与妻子在清凉山上的姚园摆席饮酒，四周景致极美。杜少卿流连痛饮，大醉后，竟携着娘子在清凉山上走了一里多路，一边走一边大笑着。理学用“三纲五常，天理名分”严格束缚人们的一举一动，对女子的要求尤为严格，女子需要时刻保持警惕，谨言慎行。符合理学要求的本分妇人应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对丈夫恭敬有加，情感表达的方式含蓄收敛，夫妻之“礼”远多于“情”。而吴敬梓不仅让妻子抛头露面，还与她做出亲密的举动，这在当时属于“越矩”，是对理法的挑战，所以“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①。吴敬梓携妻出游一事在当地引起轰动，通过口耳相传，连友人们都知晓了，调侃杜少卿是“绝世风流”^②，不如娶一个标致如君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第332页。

^②（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第342页。

及时行乐，肯定胜过与三十多岁的老嫂子看花饮酒。杜少卿反而说：“今虽老而丑，我固及见其姣且好也”。^①杜少卿对妻子的专情与两人之间自然流露出的夫妻真情感人至深。

不仅正面人物的某些情感与品质令人钦羡，就连反面人物的身上也存在值得肯定的地方。比如小吏潘三，平日干的尽些坑蒙拐骗的勾当，坏事做尽，但是为人慷慨，时常有仗义之举。匡超人避祸投奔潘三后，就跟随他做事分些银钱度日，受到了不少照顾。后来匡超人在潘三的安排下，替人考中秀才，分得了二百两的笔资。潘三见匡超人还不曾娶妻，劝他不要随意花费，还帮他说定了一门亲事，一应事情都是潘三一力帮衬，就连典房、买桌椅用具的琐事，都是他处处帮忙筹划，出钱又出力。潘三可谓是匡超人遇难时的恩人。所以，卧闲草堂本的回末评语这样评价潘三：“然余独赏其爽快浏亮，敢作敢为，较之子曰行中鄙琐滯滞之辈，相去不啻天壤。”^②

书末四大奇人与身陷名利场的人物形成对照，他们恬淡自在的生活方式受到吴敬梓的赞赏推崇。季遐年善写字，但是脾气古怪，写字全凭心情，而且必须用破笔，拿到笔资后只留下吃饭的钱，剩下的随便分给素未相识的穷人；王太是卖火纸筒的，却以下棋为乐，棋艺高超，但却并不以此为傲；盖宽是富家子弟出身，却因乐善好施，散尽家财，最后靠开茶馆糊口，每日仍看诗、画画、看古书；荆元是个裁缝，空余时间就弹琴、写字、作诗，常常与清凉山的灌园于老来往，荆元弹琴，于老听琴品茶。四大奇人的生活用荆元的一句话就可以窥见全貌：“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③这样的生活清闲自在，这样的人格高尚完整。可以说，他们的生活就是世外桃源，象征着不被世俗污染的精神净土。胡适评价道：“这是真自由，真平等——这是我们安徽的一个大文豪吴敬梓想要造成的社会心理。”^④吴敬梓可谓用心良苦，他在书末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人们可以不被功名利禄所缚，投入到以琴棋书画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自由自在地生活，享受人生。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第342页。

^②（清）吴敬梓原著，闲斋老人评，王丽文标点，《卧闲草堂批评本·儒林外史》，第十九回，第141页。

^③（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第535页。

^④胡适，《吴敬梓传》，见载于《胡适文存1最新修订典藏版》，第四卷，第485页。

总之，作者创作《儒林外史》的目的是讽刺不合理的八股制度和丑态百出的士林人物。他希望人们能够受到启发、及时醒悟，不为功名利禄所束缚，获得独立高尚的人格，享受美好的人生。

1.3.2 《官场现形记》：骂世匡世

自从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趋势愈演愈烈。李伯元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感到愤怒，对清政府的腐败感到厌恶，也不满意当时维新派的假文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茂苑惜秋生（原名欧阳钜源）认为：“士废其读，农废其耕，工废其技，商废其业，皆注意于官一字。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而无士农工商之劳者也……孝弟忠信之旧，败于官之身；礼义廉耻之遗，坏于官之手。”^①作者将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与社会的黑暗混乱全部归因于官员身上。

出于“骂世”的目的，李伯元创作了《官场现形记》，以官场为切入点，使世人了解日益殖民化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道德面貌、社会风尚以及世态人情，揭露了晚清社会和封建制度行将灭亡、无可挽救的历史命运。作者在最后一回中，直言这整部书用来“专门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②。并且借书中人物之口，骂尽这世间的官员：“无奈遍山遍地，都是这班畜生的世界。”^③出于暴露官场黑幕的目的，作者着重描绘官员们的恶行，毫不掩饰地讥笑揶揄，表达对他们的憎恶之情。胡统领是少数几个武官之一，胡统领剿匪一事在书中占用了大量篇幅，也涉及到不少官吏，得以窥视官场的冰山一角。严州一地常有土匪作乱，胡统领奉命带兵剿捕。到达严州才发现，不过是几个强盗打劫，不成气候，但地方官为规避处分，夸大其词，所以才有剿匪一事。胡统领并没有看到土匪的踪影，但为了立功开保，就虚张声势，派兵丁搜村，结果军队纪律松散，兵丁们奸淫掳掠，无所不作。胡统领还自鸣得意，认为打了胜仗，立刻上传捷报，紧接着开保案、浮开花销，可谓名利双收。只需制服几个强盗的小事竟然演变成大军剿匪的闹剧，给村民们造成了重大损失。官员的腐败，往往将百姓置于水深火热的境地。

^①（清）茂苑惜秋生，《〈官场现形记〉序》，见载于《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三辑，第82页。（下文均使用此版本。）

^②（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六十回，第738页。（下文均使用此版本。）

^③（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六十回，第737页。

胡适评价《官场现形记》：“《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社会史料。它所写的是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官。它所写的是这种制度最腐败，最堕落的时期——捐官最盛行的时期。”^①由此可见，李伯元以官场作为披露社会黑暗现状的切入点十分合适。

李伯元交际广泛，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以及与官僚们的交游，了解到更多的官场内幕，积累了大量素材。他在平日的所见所闻中，挑选出新鲜奇特的情节进行加工创造。鲁迅认为：“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②然而就如胡适所说：“虽然有过分的描写与溢恶的形容，虽然传闻有不实不尽之处，然而就大体上论，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③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已经成为了当时官场的一种通病，所以很难说某个人物具体指代的对象。比如书中的慈禧太后就被塑造成了包庇贪官的恶人，她对官场弊病心如明镜，但是不以为意，还说：“通天底下一十八省，那里来的清官。但是不说，我也装作糊涂罢了。就是御史参过，派了大臣查过，办掉几个人，还不是这们一件事。前者已去，后者又来，真正能够惩一儆百吗？”^④甚至会做出体恤臣子的姿态，委任某个当差谨慎的穷官一个好差使，让他去捞钱，美名曰“照应”。这些经过艺术加工的人物与事件，虽然不能原原本本地还原历史场景，但却能让人们了解晚清官场与官员的本质，看到更广阔的社会画面。

《官场现形记》中的官吏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级别繁多；涉及的区域也极广，有广西、陕西、山东、山西、湖广等地。在它之前，从来没有哪部书包涵了这么多级别不等的官吏，也从未有哪部书像它一样，包涵如此丰富的官场秘闻。李伯元的族弟李锡奇曾说：“所写种种，大都实有其人，实有其事。惟都不用真名，而所用假名亦皆有寓意，明眼人一望而知。”^⑤《官场现形记》的全部篇幅都在嘲讽痛骂官吏们，撷取的多是影射当朝官员的见闻，这样的胆识与气魄在之前的小说中是少有的。

除此之外，李伯元创作此书还出于“匡世”的目的。据吴趼人《李伯元传》所说，

^①胡适，《〈官场现形记〉序》，见载于《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439页。

^②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第182页。

^③胡适，《〈官场现形记〉序》，见载于《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441页。

^④（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十八回，第198页。

^⑤李锡奇，《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见载于《雨花》，第33页。

李伯元“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怀匡救之才”^①。李伯元希望群众们能认清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报纸在此时成为宣传利器。他利用自己职业办报人的便利条件，将《官场现形记》在《世界繁华报》上连载，引起了全民追捧的热潮。《官场现形记》的刊载，轰动了整个上海滩，甚至震惊了整个朝野。因他毫不留情地痛斥晚清官场，消息很快传到了太后慈禧耳中。据顾颉刚在《〈官场现形记〉之作者》一文中记载：“慈禧太后阅是书，按名调查，官吏有因以获咎者。”^②慈禧太后读过此书，决心整顿官场风气，于是把《官场现形记》当作罪行录，按照名单抓人。就这样，一本书引起了一次官场的肃清运动。林纾在《〈红礁画桨录〉译馀剩语》中：“天下至刻毒之笔，非至忠恳者不能出。忠恳者综览世变，怆然于心，无拳无勇，不能制小人之死命，而行其彰瘴；乃曲绘物状，用作秦台之镜。观者嬉笑，不知作者搵几许伤心之泪而成耳。吾请天下之爱其子弟者，必令读此二书（《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又当一一指示其受病之处，用自鉴戒。亦反观内鉴之一助也。”^③《官场现形记》中的人物可以作为教育子弟的反面典型，用于反省自鉴。所以，《官场现形记》也可能对社会风气有一定的改良作用。

由此可见，李伯元愤世嫉俗，于是借《官场现形记》一书，痛骂官场与世情，目的就是为“匡世”。

综上，本章从作家生平、创作背景和创作主旨三部分入手，力求对两书的基本概况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首先，分别对吴敬梓和李伯元两人的家世出身、生活阅历、性格品质三方面进行了比较。其次从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和传播媒介与读者群体三个角度对两位作家的创作背景进行对照分析。最后，分析《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创作主旨之间的差异，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目的是“讥世醒世”，而李伯元创作《官场现形记》的目的是“骂世匡世”，但这两部书的最终目的都是“匡世”，即改良社会现状，只是采取的方法手段不同。《儒林外史》呈现出“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风格，《官场现形记》呈现出“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的讽刺风格，两书讽刺风格的差异是以上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可见，作家自身的文学素养、思想深度、身处时

^①（清）吴趸人，《李伯元传》，见载于《吴趸人全集第8卷》，第207页。

^②顾颉刚，《〈官场现形记〉之作者》，见载于《蕲驰斋小品》，第一辑，第88页。

^③林纾，《〈红礁画桨录〉译馀剩语》，见载于《林纾文选注释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代的社会现状等因素，都对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二章 人物群像的比较

2.1 人物分类与设置

《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塑造了大量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涉及社会上的各行各业。《儒林外史》的作者围绕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塑造人物，而《官场现形记》的作者则以黑暗腐败的官场为中心塑造人物。两部书的人物也有交集，如官员形象，官员也是儒林的一部分。但总体来说，《官场现形记》涵盖的人物更多，范围更广。

2.1.1 主要人物分类

2.1.1.1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一书塑造了诸多人物，本文姑且将他们分为四大类：

（一）科举制度控制下的士林人物。正如鲁迅所说，《儒林外史》“机锋所向，尤在士林”^①，这类人物在本书占据很高的比例。通过作者的描述，读者可以观察到他们在不同生活境遇中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这类知识分子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1）在追逐功名途中人性扭曲的知识分子，主要以周进、范进为代表。在应试的知识分子中，童生的地位最低下。作者将“二进”这两个落魄童生设置在开篇，通过他们的行为显露出知识分子对于功名的极度渴望，可谓别有用心。周进与范进考了几十年科举，甚至连个秀才也未中，受尽了众人的欺辱。周进在赴宴时，就遭到了一个年轻秀才的屡次嘲讽；而范进在他那做屠户的岳父眼中就是“现世宝穷鬼”^②，甚至范进成为秀才后打算应举，岳父还要骂他“尖嘴猴腮”、“想天鹅屁吃”^③。在屡试不中的压力下，在长期的冷嘲热讽中，周进和范进的人性走向扭曲，科举成为他们生活的唯一精神支柱，因此后文才会发生周进因科举失利头撞号板自杀、范进因中举癫狂发疯的两场闹剧。又如倪霜峰，二十岁进学，做了三十七年的穷秀才，因为没有谋生技能，先后卖掉了四个儿女。倪霜峰自省道：“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④闲

^①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第137页。

^②（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3页。

^③（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4页。

^④（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二十五回，第254页。

斋老人在第二十五回评道：“自科举法行，天下人无不锐意求取科名。其实千百人求之，其得手者不过一二人。不得手者，不稂不莠，既不能力田，又不能商贾，坐食山空，不至于卖儿鬻女者几希矣！”^①这番评论说明了知识分子痛苦的根源。知识分子们没有谋生手段，往往沦落到穷困潦倒的地步，被周围人嘲讽谩骂，如“二进”之流；为了继续科考，如倪霜峰之辈甚至卖儿鬻女，简直是丧尽天良。众多知识分子在追逐功名的过程中扭曲了人性。

(2) 被八股文毒害，灵魂空虚的知识分子，主要以鲁编修父女、马纯上为代表。鲁编修认为只有科举是正途，轻视其它营生，他常常训导女儿：“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捆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②鲁小姐受父亲的影响，从小便学作八股文，作的文章“理真法老，花团锦簇”^③。当初鲁编修错把蘧公孙的诗才看作应试之才，把女儿许配给他，当鲁小姐得知自己的丈夫不会做八股文后，愁绪满怀：“我只道他举业已成，不日就是举人、进士；谁想如此光景，岂不误我终身！”^④后来有了儿子，鲁小姐便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经常陪他读书到天亮。而马纯上将八股文的地位看得更重，自己科场不利，退而成为选家，助应试的知识分子一臂之力。他对待这个职业很虔诚，“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悟想出十几篇的道理，才为有益”^⑤。并且遇到无意于科考的人，如蘧公孙、匡超人等，还要极力劝导他们应举。比如他教导蘧公孙：“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⑥他将历朝历代的优秀文化都归结为“举业”二字，而做官就是制举的最终目的。他对匡超人谆谆教导：“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⑦鲁编修父女和马纯上只是众多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他们的灵魂空虚，

^①（清）吴敬梓原著，闲斋老人评，王丽文标点，《卧闲草堂批评本·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第183页。

^②（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十一回，第117页。

^③（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十一回，第117页。

^④（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十一回，第118页。

^⑤（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十三回，第143页。

^⑥（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十三回，第143页。

^⑦（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十五回，第165页。

八股文是唯一的精神寄托。

(3) 借功名荣身的知识分子，主要代表是严贡生、严监生等人。“二严”的经济条件不差，混个功名可以抬高身价，也方便与官员攀缘。比如严贡生就喜欢结交官员们，借此抬高身价。他喜欢吹嘘自己与官员们关系匪浅，企图令人高看一眼。他多次吹嘘汤知县对自己青眼有加，甚至对自己儿子也十分关照：“就如前月县考，把二小儿取在第十名，叫了进去，细细问他从的先生是那个，又问他可曾定过亲事，着实关切！”^①比如他在第六回中，就说起了自己与周进的关系：“前任学台周老师举了弟的优行，又替弟考出了贡”，^②并且因儿子娶了周进本家的一个女儿，还与周进攀上了亲戚。严贡生经常借这些官员的势力压人，众人都认为他得到了庇护，极其畏惧。一次严贡生为了赖掉船钱，就谎称船工偷吃的云片糕是珍贵的药品，还恐吓他：“送这奴才到汤老爷衙门里去，先打他几十板子再讲！”^③这些知识分子获取功名后，就可以借此便利条件横行乡里，简直是有辱斯文。

(4) 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寒窗苦读，就是希望有朝一日金榜题名，成为朝廷命官。但是知识分子们多年埋头创制八股文，早已与社会脱节，因此缺乏基本的生活智慧，不懂人情世故。《儒林外史》中也出现了很多昏庸无能，办案水平极低的官员。比如汤知县，一个老师傅拿了五十斤牛肉请求他在一个案件上高抬贵手，汤知县不知如何处理，竟听从张静斋的坏主意从严处理，以彰显自己办事谨严。他先责罚老师傅三十大板，然后枷在县前示众，枷上放了五十斤牛肉，把脸和脖子堆得严实，因天热生蛆，致使老师傅无辜丧命。也有很多官员冷酷无情，贪赃枉法。比如王慧执政严苛，压榨百姓，用头号戥子和头号板子，“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④。又比如荀玫高升后管理盐政，与盐商勾结，贪污受贿。这些官员并没有因为读圣贤书而品行端正，这也印证了王冕的担忧：“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行文出处都看得轻了。”^⑤

(二) 沽名钓誉的假“名士”。书中主要有两群名士，一是以“二娄”为中心的假

^① (清) 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四回，第 49 页。

^② (清) 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六回，第 66 页。

^③ (清) 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六回，第 71 页。

^④ (清) 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八回，第 90 页。

^⑤ (清) 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一回，第 13 页。

名士，成员有蘧公孙、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等人；一是以景兰江为中心的假名士，成员有赵雪斋、支剑峰、浦墨卿等人。这些人都是附庸风雅的浅薄之辈，没有真才实学，借不参加科举欺世盗名，彰显自己对名利的淡泊。但却打着“名士”的旗号广泛交友，攀附官员，说到底还是为了一个“名”字。比如众人奉承赵雪斋：“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①这些“名士”中不乏品行败坏之人，比如杨执中曾在一个盐店工作，但不守本分，吃喝嫖赌，侵占了七百多两银子；张铁臂因武功高强被娄府奉为座上宾，一天他夜闯娄府内宅，拿一个猪头冒充仇人首级，骗走了娄府五百两银子。

（三）不慕名利、不受八股制度束缚的有志之士。

（1）正直博学的“真儒”，主要包括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等人。杜少卿这个形象寄托了作者的理想，作者通过杜少卿古道热肠、散尽家产、托病辞官、携娘子游山、《诗经》新说等细节，塑造了一个博学多才、灵活治学、不屑功名利禄、不刻板保守的人物形象。杜少卿摆脱了经济的羁绊和科举的禁锢，在广阔天地间潇洒快活度日，不在意外界的看法，在精神上获得了极大自由。这帮“真儒”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唤醒、引导众人，重建社会文明体系，但是事与愿违。皇帝求贤若渴，召见庄绍光问策，但庄绍光却被蝎子咬伤无法当面奏答。后来皇帝对他所上的对策十分满意，打算重用，不料却被一个拉拢庄绍光不成而怀恨在心的官员阻止了。庄绍光的遭遇，代表了天下人才的真实境遇，可以借用他调侃蝎子的话来言明：“臧仓小人……看来我道不行了！”^②总之，庄绍光企图通过皇帝自上而下重建礼乐社会的愿望落空了。这帮真儒们转而在现实生活中大胆尝试，迟衡山提议，众人集资兴建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③泰伯祠宏伟壮观，虞育德等七十六人共同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祭祀大典。可是这波真儒的影响并没有持续很久。

（2）代表着希望的四大奇人，分别是会书法的季遐年、会下棋的王太、会画画的盖宽、会弹琴的荆元。虞育德、杜少卿等真儒已经散去，泰伯祠也年久失修颓圮了，可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十七回，第184页。

^②（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第350页。

^③（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第336页。

在市井之中，仍然有一波人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重新焕发活力与生机。比如荆元喜欢在闲暇时弹琴、写字和作诗，他的一番话很能代表四大奇人的生活态度：“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①在此时期，风流散尽，可在市井民间仍然存在建立理想社会的希望。

（四）社会上的其他人物。书中涉及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无赖、戏子、妓女、和尚等等，类型多样，性格复杂。但这些人物是作为配角出现的，主要是为了衬托以上三类人物。

2.1.1.2 《官场现形记》

《官场现形记》涉及到的人物范围广泛，不仅包括官场中人，也包括商人、市井无赖、妓女、和尚、尼姑等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物，三教九流均有涉及。但人物最主要的活动场地在官场，最重要的人物是官员。《官场现形记》中的官员有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之分，各个品级一应俱全，遍及省、府、州、县，作者将重点放在了地方官上，对中央官员的表现力度不够；官员还有文官与武官之分，有大部分的篇幅来写文官群体，展现武官群体的篇幅少之又少。除此之外，官员还有在职官员和候补官员之分，主要表现和着力讽刺的是那些握有实权的官员，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便利条件贪赃枉法、为非作歹，所以他们也是小说的主要人物。总之，官员们治区不同、级别不同，如果根据这些区别进行人物分类将十分复杂。

面对数量繁多、级别复杂的官员，本文试图通过从这些官员的主要特征入手来分类：

（1）贪污腐败、卖官鬻爵者。“千里为官只为财”^②，官员们对此达成了共识。官员们如同饕餮一般，毫无忌惮地收受贿赂，买卖官职，积攒了大量财富。尤其是卖官鬻爵的现象，已经到了十分猖獗的地步，各个职位明码标价，这已经成为了官员增加进项的必要手段。官员们并不避讳，甚至还四处寻找中间人，即所谓的“拉皮条”者，为自己招揽生意。比如第四回中的何藩台，就抓紧利用自己回任前的时间捞钱，文中对他的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第535页。

^②（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二回，第11页。

描写比较露骨：“他便利令智昏，叫他的幕友、官亲，四下里替他招揽买卖：其中以一千元起码，只能委个中等差使，顶好的缺，总得头二万银子。谁有银子谁做，却是公平交易，丝毫没有偏枯。有的没有现钱，就是出张到任后的期票，这位大人也收。但是碰着一个现惠的，这出期票的也要退后了。”^①何藩台三弟是他的得力助手，两人狼狈为奸，合伙干这龌龊的勾当。不仅地方官员贪婪到如此地步，就连中央朝廷甚至也想从地方获利充盈国库。在第四十六回中，朝中因国库空虚，有些应办的事物都停滞不前。于是有人上奏折道：“现在东南各省，如两江、湖广、闽、浙、两粤等处，均系财赋之区，钱粮星税，岁入以数千万计。然而钱漕有积欠，厘金有中饱。如能加意搜剔，一年之中，定可有益公家不少。”^②可见，自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都是一样的做派，到处搜刮银钱，积攒财富。

(2) 昏庸无能、愚昧无知者。捐官现象到晚清更加普遍，大量非科举考试选拔的官员进入官场，连基本的文化素养都不具备，缺乏办案的能力。比如在第十九回中出现的刘大侉子和黄三溜子都不是正途出身，连基本的官场礼仪也不懂，在拜见上司时状况百出。上司让二人将履历写在纸上，黄三溜子因不会写字，只好借口近日吹风写不得字；刘大侉子想卖弄才学，将二人的履历一并写下，却错字连篇，被上司嘲讽打趣。试想这样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怎么能妥当处理众多复杂多变的案件。一个昏庸无能的官员，对于国家的危害不比贪官污吏小。比如贾筱芝，贾泉台工作是真辛劳，各种公事亲力亲为，绝不假手于人，只要是外府州县提上来的犯人一定亲自审理。可他审案也是真糊涂，审问犯人时先问犯人是否有冤枉，大部分犯人都不会趁机翻供，这就需要将与案件有关系的一干人等从各地调到省城重新审理。案件堆积，审理案件的进度又慢，日子久了，相关证人都当光卖绝，怨声载道。可见，官员即使勤勉、心热，但是昏庸无能，也会给百姓带来灾难。

(3) 沽名钓誉、贪图享乐者。官场上沽名钓誉者大有人在，为得一个虚名，或是假装节俭，或是假装慈爱，虚伪的作秀也掩盖不了他们肮脏的内心。比如傅理堂，讲求节俭，作为高级官员，穿着破烂的衣服和靴子，帽缨子都发黄了；仆人的衣服打满了补

^①（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四回，第35页。

^②（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四十六回，第542页。

了，如果仆人泡的茶太浓，浪费了茶叶也要斥责。并且他还屡屡在下属面前说教，看见谁穿新衣便百般苛责，看见谁穿破旧衣服则委以差使，致使当地官场的风气大变，官员们穿着赛如乞丐，破破烂烂，市面上的旧衣甚至比新衣还要贵上几倍。但是，傅理堂“假节俭真贪财”，暗地里收受贿赂，是个见钱眼开、表里不一的人。

(4) 媚外惧洋、奴颜婢膝者。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彻底摧毁了中华民族天朝上国的自信，人们纷纷臣服于洋人的淫威之下。一提起洋人，可谓是闻风丧胆，奴性十足。也正因如此，洋人又成为了同胞之间相互倾轧的武器，拉拢洋人，打击异己，百试不爽。即使是有权有势的朝廷命官，对于地位普通的洋人也是加倍讨好，发展商务时，还要倚仗洋人的帮忙。此时的中国人，对于洋人是又惧又爱。第五十三回中出现了一个名叫文明的制台，十分惧怕洋人，只要是洋人与国民闹纠纷，一定要帮助洋人镇压国民。即使是洋人的过错，也不肯与洋人闹不和，事事要让洋人满意。文制台在吃饭时，无论什么客人来拜访，包括下属禀见，都必须等文制台用过饭再说；但如果是外国人来访，则随到随请。因此整个江南官场都处于谄媚洋人的风气之中，官员们甚至通过媚洋向文制台示好。

(5) 残酷无情、人性尽失者。官员们完全变成了只追求钱财和权力的动物，甚至将其看得比亲情还要重要。比如在第五回，何藩台和三弟在倒卖一个官职时，三弟想卖掉官职中饱私囊，何藩台却认为价钱太低不卖，两兄弟因意见不和而大打出手，甚至一度反目，最后考虑到还要联手赚钱才勉强和好。在第十七回中，魏竹冈与表弟的关系也能揭示金钱对情感的侵蚀。魏竹冈说道：“再不要提起我们那位舍表弟。他自从补了御史，时常写信来托我替他拉卖买。我这趟在屯溪替他拉到一注，人家送了五百两。我不想赚他的，同他好商量，在里头挪出二百我用。谁知他来信一定不肯，说年底下空子多，好歹叫我汇给他。还说明‘将来你表兄有什么事情，小弟无不竭力帮忙，应该要一百的，打个对折就够了。’”^①

当然，每个官员都可能不止具备一个特征。《官场现形记》中上至皇帝、太后、军机、中堂，下至底层官员及小人物，大概一百多个大小官吏，每个人都利用便利条件疯狂敛财，压榨百姓的血汗钱。整个朝堂乌烟瘴气，整个中国也被这些官员弄得民不聊生，

^①（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十七回，第189页。

作品犹如一幅清末官场的百丑图，将这一切毫不保留地公之于众。

通过观察两书的主要人物分类，发现作者的关注点不同，《儒林外史》的目光朝向士林，而《官场现形记》朝向整个官场。讽刺对象都是根据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决定的，作者所处时代不同，社会现状也有所变化。吴敬梓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封建社会，国力强盛，但是不合理的科举制度给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危害，所以他着眼于士林；而李伯元处于清末，中国的大门早已打开，外来势力屡屡对朝廷的统治造成致命打击。清王朝的末日衰相已经表露得十分明显，社会黑暗衰朽到达了极点，他简单地认为这些乱象是贪官污吏造成的，便将满朝文武百官作为讽刺的对象。但两位作家在描绘这些人物的同时，也涉及到了社会上其他各个阶层的人物，表现出极为广阔的社会画面。

2.1.2 人物设置

2.1.2.1 异途出身官员增多

通过比较发现，两本中的官员步入官场的途径不尽相同。《儒林外史》中的官员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的选拔而进入官场，这是所谓的“正途”；而在《官场现形记》中，诸多官员通过纳费捐官等多种捷径进入仕途，即所谓的“异途”，文中有大量篇幅对这些通过捐官等途径进入官场的官员进行详细地描写。

清政府与各国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需要割地赔款，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而官员们生活腐败，贪渎奢侈之风盛行，国库严重亏空。于是朝廷利用纳费捐官这种方法来增加财政收入。捐纳有遇缺优先的花样，可以使这些官员加速补缺。胡适对此提供了通俗易懂的解释：“第一次捐的是‘官’，加捐的是‘缺’；第一次的钱，名分上是政府得的；第二次的钱是上司自己下腰包的。捐官的钱是有定额的，买缺的钱是没有定额而只有市价的。”^①当时科举考试中第的甲榜往往到部十多年不能补官，对比“异途”这种加速补缺的优势，“正途”官员相形见绌。

除此之外，还有通过保举进入官场的，一是军功，二是河工。军功保举在胡统领剿匪一事中曾被提及。浙江严州有土匪作乱，其实本是一群乌合之众，但官军们胆小怕事，望见土匪的影子就望风而逃。后来胡统领奉命去剿匪，土匪听到大军到来，早已逃散了。

^①胡适，《〈官场现形记〉序》，见载于《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443页。

胡统领一连路过几个村庄，只要大军一到，百姓们就一起逃走。胡统领不见人影，将村民误认为土匪，想要放火烧房。大军接到信，趁机烧杀抢掠、中饱私囊，但却给百姓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胡统领见无人与他抗争，自认为打了胜仗，随即奏凯班师，上传捷报。他夸大其词，向抚台刘中丞报告土匪猖獗，但已经全部被大军肃清，并拟定了保举名单，如果保举通过则属于军功保举。在第二十三回至第二十四回，提到了河工保举。郑州黄河决口，贾润孙一心想谋求河工总办的职位，一是可以赚钱，二是在工程合龙后，可以获得个异常劳绩。后来贾润孙通过伪造周中堂的信，让河台误以为贾润孙的父亲与周中堂关系不一般，于是委任他当河工下游的总办。工程完成后，河督在奏报合龙折中，将贾润孙另片奏保。这就是河工保举。

除此之外还有劝捐，当某地出现天灾时，朝廷可以通过劝捐的方式筹钱赈灾，甚至还有专门从事此营生的大善士去劝捐赈灾。比如在第三十四回中，申义甫就是专门做此善事的，自从他爷爷起就开始创办善举，无论哪一省有赈捐，都是他家起头。申义甫通过劝捐，赚到了不少银钱，还趁机连捐带保，升为了道台。书中蔡智庵一语道破申义甫的生财之道：“所有各省的赈捐银子都在义翁手里，无非是存在庄上生息。”^①而阎佐之与“磕头道台”的交谈，也使读者对当时的赈捐有一定了解。“磕头道台”问阎佐之捐票什么价钱，他想请一个三代一品封典。阎佐之请他再等两个月，他们赈捐通常都是将零碎捐款凑成整数，再与该省的督、抚商量好，最后以折扣价格卖给需要捐官的人，并且从中经手也要趁机赚钱。两人的交谈彻底暴露了赈捐内幕。

纳费之例大开，也显露出当时的官场腐败到了极点。科举考试选拔出的官员尚且资质平庸，更不用提通过捐纳进入官场的官员们了，他们的文化素质没有保证，办案能力往往一塌糊涂，书中对此也有毫不留情地揭露与谴责，比如刘大侉子和黄三溜子因写履历而丑态百出等。

2.1.2.2 洋势力出现

相对《儒林外史》来说，《官场现形记》还新增了洋势力。

《官场现形记》中的洋人主要包括官员、商人和传教士。最先进入中国的洋人是传教士和商人。《国史大纲》对于这两类角色有以下描述：“且传教之与经商，自中国人

^①（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三十三回，第394页。

视之，其性质远不伦。经商唯利是图，为中国所素鄙，奈何以经商盈利之族，忽传上帝大义？中国人之不信，此情彼乃不知。抑商人以贩鸦片营不规之奸，教士笼络我愚民以扰撓我之内政，此皆为我所不能忍。”^①

第五十五回中，就描写了中国官员对洋势力的奴颜婢膝。有三只外国兵船停泊在中国海面上，省里立即派人来拜见洋军官。萧长贵是个总兵衔参将，上司有过吩咐，要萧长贵按照下属的礼节拜见洋军官。海州知州和众人都告诉他不用跪，可萧长贵定要按照中国礼仪禀见。海州知州只能自己先上外国兵船拜见洋军官，而萧长贵早已在海边跪下，双手捧着履历高声报官衔，此时再由海州知州将他指与洋人看，并介绍这是中国顶重的礼仪。萧长贵上船后，又立刻朝向洋军官们磕头请安，还特意准备了一套中西合璧的履历奉上。萧长贵处处小心伺候，可是洋人们面对如此高规格的礼仪根本无动于衷。

除了洋官员，文中还多次出现洋商人。比如在第五十二回中出现了与尹子崇做买卖的洋商人，最后尹子崇欺骗徐军机，洋商人买断了安徽省整个省的矿产。在无良官员的协助下，洋商人给我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股洋势力在特定的场合还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社会和官场的影 响也不容小觑。如在第五十四回，就提到一个有影响力的传教士，他一年到头，劝人为善，做了许多好事，偶尔地方上出了教民不和的事件，他也去调解，使很多棘手的问题得到了顺利解决，所以地方官员都十分感激他。他去世后，许多官员都自发地吊唁他。除了洋人外，洋势力还包括信教的中国人。不仅传教士在中国受人尊敬，甚至是中国的信教人员也受到了官员们的畏惧。在第五十回，张守财去世后，张太太联合外人欺负已经另立门户的姨太太们，甚至还勾结了地方官府，想设计将她们带走的钱财抢回来。倚仗一个信教的中国人帮忙，姨太太们才保住余下的财产。姨太太们为了不再受人欺辱，一起入了教。这位教士曾说：“无论他做官的如何凶恶，见了咱总要让咱三分。”^②这句话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可见官员们对洋人畏惧到了何等地步。

甚至有些官员们对洋势力不以为意，却屡屡被惧洋的上司惩罚，从而向洋势力低头。比如第九回的胡鲤图，曾在湖广任职，因发生过一件民教不和、打死洋人的事件，被上

^①钱穆著，《国史大纲》，第 891 页。

^②（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第五十回，第 604 页。

司责难撤职；后来投效军营，官复原职，可又因为交涉案件得罪了外国人，又被撤职……总之，他生平做官，屡屡在洋人的案件上出事，致使他惧怕与洋人打交道。整个官场都被笼罩在崇洋媚外的风气中，即使有个别官员想公平处理涉外案件，也会被迫改变。

2.2 人物性格

《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中塑造了大量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虽然这两部书都没有设置绝对的主角，但是有很多人物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下将从三个方面比较两本书的人物性格。

2.2.1 变化性与稳定性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形象具有变化性，而《官场现形记》的人物形象具有稳定性。

《儒林外史》中变化最大、最明显的人物莫过于匡超人，书中第十五回到第二十回集中细致地展现了匡超人思想变化的全过程。匡超人最初是个淳朴真诚的农村少年，家贫无力读书，跟随卖柴客人来省城记账，后因客人折本滞留在异乡，靠拆字糊口。马二先生得知他无钱返乡探望病重的父亲，就慷慨解囊送他盘缠，还建议匡超人一定要以文章举业为重，日后定能步入仕途、显亲扬名。马二先生一番话激发了匡超人的功名心，从这之后，匡超人一步步走入名利场。匡超人归家后谨记马二先生的教诲，白天做生意和照顾父亲，夜晚读书动辄到深夜，每天只睡一个更头。李知县见匡超人是一个孝顺勤学的少年，格外欣赏，于是取他做第一名案首，还资助他继续应试。后来李知县被诬告罢官，匡超人被牵扯到百姓夺印一事中，于是他逃往杭州避难、投奔潘三。因潘三外出未归，机缘巧合下，匡超人结识了一班假名士。他们表面上不屑于功名利禄，终日写诗饮酒，生活潇洒自在，但实际上是沽名钓誉，期待有朝一日名利双收。匡超人混迹于这班虚伪功利的假名士中，对名利更加渴望，这也是他思想堕落的一个重要节点。潘三归家后立刻来拜匡超人，在聊天时戳破了这班名士的假象，从此之后匡超人就跟随潘三做事。

潘三是个市井恶棍，借在布政司做官吏的便利条件，做尽坑蒙拐骗、丧尽天良之事。匡超人也替他做了一些违法之事，如伪造公文和替考秀才等事。但是潘三可谓是匡超人避祸之际的恩人，在经济上十分照顾他，甚至还给他安排了一门亲事，一应事情都是由

潘三办妥当。后来李知县重新委任成为李给谏，匡超人不需要继续避祸了，于是回家考试，并且应岁考补廪，以优行入太学。李给谏依旧十分看重他，匡超人贪图荣华富贵，隐瞒了娶妻事实，娶了李给谏的外甥女，而养有一女的原配却抑郁而亡。匡超人在李给谏的帮衬下生活安逸，但却未想过对身陷囹圄的昔日恩人潘三施以援手，潘三想与他见一面，匡超人却百般推辞，生怕与阶下囚扯上关系。他冷酷无情地对传话人说道：“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如今倒反走进监去看他，难道说朝廷处分的他不是？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的上边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①至此，匡超人已经彻底成为忘恩负义之人。

书中记录了匡超人思想变化的全过程，他从一个孝敬父母、重情重义的淳朴少年，一步步滑入欲望的泥潭中，彻底堕落成一个薄情寡义、虚伪无耻之徒。匡超人的人物形象显现出纵向发展的一面，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生动。

与此相反，《官场现形记》的人物形象往往一成不变。这是因为多数时候，人物只在某个场景中出现一次，不能长时间描述某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无法追踪他们的性格或是思想的变化。作者经常在某个人物出场前，先对他的性格特点做出明确的介绍；人物出场后，他的言行举止展现出的都是相关特质。也正因如此，他们的形象在一出场时就被定格了，比较稳定。

在此以江苏藩台施步彤为例。施步彤出场前，作者简单介绍他的特点：“施藩台文理虽不甚清通，然而极爱掉文，又欢喜挖苦。”^②施步彤在与江苏巡抚和钦差的谈话中，处处体现出自身的无知与浅薄。施步彤在江苏巡抚徐长绵面前，将“量入为出”说成了“量人为出”，尴尬化解后，施藩台反而洋洋得意；钦差童子良奉旨来查旧账，施步彤更是屡屡露怯，将“梟匪”说成“鸟匪”、“荼毒生灵”说成“茶毒生灵”等等。通过作者的介绍，使读者先入为主，对人物有个初步的印象，之后再通过具体情节的展开，进一步固化这种形象。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二十回，第209页。

^②（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七回，第554页。

2.2.2 复杂性与单一性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性格具有复杂性，并没有绝对的好人或是恶人。作者对于品质道德有瑕疵的人，也能客观对待，发现他们值得肯定的地方。这样的人物形象更贴近现实生活，真实的人物往往十分复杂，不能简单的评判是好人或坏人。如前文提到的潘三，虽是个市井恶人，却对匡超人照顾有加。

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在马二先生马纯上的塑造上，表现得比较明显。马纯上将制举当官视为人生的头等大事，甚至是唯一有价值的事情。他自己科场不利，于是就退而求其次作一个选文大家，想帮助全天下的学子学习八股文。他不仅自己信仰举业，并且身体力行地劝导所有人都制举。以作者对八股文取士制度的憎恶程度，应不遗余力地讽刺马纯上，可是作者却对他的人性闪光点也着墨不少。马纯上的迂腐，掩盖不了他的古道热肠。见到摆摊拆字的落魄书生匡超人，了解到他的难处后，拿出十两银子资助匡超人返乡，并且劝导他时刻要以举业为重，还给他讲解八股文的做法；蘧公孙枕箱的事情被人告发后，差役将呈子给马二先生看，想趁机讹钱，马二先生拿出自己的全部家当，最后危机解除。马纯上是被八股取士制度毒害的迂腐文人，也是宅心仁厚的侠义之士。他的形象复杂多变，但又和谐统一。

而《官场现形记》人物形象大多具有单一性的特点。作者没有看到人性的复杂性，《官场现形记》中的官吏没有一个是好官，更没有一个好人。因此《官场现形记》是名副其实的“清末官场群丑图”。

除此之外，作者将人物形象类型化，着重凸出某一方面的特点，之后再不断地强化。比如童子良，毛遂自荐去江南各省查办财政问题。他担任九省钦差，一路上经过数地，到处查账筹款。每到一地虽然接见的人不同，但是做的事情却大同小异：办公事之余收受贿赂。并且他有两个特点，一是使用的物品不能是洋物，二是只喜欢收银子和银票，他在家专门准备了一个黑屋子用来贴银票。接下来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围绕这两个特点生发的。比如不坐火车、轮船，只坐轿马；行辕内，一律都使用中国土货；收受贿赂只收珠宝，不喜洋表；将银子一概换成银票，装在拜匣中，一天早晚要清点两次，回京之后，要贴在黑屋子的墙上。作者通过童子良的古怪脾气，塑造了一个做事死板、贪财抠门的人物形象。

2.2.3 同中有异与一丘之貉

吴敬梓和李伯元在小说中都有意创设了多组同类型人物，他们希望读者将同类型人物放在一起对照分析，从而得出一定结论。作者们往往将同类型的人物安排在一起出场，企图给读者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但是两书突出的重点不同，《儒林外史》注重突出同类型人物的差异性，而《官场现形记》注重突出同类型人物的共性。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创设了多组同类型人物作为比照对象，并且安排他们一同出场。比如周进、范进一组出场，鲁翰林、鲁小姐一组出场……其中，本书塑造了众多的“兄弟形象”，这些兄弟形象也可以视为同类型人物。比如“二娄”、“二王”兄弟，他们的出身背景、成长经历相似，省却了作者诸多笔墨。在行动上往往同进同退，对某件事的看法、态度也比较一致，他们的言行呈现互补的关系，仿佛作者将一个人的故事交由一个连体婴来共同演绎。如果删除某一个人物，都会使另一个人物的形象变得单薄。互补映衬的兄弟形象几乎全是共同点，所以可以把他们看作特殊的同类型人物。但是，作者主要将重点放在具有更多差异性的同类型人物上，这也是作者着墨较多、比较精彩的所在，我们可以称之为“同中有异”。

比如“二严”兄弟，也是作者有意设置的同类型形象。“二严”的形象给读者带来了诸多笑料，其中他们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吝啬”，甚至有人将这对兄弟称为“中国的葛朗台”。

“吝啬”是这对兄弟的共通点。即使是同样的特点，两人的表现也是各不相同。哥哥严贡生名叫严致中，是一个横行乡里的无赖；弟弟严监生名叫严致和，性格软弱无能。严贡生自家生活水平优越，对别人一毛不拔，总是想尽办法占便宜；而严监生主要是对自家人吝啬，不侵占别人的利益。就拿吃肉这件事来举例，严监生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即便是小儿子想吃，也只是买很少的一点儿哄他罢了；严贡生家人口多，隔几天就要买五斤肉。兄弟俩分家时一样的田产，严监生现在家缠万贯，严贡生却要把椅子当掉换肉包子吃。从中可以看出两兄弟生活态度和消费理念的不同。

严监生临终前的一幕是读者十分熟悉的场景。严监生伸着两个指头迟迟不肯咽气，众人七嘴八舌猜测他的用意，却总也不对。只有终日陪伴左右的赵氏了解他，将灯盏中燃烧着的两根灯草挑掉了一根，这时严监生才点点头去世了。严监生临死前没有交代任

何事情，却因为浪费了些许灯油而迟迟不肯咽气，这真是“吝啬”到了极点。但是严监生也时常有温情大方的举动：哥哥严贡生的罪状被人告发，汤知县命人立即逮捕他，是他出钱将事情平息的。严监生对原配王氏可谓用情至深，也毫不吝啬，王氏生病时，每日有四五个医生用药，配有人参等高级补品，他从不计较药费贵贱；王氏去世后，处理修斋、报丧等身后事花费了四五千两银子，他也毫不在意；他对王氏的两个秀才兄弟也很慷慨，经常资助他们盘缠参加科考。严监生虽然吝啬，但并没有对其他人造成负面的影响。总体来说，严监生是个重情重义的好人。

而哥哥严贡生，则是一个品行极差的无赖。他对自家人比较温和，对外人甚至是对亲弟弟，都要占尽好处。自家的小猪跑到邻居家，强行将猪卖给邻居，小猪长大后跑回严贡生家，他却让邻居按照市价来赎；乡人向严监生借钱，写完收据后没有拿钱，后向严监生要收据，严监生却要这半年耽误的利钱；严贡生坐船时，引诱船家偷吃自己的云片糕，之后谎称这是名贵药材做成的药，要讹诈船家几十两，还扬言要告官，最后成功赖掉了船费；弟弟死后，严贡生没有立即奔丧，而是在省里科考过后才归家，回家后也不急不忙，直到看见弟弟临终赠予的两套衣服和二百两银子，才换了孝巾去灵柩前干号几声，并且很快就将兄弟情谊抛之脑后，强势侵占了弟弟的遗产。这两个“吝啬鬼”，一个充满了人情味，一个却丧尽天良、寡廉鲜耻。作者设置这些同中有异的人物，形成了对照组合，希望读者捕捉到人物独特的灵魂，继而对文本的理解更加深入。

《官场现形记》也设置了同类型人物，但作者主要关注他们的共同点，没有设置太大的区别，可以说是“一丘之貉”。作者对贪官污吏着墨很多，正所谓“千里为官只为财”，为官者利用官职便利收受贿赂；官员的亲信也要分一杯羹；社会上也不乏费尽心机敲竹杠的人……整个社会都是病态的，人们的思想被金钱严重腐蚀，人生的意义只剩下追逐金钱。可以将这些人物视为范围较广的同类型人物，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唯财是命。之后可以再根据人物不同的行径进行仔细划分。

比如，湖广总督湍多欢的两个姨太太就可以视作一组同类型人物。湍多欢贪恋女色，内宠极多，当地人将他的十个姨太太称为“制台衙门十美图”。其中九姨太身材长相俱佳，伶牙俐齿，最受湍多欢宠爱，但因眼里不容人，百般挑剔其他姨太太而失宠。后来有人送了两个姨太太给湍多欢，十二姨太阿土将湍多欢压伏得服服帖帖，风头最盛。她

心思活络，想通过卖差赚钱，打听到昔日九姨太得宠之时，这类事情做得极多，于是就极力笼络九姨太。九姨太看到阿土肯奉承自己，就把平生卖缺的经验悉数传授。阿土受到湍多欢卖差的耳濡目染，又受到九姨太的教导，很快便把卖差的本领学会了。阿土与衙门的眼线里应外合，哄得湍多欢言听计从，她便见机行事，屡屡得手。一次，在涉及一个银元局优差的买卖时，湍多欢和阿土接受了不同人的贿赂。阿土特意让人在晚上送稿子，此时湍多欢会在她的房间就寝，可以借机施展妙计。稿子送来后，阿土要湍多欢委任唐道台，湍多欢不准，她就撒泼将稿子撕成两半。之后她又装作一副温顺的样子，在稿子上找了一块空白地方，让湍多欢教她写唐道台的名字，湍多欢见是张破纸也没疑心。阿土等湍制台睡熟后将稿子补好，让眼线传出去，连夜委任。第二天一大早，唐道台就来谢委了。十二姨太胆大包天，甚至连湍多欢都不是她的对手。

作者安排这两个倒卖官职的姨太太一起出场，本身就形成了对照，构成了一组同类型人物。从十二姨太死缠烂打、机关算尽的情形中，也仿佛看到昔日九姨太的手段。作者对她们卖官的可耻行径进行一实一虚地描写，既节省笔墨，又突出重点。她们的形象高度重合，恃宠而骄，倒卖官职。可以说，今日的十二姨太就是昨日的九姨太。

总之，作者设置多组同类型人物，目的是为了突出糟糕的社会现状，引起民众的重视。这些同类型人物一次次的出现，加深了读者对社会问题的认识。

2.3 塑造方法

《儒林外史》的人物都是吴敬梓精心设置的，吴敬梓希望读者通过人物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现状，对于当时的社会以及知识分子的处境有更深入地了解。

《官场现形记》中人物存在的意义是联缀更多的故事和见闻，众多的事件需要人物去展开，最终目的是展示官场的腐败与黑暗。

不论两位作者的目的是为何，每一个人物都是窥视当时社会的一个独有的视角。因此分析人物形象至关重要。作者会采取一些方法来塑造人物形象，并且挑选能反映人物本质的事件来折射他的思想，甚至作者为了让读者对于人物有正确的理解，还会做出一些提示，比如用人物的名字暗示他的品质与命运。我们在分析人物形象的时候，对这几点也需要格外关注。

两位作者塑造人物的风格也是截然不同的。吴敬梓善用白描，往往能抓住人物最传

神的内涵，寥寥数语，一个鲜活的人物就诞生了，不求形似，但求神似。李伯元善用细描和渲染，风格则较为繁琐细致，注重细节，以形传神，力求形神兼备，但效果差强人意。就人物塑造这方面来说，假如吴敬梓是粗线条，李伯元则是细线条。总的来说，《儒林外史》求神似，《官场现形记》求“尽肖”。

2.3.1 肖像描写：勾勒形象、反映境遇

肖像描写是人物塑造较为常用的手法。在早期的话本小说中，作家描写人物肖像，往往会使用一些套语，千篇一律，毫无新意，带有“脸谱化”的特征。但随着小说家文化素质的提高，小说的叙事艺术也日益提高，肖像描写的技巧也日趋成熟。这点在《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中也得到了充分地体现，书中人物众多，但是形象各异，具有极高辨识度。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塑造的人物各具特色，他往往能抓住人物肖像的主要特征，不需铺陈，只用寥寥数语，便能精准地勾勒出人物形象。

吴敬梓这样描写夏总甲：“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①“红眼边”透露出夏总甲经常酗酒，而他的“黄胡子”提示了年龄，“锅铁脸”、肮脏的衣服和手中赶驴的鞭子暗示了他在官场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他仍然需要劳动，风里来雨里去；他毫不谦让，径直坐在上席，一副傲慢跋扈的“地头蛇”派头。夏总甲自以为是的态度与肮脏邋遢的形象形成巨大反差，作者寥寥数语便将齷齪粗鄙、傲慢自大的夏总甲塑造得栩栩如生。作者将富有个性的夏总甲呈现在读者面前时，也对他这类稍有权势便作威作福的小人物进行了讽刺。

肖像描写不仅能刻画出人物独特的相貌，还能反映出人物的年龄、生活状况及其社会地位等诸多信息。

周进和范进中举前穷困潦倒，这点通过他们的服饰便可见一斑。书中描述周进正式出场时的穿戴：“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②破烂的服饰透露出周进贫困的生活境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二回，第16页。

^②（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二回，第18页。

遇，而“花白胡子”符合周进六十多岁的年龄。这样的肖像描写，着实令读者信服，周进就是一个年老贫困的童生。后来周进任广东学道时，注意到了另一个老童生范进的穿戴：“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那衣服因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①范进此时五十四岁，考了二十多次仍是个童生，在冬天还穿着单衣，糟糕的生活状况不言而喻。简单几笔，一个老迈瑟缩、贫困潦倒的老童生形象跃然纸上。这样的“现世宝穷鬼”^②自然只能娶粗鄙屠户家庭出身的姑娘。范进妻子出嫁前的形象实在不敢恭维：“一双红镶边的眼睛，一窝子黄头发，那日在这里住，鞋也没有一双，夏天鞞着个蒲窝子，歪腿烂脚的。”^③由此可见，范进家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所以当后文出现家中断炊、范进卖鸡的情节时，也不会突兀。

周进与范进有相同的遭遇，生活贫困，屡考不中，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周学道”，之前的破旧衣服变成了今日何等辉煌的“绯袍金带”^④。服饰的变化凸显出今日地位的崇高。这样的巨变，强烈刺激了广大寒门知识分子对功名富贵的渴望。范进在周进的提拔下，也很快发迹，生活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连上不得台面的妻子，今日也成了体面的夫人：“家常戴着银丝鬃髻……穿着天青缎套，官绿的缎裙，督率着家人、媳妇、丫鬟，洗碗盏杯箸。”^⑤通过这些肖像描写，可以观察出范进和周进两人生活境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人物的服饰能表明人物的社会地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能通过科举考试做官，成为统治阶级，所以知识分子在古代的地位很高，可以享受穿戴特权，由此可见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儒林外史》塑造了众多科场人物，通过观察周进的“元色绸旧直裰”^⑥，范进的“麻布直裰”^⑦，严贡生的“方巾阔服，粉底皂靴”^⑧，可见方巾直裰是知识分子的标志象征，靴子只有统治阶级和有机会做官的知识分子才能穿。普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1页。

^②（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3页。

^③（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四回，第45页。

^④（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1页。

^⑤（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41页。

^⑥（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二回，第18页。

^⑦（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1页。

^⑧（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四回，第48页。

通百姓都羡慕知识分子，因此穿衣也处处假扮或是模仿他们。但在明清时期，娼、优、隶、卒、奴仆这几类人和他们的子孙不准应考做官，这些人穿读书人的衣冠是不合律例的。所以在第二十二回中，当两个戴方巾、穿直裰的秀才看见妓院掌柜王义安戴方巾后，立刻扯掉了他的方巾，打得他半死，还讹诈了三两多银子。比如在第二十四回中，出现了戏子钱麻子和黄老爹穿戴读书人衣冠的情节，钱麻子“头戴高帽，身穿宝蓝缎直裰，脚下粉底皂靴”^①，而黄老爹“头戴浩然巾，身穿酱色绸直裰，脚下粉底皂靴，手执龙头拐杖”^②。同是戏子的鲍文卿十分反对这种做法，先是直言不讳地对钱麻子说：“你穿这样衣裳，叫那读书的人穿什么？”^③后对黄老爹暗暗讽刺：“岂止像知府告老回家，就是尚书、侍郎回来，也不过像老爹这个排场罢了！”^④

总体来说，吴敬梓肖像描写的技术出色，他的语言幽默简洁，只需寥寥几笔，便能抓住人物的基本特征，塑造出独特的人像。文笔简洁利落，丝毫不拖泥带水，却令人产生深刻的印象。

相比《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的肖像描写更加细致，并且服饰描写多于外貌描写。比如刘大侉子和黄三溜子上院稟见傅理堂时，有一段两人的肖像描写：“一齐穿着簇新平金的蟒袍，平金补服，金珀朝珠，珊瑚记念。一个个都是捐现成的二品顶戴，大红顶子，翡翠翎管。手指头上翡翠搬指，金刚钻戒指；腰里挂着打磺金表，金丝眼镜袋，什么汉玉件头，滴里答腊东西，着实带得不少。”^⑤作者并没有描写这二人的神情，所以读者不知道二人的面容；但是对顶戴花翎、服饰挂件进行细致入微地描写，顿生光亮耀眼之感，令人目不暇接。珍贵的配件和华丽的服饰显示出两位公子哥经济上的阔绰与性格上的张扬。

肖像描写还能体现人物的精神状态。比如在第五十五回，就出现了一幅中外士兵同时出场的画面，精神状态可谓是天壤之别：“外国的兵腰把笔直，步伐整齐，身材长短都是一样。手里托着洋枪，打磨的净光雪亮，耀人的眼睛。等到到了法场上，一字儿摆开，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及看中国的兵：老的小的，长长短短，还有些痲病鬼、鸦片鬼，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第251页。

^②（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第251页。

^③（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第251页。

^④（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第252页。

^⑤（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二十回，第212页。

混杂在内。穿的衣裳虽然是号褂子，挂一块，飘一块，破破烂烂，竟同叫化子不相上下。而且走无走相，站无站相，脚底下踢哩搭拉，不是草鞋便是赤脚，有的袜子变成灰色，有的还穿一双钉靴。等到到了法场上，有说笑的，也有骂人的。痨病鬼不管人前人后随便吐痰，鸦片鬼就拿号褂子袖子擦眼泪。拿的刀叉，一齐都生了锈了。”^①人物形象的巨大差异体现出迥异的精神状态：洋兵的身高相差无几，服装整齐划一，武器先进，体现出他们高昂饱满的精神状态；而中国兵穿着肮脏邋遢，武器落后，且年龄、高矮不一，体现了他们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

书中对人物的外貌描写甚少，仅有的几例也属于含混模糊的描述。比如写秦梅士的儿子小狗子是“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厮”^②，随凤占夸赞他“品貌非凡”^③；写戴世昌“生得面如冠玉，状貌魁梧”^④，他在湍多欢眼中“相貌非凡”^⑤；赞美龙珠、凤珠姐妹俩的美貌是：“他二人长的一个是沉鱼落雁之容，一个是闭月羞花之貌”^⑥。再比如描写张国柱：“这人是个瘦长条子，面孔雪白，高眉大眼，仪表甚是不俗。虽是便衣，却也是蓝宁绸袍子，天青缎马褂，脚下粉底乌靴：看上去很像个做官模样。”^⑦这些外貌描写均带有套语的痕迹，不具有独特性。

总的来说，《儒林外史》的肖像描写是成功的，对于人物外貌有个性化的描写，能抓住局部的重要特征，塑造出漫画般的人物；而《官场现形记》在外貌描写方面稍逊一筹，还没有完全摆脱人物描写的俗套和模式，运用一些套语。两个作家都注意对人物服饰、配件等物件的描述，显然李伯元更加细致入微，通过这些物件，能挖掘出人物的年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和精神状态等诸多信息。

2.3.2 心理描写：揭露本性、推动发展

心理描写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方法，在《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中，两位作家也使用了部分篇幅来刻画人物心理。通过洞见人心的心理描写，读者能对人物的品

^①（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五回，第 672 页。

^②（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四十四回，第 513 页。

^③（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四十四回，第 513 页。

^④（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三十八回，第 446 页。

^⑤（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三十八回，第 446 页。

^⑥（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十二回，第 123 页。

^⑦（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一回，第 618 页。

质道德做出基本判断，并且也能理解人物接下来的行为。

人物的心理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可能随时发生改变，所以很难捉摸。“知人知面不知心”，人物的言行与真实想法有时可能是相悖的。在人物看似平静的神态下，可能是或平静或波动的心理。而各种心理状态中，最难把握的是人物的矛盾心理。所以在小说中，微妙复杂的心理描写往往最能体现作家的功力。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设置的心理描写不算太多，但也不乏精彩之处。作家深入人物内心，直接将最隐秘的心理活动揭露给读者。作家的目的主要是解释人物行为，并让读者自己对人物进行品评。

比如在第一回中，就有多处心理描写。其中一处是时知县派人召见王冕不成后，产生的复杂心理。作家写到：“知县心里想道：‘这小厮那里害什么病！想是翟家这奴才，走下乡狐假虎威，着实吓了他一场。他从来不曾见过官府的人，害怕不敢来了。老师既把这个人托我，我若不把他就叫了来见老师，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疲软。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拜他。他看见赏他脸面，断不是难为他的意思，自然大着胆见我；我就顺便带了他来见老师，却不是办事勤敏？’又想到：‘一个堂堂县令，屈尊去拜一个乡民，惹得衙役们笑话。’又想到：‘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什么做不得！’”^①这段心理描写用词准确，短短二百字将人物矛盾犹豫的心情刻画得十分到位。一县之主，本是百姓们又敬又畏的人物，所以时知县在得知王冕称病不来的消息后，产生的第一想法是差役狐假虎威。之后都是在犹豫是否应该亲自去拜访王冕，既想摆摆知县的官架子，又想博得屈尊敬贤的美名。一边想让老师认可自己，但要屈尊拜访；一边是摆好知县的官架，但要被老师视为做事疲软。这段心理描写十分真实，作家将时知县摇摆不定、犹豫不决的心理细腻曲折地表现出来，突出了时知县卑劣与虚荣的本质。最终时知县克服了内心矛盾，选择屈尊拜访王冕。经过此段心理描写，读者已经清楚了解时知县的动机，不会误认为他是一个礼贤下士的官员。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性格具有变化发展的特点，而人物品质由好变坏的关键节点有时是通过心理描写表现的。牛浦郎本来是一个上进的少年，一心想读书破俗，甘露寺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一回，第8页。

的老和尚因此十分欣赏他，还将他留在寺中读书。一次老和尚外出，牛浦郎偷偷从他的包裹中翻出两本“牛布衣诗稿”。他发现诗稿中尽是牛布衣与官员的唱和之作，于是牛浦郎动了歪脑筋，他想：“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①于是从此冒用牛布衣的名号，做起了“名士”。其实这段心理描写就成为了这个少年人生的转折点，他从此开始了蒙骗生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吴敬梓的心理描写比较简短，自然地穿插在情节中。这些描写不仅对情节的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作用，使故事的发展更加流畅明朗；而且还能深化人物性格，揭穿他们的真面目，达到绝佳的讽刺效果。

与《儒林外史》相比，《官场现形记》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作家往往直接反映人物在特殊情境下的心理，从而对人物的后续行为做出解释。比如在第四回出现的何藩台，大肆买卖官职，正巧有一个好差使刚以八千银子卖出去，就被上司要求给一个知县。何藩台的内心十分踌躇，在答应与拒绝中徘徊。书中将他思考的全过程描述出来：“缺是多得很，若是别一个还好，偏偏这个昨天才许了人家，而且是现银交易。初意以为详院挂牌，其权仍旧在我，不料护院也看中是这个缺，叫我怎么回头人家呢……横竖他不久就要回任的，司、道平行，他也与我一样。他要照应人，何不等他回任之后，他爱拿那个缺给谁，也不管我事，何必这时候来抢我的衣食饭碗呢？然而又不便直言回复。不如另外给他个缺，敷衍过去。”^②思索过后，何藩台以替知县选一个更好的差使为借口，委婉地拒绝了上司。通过如此详细的心理描写，我们清楚地了解何藩台的心理活动，也更容易理解他的行为动机，这为读者阅读文本降低了难度。在《官场现形记》一书中，官员们大多虚伪圆滑，阴险狡诈，所以心理描写常常用来揭露类似何藩台这样的心口不一之人。

《官场现形记》大量运用心理描写，比如在第十六回中，捕快设计捉拿盗贼，由于计划暂时保密，所以作家只能运用大量篇幅来描写捕快与鲁总爷的心理，使读者了解故事的发展方向。其实这个故事是一个案中案，在前文文七爷丢失了财物，侍奉的妓女因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二十一回，第215页。

^②（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四回，第35页。

被搜出文七爷的赏赐，被视作贼人关押。最后妓女自杀明志，众人见闹出人命，就此仓促结案了。后来鲁总爷报官，说一个伴当偷了他二十块洋钱。捕快在审问犯人时对鲁总爷的钱财来源起了疑心，查询后发现鲁总爷的洋钱与文七爷丢失的洋钱图章相同。他最初将自己的怀疑上报给知县时，知县不想节外生枝，所以他十分愤懑，心想：“出了窃案，一准要问我们当捕快的；捉不着人，我们屁股赔在里头遭殃。现在是戴顶子的老爷也入了我们的行了。不料我们大老爷先护在里头，连问也不叫我问一声儿，可见他们官官相护，这才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行百姓点灯’，古人说的话是再不得错的。我倒有点不相信，一定要问个明白。”^①于是捕快大胆谋划，扮作伴当到鲁总爷的船上寻访真相。这一切都是捕快自作主张，没人知道这个计划，所以在捕快查案的过程中，作家屡屡描写他的心理活动，从而使读者知晓他的意图。

捕快事事殷勤，努力博得了鲁总爷的信任。然后捕快让他的朋友到鲁总爷的船上卖便宜衣服，鲁总爷果然贪便宜买下，但是欠下一部分钱，约定时间偿还。之前捕快故意告诉鲁总爷，他的旧主二老爷喜欢买翡翠、金表之类的物件，鲁总爷为了还钱，拿出了翡翠搬指和金表让捕快代卖。捕快立刻认出这是文七爷丢失的物件，此时人赃俱在，本要声张起来，但又转念一想：“本官前头如何吩咐，设或闹的不得下台，大家的面子不好。不如且隐忍起来，等到回过本官再作道理。”^②于是不动声色，背地里汇报给知县与文七爷。等到知县差人传鲁总爷面谈时，也有不少篇幅对鲁总爷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细致地描写。他先是吓了一跳，感到惴惴不安，他想：“文某人东西失窃，曾在县里报过，现有失单。不该自不检点，听凭高升一面之言，将东西送到他兄弟那里。设或被他们看出，如何是好！”^③紧接着他又自我宽慰，心想：“文老七少掉的洋钱，大众都说是兰仙偷的。如今兰仙已死，当了灾去，没有对证，案子已了，人家未必再疑心到我身上。东西送去，人家只顾辩论好丑，或者不至于理会到这上头，也论不定。”^④从收到片子开始到见到知县，鲁总爷的内心一直倍受煎熬，做贼心虚、担心丑事暴露的紧张感与自我宽慰、开脱的心理相互交织。一个机智正直、足智多谋的捕快靠一己之力，努力

^①（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十五回，第163页。

^②（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十五回，第166页。

^③（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十六回，第169页。

^④（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十六回，第169页。

查明早已结案的盗窃案的真相，不得不令人钦佩，这也是本书中为数不多的正面人物。

作家是人物心灵的探秘者，作家不仅要合理揣测人物心理，还应达到精确、精彩与逼真的程度。总体来说，吴敬梓和李伯元都达到了这个要求，他们都能通过洞见肺腑的心理描写，塑造人物独特的形象，揭露他们的本质，推动情节的发展。

2.3.3 动作描写：简明扼要与细腻繁琐

人物的一举一动，都是思想的折射。作者赋予人物独特的灵魂与思想，人物服从支配从而做出相应行为。作者为了加深读者对人物的理解，通常选取典型情景，让读者们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作者如果想要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必须要为人物选取合适合理的立场，这样人物形象才有坚实的立脚点，人物才能立得住、立得稳，他的行为才能经得起读者的推敲。每个人都不会做出毫无根据、匪夷所思的事情，所以研究书中的人物，必须要了解人物的思想，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的所作所为。

人物的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形成过程中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成长环境、社会环境等。我们对《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的人物进行分析时，也要注意考虑这些因素。在此我选取了一组“狠心绝情”的父亲形象进行分析，分别是《儒林外史》中的王玉辉和《官场现形记》中的冒得官，通过分析他们的思想从而理解看似匪夷所思的行为。

王玉辉是《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他的三女婿病重去世了，女儿一心求死，打算殉节。在这一幕场景中，王玉辉与众人的反应形成了鲜明对比。公婆尚且惊到泪如雨下，劝解儿媳；可作为亲生父亲的王玉辉不但不阻拦，反而十分支持。“亲家再三不肯。王玉辉执意，一径来到家里，把这话向老孺人说了。”^①妻子责备王玉辉的狠心，“痛哭流涕，连忙叫了轿子，去劝女儿”^②。同为生身父母，反观王玉辉，仿佛没事人一样，“依旧看书写字，候女儿的消息”^③。王玉辉等待女儿的死讯，却能做到心静如水，可谓冷漠无情到了极点。然而女儿去意已决，母亲与婆婆千方百计地劝解也无济于事，“母亲看着，伤心惨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抬了回来，在家睡着”^④。最终女儿在绝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第472页。

^②（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第472页。

^③（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第472页。

^④（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第472页。

食八天后殉节而去。“老孺人听见，哭死了过去，灌醒回来，大哭不止。”^①王玉辉非但不伤心，反而嘲笑妻子是个呆子。王玉辉认为女儿得了个死亡的好题目，“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②三姑娘是王玉辉的亲生骨肉，姑爷去世时，“王玉辉恸哭了一场”^③；但在女儿静待死期直至死亡的这段时间里，王玉辉自始至终表现得冷血淡漠，不哭反笑，这样的举动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只有了解人物的思想才能理解他的行为。王玉辉的思想受到理学影响。“三纲五常、天理名分”不仅是理学家们誓死捍卫的真理，还是维持整个封建社会政治与伦理的基础，容不得半点质疑或任何退让。因此统治者极力提倡贞节孝义，各地的节妇烈女会被官方隆重表彰，政府拨款为她们建立贞节牌坊和“节孝祠”，旌表的妇女们都可以入祠，受到人们祭祀。这些节妇烈女的名字还将被载入正史和地方志。她的家族也会因此身价百倍，受人敬重。女性殉节是当时社会推崇的最崇高的死亡方式，所以王玉辉听说女儿要殉节，很支持她，因为“这是青史留名的事”^④；王玉辉在得知女儿死后，对妻子说：“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⑤理学的禁锢，使得人情变得如此淡漠，王玉辉的狠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受到社会主流思想的影响。吴敬梓在此揭示了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吃人本质。

然而王玉辉在女儿殉节后，却常常因为思念女儿而屡屡落泪，与之前冷漠无情的态度截然相反。当烈女入祠后，众人在明伦堂摆宴，请王玉辉上坐，“王玉辉到了此时，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⑥；在家看着妻子悲恸，心下不忍，于是出游，“一路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儿，凄凄惶惶”^⑦；“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⑧。处处点明王玉辉天良尚存，情感没有完全被理学剥夺。但通过王玉辉在女儿殉节时不哭反笑，与女儿入祠后屡屡落泪的表现，将封建伦理与人情的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第472页。

^②（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第472页。

^③（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第471页。

^④（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第472页。

^⑤（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第472页。

^⑥（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第474页。

^⑦（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第474页。

^⑧（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第474页。

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中塑造冒得官的形象时，同样赋予了他父亲的角色，也同样选取了一件关乎女儿贞洁的事情。冒得官本是一个长随，偶然在烟馆遇到了因裁撤营头而走投无路的军官毛长胜，花钱买下了他的奖札和饷知，从此投机钻营，最后在羊紫辰手下任护军右营的管带。谁知毛长胜的外甥也在冒得官军中，当众揭破了他的底细。羊紫辰查看冒得官的功牌、奖札、饷知后，发现他冒名顶替的真相。冒得官为了保住官位，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条万全之策，最后决定将太太生的女儿献给羊紫辰当姨太太。为了使这个计划顺利施行，冒得官在妻女面前上演了一场自杀的闹剧。“第二天绝早，也不及洗脸吃点心，急急奔到大太太住的公馆里敲门……小姐还没有下床，他这里已经从抽屉里找到烟盒子，顺手揭开盖，拿烟抹了一嘴唇，把烟盒往地下一丢，趁势‘咕咚’一声，困在地板上，喊道：‘我那里要吃烟！我是要寻死！我死了好等你们享福！’说完这句，便四脚朝天，一声不言语了。”^①太太、小姐慌了手脚，要给冒得官灌粪逼吐。“冒得官急了，拿手摆了两摆，挥退了家里的众人，一骨碌坐起，就坐在地板上”^②，开始编造羊紫辰要小姐当姨太太的谎言，还将这件事归因于小姐爱站门子上，还说只有这个办法才能救自己。冒得官一再逼迫她们同意，“拿袖子装着擦眼泪，却不时偷瞧瞧女儿……一见女儿应允，心上暗暗欢喜，便做出假欲呕吐之状，吊了几个干恶心，吐出了些白痰……又忙爬下替女儿磕了一个头……冒得官起来之后，在床上歇了一会，又吃了一点东西，便吩咐太太：‘快把女儿收拾收拾，论不定一说妥就要过去的。’说完这两句，独自一个扬长出门而去”^③。冒得官口口声声不肯将女儿给羊紫辰做小，要去寻死，可这一连串紧凑连贯的动作和急不可耐的态度出卖了他。献女保官其实是第二个太太的建议，他也曾极力反对过，可最终还是认为官职要紧，决定将女儿作为礼物献给上司。

冒得官为了达成目的，哄骗妻女说羊统领用官职要挟他；另一方面怕羊统领知道实情后不肯，特意托羊统领的心腹奴仆牵线。奴仆哄骗羊统领说，后门的母女两个都很不正经，母亲托他给女儿做媒，晚上就能成其好事，羊紫辰果然欣然赴约。第二天清早，羊统领起身后，“只见一个男人直僵僵的朝着房门跪着不动。那人低着头，亦看不出面

^①（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三十回，第349页。

^②（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三十回，第349页。

^③（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三十回，第351页。

貌。羊统领满腹狐疑，更是摸不着头脑。正在两难的时候，幸亏门外跪的人先开口道：‘沐恩在这里伺候老师。难得老师赏脸，沐恩感恩匪浅！’”^①羊统领这才认出了冒得官，“冒得官起来之后，又请一个安，说道：‘全仗老师栽培！’”^②主动将十七岁的亲生女儿献给“又粗又蠢的一个大汉”^③淫乐，还要跪谢羊紫辰赏脸，这一系列卑躬屈膝的巴结劲头令人作呕。但正因如此，冒得官保住了自己的官职。

冒得官道德沦丧，因对权力财富极度向往，不惜用亲生女儿的清白和幸福来换取，这样狠心的父亲也是世间少有。虽然他也有过挣扎与犹豫，但是最终自己的私心占了上风。冒得官利欲熏心，这肯定也与当时社会和官场的不良风气有关。只有了解冒得官的为人，才能理解他的一系列举动。

总之，在选取合适情节反映人物思想与心理方面，吴敬梓和李伯元两人都做得十分出色。区别在于吴敬梓的动作描写简明扼要，他往往能捕捉到人物某些动作画龙点睛，时常与周围人物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而李伯元的动作描写明显繁琐复杂，细致入微，紧凑连贯。

2.3.4 语言描写：文人化与世俗化

人物语言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方面。《儒林外史》与《官场现形记》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社会阶层广泛。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两部书的人物语言有很大的差异。

2.3.4.1 《儒林外史》：文人化

《儒林外史》的人物语言倾向于文人化，有很浓厚的书卷气。

人物语言倾向于文人化，主要原因有三个：

其一，《儒林外史》是文人创作的。吴敬梓生活与交友接触到的都是文人。吴敬梓出生于科举世家，他的祖辈、父辈都是读书人，治学严谨，在朝为官光耀门楣；他交往的朋友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名声在外。比如程晋芳，曾任职翰林院编修，担任《四库全书》总目协勘官。吴敬梓本人也自幼聪颖好学，具有渊博的学识，甚至还曾经成为南京的文坛盟主。如果不出意外，吴敬梓也会按照祖辈们的道路，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

^①（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三十一回，第353页。

^②（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三十一回，第353页。

^③（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三十回，第350页。

总之，不论他是通过观察与分析，还是依靠生活经验，他都能对文人们有比较透彻的了解。他在《儒林外史》中，通过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来表达对文人的理解，自然人物语言带有文人化的特点。

其二，《儒林外史》的主要读者是文人。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众人能认清八股取士制度对知识分子的茶毒，希望启发和唤醒被科举制度控制的知识分子。因此，《儒林外史》诞生之初，就无形中设定了读者群。

其三，《儒林外史》的描写对象是文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主要塑造的对象就是儒林中的人物。他们阅读圣贤书，语言自然也具有文人化的特点。吴敬梓的过人之处在于，虽然塑造的人物同属于文人群体，但是说话的口吻也各不相同，从中折射出人物独特的内心世界。比如，同样迂腐的文人，马二先生与王玉辉的人物语言又不相同，这都是由他们的不同的思想决定的。

马二先生劝导匡超人要致力于举业，并且给他讲了一番道理：“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①

这一席话是马二先生发自肺腑说出的，他认为这是人间至理，因此对匡超人谆谆教诲。可他居然将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概括为冰冷的“举业”二字，无视各个朝代文化思想的差异性，却只看到了各个朝代做官的途径。总之，他认为人生下来就应该为了当官做准备，要根据本朝的规定制举，这样才能做官。他将学习传统文化视作是一件功利机械的行为，并且认为本朝的八股取士制度极好，无视八股文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只关注到有机可乘，有技法可钻研。马纯上是个名声在外的八股选家，选本流传极广，他深深笃信科举制度的好处，并且也身体力行地推广八股文，号召更多的年轻人制举。这一番话不仅体现了他的迂腐刻板，更体现了他对举业的执迷不悟。一个热衷举业、迂腐死板的儒生形象跃然纸上。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十三回，第143页。

同样是迂腐的儒生，王玉辉的语言又与马纯上不同。王玉辉的三女儿死后，妻子哭晕了过去，王玉辉反到她的床前说道：“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他而今已是成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①女儿绝食之前和死后，王玉辉都有类似的言论。这与王玉辉的思想深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荼毒有关，也与当时官府引领全社会极度推崇贞洁烈妇有关。王玉辉正常的人类情感近乎泯灭，对于女儿的殉节明志，第一反应不是痛心，而是先想到青史留名。然而，他的良心终究未完全丧失，对女儿的去世也屡屡表现出痛心。作者塑造了一个深受“吃人的礼教”迫害却又内心迷茫的儒生形象，在他的身上，凸显了良心与礼教的冲突。

总之，文人们的话语腔调口吻虽然不同，但都符合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正如闲斋老人所说“篇中所载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②

2.3.4.2 《官场现形记》：世俗化

相比《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中的人物语言更世俗化，带有市井的烟火气。

人物语言世俗化，原因主要有两个：

其一，《官场现形记》的读者是市井中人。李伯元愤世嫉俗，在《官场现形记》中揭露腐败黑暗的官场，痛骂贪官污吏，目的是激发广大群众对官员的憎恨厌恶之情。由于读者的文化素质不高，所以才华横溢的李伯元也不惜降低艺术水平来迁就读者，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人物语言也由此带有世俗化的特点，有时甚至接近于俚俗。

其二，《官场现形记》塑造的人物大多素质低下，品行不端。在李伯元所处的时代，清政府由于屡次赔款，国库亏空。清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充盈国库，大开纳费之例，所以有大量的官员通过异途进入官场。而这些官员们大多文化素质低下，语言自然浅显通俗，甚至是粗俗。比如黄三溜子不懂规矩，面见上司时甚至直接问道：“大人贵姓是傅，台甫没有请教？”^③上司让他写履历，但他没有文化不会写字，只能借故推辞，说道：“职道在路上吹了点风，这两天手上有些毛病，不能拿笔。”^④谈话结束后，上司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第472页。

^②（清）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见载于《卧闲草堂批评本·儒林外史》，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页。（下文均使用此版本。）

^③（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十九回，第212页。

^④（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十九回，第213页。

起身送客，黄三溜子不懂规矩，还要回身说道：“请大人留步，大人送不敢当”。^①黄三溜子的言语中处处体现他的外行与无知。

人物语言的粗鄙，能突出人物形象的齜齜丑陋，品行不端。《官场现形记》里群魔乱舞，作者对这些人物毫无同情可言，他穷形极相地表现人物的恶行，将愤慨诉诸于笔端。而人物语言其实也是人物的自我暴露，能让读者产生更深的厌恶之情。比如在第十七回中，单逢玉与魏竹冈商量敲竹杠的对策时，肆无忌惮地谋划。“敲竹杠”其实是敲诈勒索的一种形象的说法，但他们仿佛将这种无耻恶劣的行为视为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不以为耻，反而引以为傲。两人的对话粗鄙直白，令人厌恶。单逢玉说：“现在的人总是过河拆桥，转过脸就不认得人的。等到你有事去请教他，他又跳到架子上去了。以我之见：现在倒不如趁此机会想个法子，弄他点好处，我们现到手为妙。等到好处到手，我们再送他万民伞。”^②魏竹冈听了诧异道：“怎么这件事情还有什么好处在内？兄弟敲竹杠也算会敲的了，难道这里头还有竹杠不成？”^③两人经过一番交谈后，魏竹冈有些踌躇，说：“不瞒老哥说，下头的竹杠小弟是敲惯的。我们这些敝相亲见了小弟都有点害怕，还有乡下人，也是一敲就来。人家骂小弟鱼肉乡愚，这句话仔细想来，在小弟却是‘当仁不让’。”^④单逢玉对敲竹杠这件事十分上心，甚至洋洋自得地说：“只要有本事会敲，一敲下去，十万、八万也论不定，三万、五万也论不定……要弄一笔大的。就是人家说我们敲竹杠，不错，是我的本事敲来的，尔其将奈我何，就是因此被人家说坏名气，也还值得。”^⑤在两人口中，“敲竹杠”竟然也成为一种谋生的本事。似乎还成了一门学问，两个人能互相切磋技巧。两人的语言粗鄙世俗，这不仅能暴露市井中人的文化素质，还能将他们卑鄙无耻的灵魂直接曝光。

总之，作者通过人物世俗化的语言，揭露了一批无耻之徒齜齜丑陋的嘴脸。

2.3.5 人物命名：自然含蓄与暴露直白

读者最先接触到的是人物的姓名，这是每个人物都具有的重要独特的符号。姓名寄

^①（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十九回，第213页。

^②（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十七回，第179页。

^③（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十七回，第179页。

^④（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十七回，第180页。

^⑤（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十七回，第181页。

托了命名者诸多的美好祝愿，人们应格外珍惜。在文学作品中，姓名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有一定的帮助。

2.3.5.1 《儒林外史》：自然含蓄

众多人物在吴敬梓的笔下诞生，每个人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他们的身上必然寄托着作家的态度与思想。《儒林外史》中有名有姓者一百多个，人物的姓名也能透露出作家的所思所想。总体看来，吴敬梓的命名风格自然含蓄。

吴敬梓赋予书中人物的名字，比较贴合他们的经历或是品德。比如小说一开篇便出现了两位老童生——周进和范进，想要破解“二进”的姓名寓意，需要结合他们的糟糕处境。周进六十多岁还不曾进学，没少遭受众人的白眼和挖苦讽刺，周进何尝不想扬眉吐气；连他亲身辅导的学生都能中学，作为老师的周进怎能不心急如焚。而范进的情况跟周进相仿，都是家徒四壁的落魄童生，在遇到周进之前已经考过二十多次，范进的岳父胡屠夫因此屡屡在言语上轻慢他，就连范进中了秀才之后打算考举人，胡屠夫仍然斥责他痴心妄想。对于他人的恶意，范进一直逆来顺受，不作反抗。落魄童生的命运只有通过科举扬名才能改变，“进”字一方面暗示了两个知识分子对中第的热切期盼，另一方面也预示了他们得以仕进的命运。又比如说虞育德，是杜少卿等贤人群体中的领袖。他才情极高，为人正派，乐善好施，被朝廷委任为国子监博士。他是迟衡山口中的“圣贤之徒”^①，也是众人眼中的真儒，所以得以担任泰伯祠的主祭。圣贤们作出的良好表率，能引领民众逐渐改善社会的风气。“育德”二字似乎象征着当今社会道德的缺位，寄托了作者呼唤礼教与道德归位的美好期盼。

“谐音法”是古代小说十分常用的命名方法，利用了同一读音对应多个形义不同汉字的特点。作者假借此字之声音，以他字覆盖住此字。读者可以根据人名相同或相近的发音，结合小说的情节展开合理地联想，只要认真思考必定能快速破解其中的奥妙。运用谐音法命名还有一种情况，即人名和谐音是同样的字，但因过于直白，在小说中较少出现。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小部分人物运用了“谐音法”命名，如王仁（亡仁）、王德（亡德）、卜诚（不诚）等等。王仁、王德两兄弟是严监生妻子王氏的哥哥，两人身为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第356页。

廩生，整日读圣贤书，却忘恩负义，毫无德行。严监生对这二人极其照顾，每到科举年就赠予他们参加考试的盘缠，王氏去世后留下的银子也分给他们一份。严监生去世后，严贡生自作主张将自己的二儿子过继给严监生的继室赵氏，企图侵占弟弟的遗产。赵氏请王氏兄弟商量，王仁兄弟也不以为意，忙着参加作文会去了；在家族会议上，王仁两兄弟“坐着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总不置一个可否”^①，在族长给汤知县写覆呈时，王仁、王德也不肯列名。严监生对王氏兄弟可谓有情有义，可他们二位对严监生却“无仁无德”。王氏兄弟的姓名能体现出作者的道德评价，显而易见，作者的态度是否定的。

吴敬梓注重命名的文化内涵，《儒林外史》的人物命名富有文化意味。他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熟读《四书》《五经》，《儒林外史》中许多人物的姓名都可以从中找到依据。据刘红军在统计，“《儒林外史》人物命名直接典出《四书》《五经》的就有近四十人”^②。比如“二进”取自《中庸》，“二严”取自《论语》。看似信手拈来的姓名，实则蕴含着吴敬梓的深意。从中也可以体会到，吴敬梓的命名风格是含蓄隽永、耐人寻味的。但是他并不刻意将每个人物的姓名都赋予寓意，因为相比人物命名，吴敬梓更注重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来塑造形象，他只是把人物命名作为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补充手段。

总体看来，作者在人物命名方面花费的心思不算多，多数人物的命名都比较自然随意。作者对人物姓名进行模糊化处理，防止读者做出过度解读。这种选择可能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吴敬梓生活在文字狱频发的时代，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吴敬梓作为笔耕不辍的文人，自然要格外提防文祸的发生。

2.3.5.2 《官场现形记》：暴露直白

显而易见，《官场现形记》的作者在人物命名方面花费的心思要比《儒林外史》更多。但像《官场现形记》这样，绝大部分的名字都有一定的寓意，这样的情况实属罕见。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作者对他们的名字精心设计、量身定做。文本中的谐音寓意，是叙事者情感的体现，寄托着叙事者对人和事的主观评价，是介入的间接体现。观察《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中的人物姓名便可发现，《儒林外史》中的姓名以中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六回，第74页。

^②刘红军，《〈儒林外史〉人物命名来源考》，见载于《学术交流》，2016年，第12期，第192页。

性或是褒义为主，吴敬梓往往通过姓名和人物品行的反差突出讽刺意味；《官场现形记》中的姓名绝大多数是贬义的。李伯元的命名风格暴露直白，他的命名与人物经历或是品行高度符合，读者一眼望去便能破解姓名的寓意。这些人名有些可以揭露人物卑鄙无耻的品格。如夏武义（无义）、时筱仁（是小人）、贾筱芝（假孝子）、随风占（随风转）、贾世文（假斯文）、梅颍仁（媚洋人）等。有些可以暗示人物的命运，如赵温（遭瘟）、盖道运（该倒运）等。本文以前两个名字为例。

在第二十八回《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中，出现了一个名叫“夏武义”的差官，因排行第十被称为“夏十”。他在广西舒军门手下当差已久，后来舒军门被连参数本，罪名是克扣军饷、纵兵为匪等二十多款。朝廷降职革职，命人将他押解来京，夏武义也一路跟随进京。但是他自舒军门失势后就一直想另觅高枝，到京以后也不管军门死活，一应事物都彻底撒手。

舒军门曾经保举过时筱仁，他也怕被此案牵连，一直不敢露面，匿迹销声。夏十听说他广有钱财，就想投奔他。夏十将舒军门的所作所为都告诉了时筱仁，这其中包括参本上没有的劣迹。夏十编造了许多假话，甚至还将太太骂时筱仁忘恩负义的事情也告诉了他。时筱仁将这些情报都用纸笔记录下来，还想请他作证告发舒军门，以此表明自己不是同党。书中描写了时筱仁的心理活动，道：“他现在已是掉在井里的人，我怕他不死，还要放块石头下去，究于良心有亏。”^①时筱仁所说的这块石头就是“夏十(下石)”，回目中的“有心下石”就是指此事。夏十(下石)忘恩负义，是个彻头彻尾的叛徒，所以夏无义取“无义”之音；时筱仁通过告发他人洗脱自己的罪名，行为卑劣，是个十足的“小人”。比如上文的这个例子涉及到的夏武义（无义）和时筱仁（是小人），通过谐音联想，就能清楚地感受到作者对于他们的鄙夷态度。

作者为人物命名，往往寄托了作者嘲讽、谴责等感情。李伯元的讽刺情感比吴敬梓更加暴露直白，这一点也清楚地体现在命名风格中。但读者需要注意，《官场现形记》中出现了三百多号人，并非所有的人名都是作者精心设计的，也并非所有人名都富有寓意，切记不要牵强附会，应当实事求是地剖析和研究。

总之，《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都将人物命名作为品评人物的一种手段。当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二十八回，第319页。

“人如其名”时，姓名本身就能表明作者的真实态度；当人物的品行与姓名不符时，更能加深作品的讽刺意味。

综上，本章主要对《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的人物群像进行比较。两书都塑造了大量性格各异的人物，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级，也因此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由于讽刺的重心和作者身处时代不同，所以主要人物分类和人物设置也存在很大差异。在人物性格方面，两书也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儒林外史》的人物性格具有变化性、复杂性的特点，塑造同类型人物时侧重差异性；而《官场现形记》的人物性格具有稳定性、单一性的特点，塑造同类型人物时侧重共性。本章从肖像描写、心理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和人物命名五方面，对两书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进行分析，其中，两书在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和人物命名方面各有侧重，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人物是小说的灵魂，通过对两部书人物群像的分析对比，深刻体会到两部书讽刺风格的巨大差异。

第三章 叙事艺术的比较

3.1 叙事结构

吴敬梓运用了一种集锦式叙事结构，鲁迅曾在评价《儒林外史》时描述这种结构的特征：“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见娱心，使人刮目矣。”^①很明显，《官场现形记》沿袭了《儒林外史》的集锦式结构，但鲁迅却对《官场现形记》的结构表示不满：“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②虽然两书结构类似，但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评价显然更高，他将《儒林外史》的结构形式称为集诸碎锦，却将《官场现形记》的结构形式称为话柄联缀。虽然这种结构受到众多学者的诟病，但它却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容量，可以将数量繁多的人物和故事联缀到一起，具有传统章回体小说难以比拟的便利性。虽然两本书的时空脉络不同，但都涵盖了极为广阔的社会现状。《儒林外史》采用纵向的叙事脉络，涉及一百多年的人、事、物，时间跨度很大；而《官场现形记》没有明确的时间脉络，横向蔓延，涉及了社会各个阶级的人物。也可以说，作者想要表现的广阔内容决定他必须采用一种便利的叙事结构。

3.1.1 《儒林外史》：匀整严密

《儒林外史》的目的不是塑造人物形象与凸显人物性格，而是探寻人物形象折射出的社会心理。作者希望读者能够剖析人物的人生观、价值观，审视他们的精神境界与生活状态，思考知识分子的前途命运。

《儒林外史》主要分为楔子、正文和尾声三部分。楔子和尾声部分塑造了五个正面人物，王冕与市井四客。通过首尾五个人物的生活状态与精神境界，构成了正文反面人物的正面参照系统。

^①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第138页。

^②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第182页。

在楔子中，作者塑造了一个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王冕。王冕出身于穷苦人家，因父亲英年早逝，王冕只读了三年书就开始放牛养家，他利用放牛的闲暇时间自学绘画，成为诸暨县有名的画家。时知县将他的画作献给上司危素，危素盛赞画作，想结交王冕，知县立即派人去请。王冕不但不去，还说出一番道理来：“假如我为了事，老爷拿票子传我，我怎敢不去？如今将贴来请，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愿去，老爷爷可以相谅。”^①时知县只好自己亲自去请，王冕闻知立即躲避，知县无功而返。王冕怕自己会有麻烦，第二天就离家去外地谋生，直到半年后才归家。自此他每日吟诗作画，奉养老母。多年后，吴王曾问策于王冕，之后吴王建立明朝，颁布了新的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王冕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②作者痛恨八股取士制度，于是借王冕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事实证明，不问文行出处果然成为众多知识分子制举的弊病。当日王冕夜观天象，只见贯索犯文昌，于是说出“一代文人有厄”的预言。这句话是对本书内容的概括总结，预示将有众多知识分子遭受科举制度地迫害。后来吴王要征辟王冕入朝为官，王冕闻风隐居在会稽山，最终得病去世了。

王冕是个不屑富贵功名的清高知识分子，身怀绝技，自食其力；不慕荣华，不攀附权贵，甘心过平淡自在的生活。作者将心目中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安排在开篇，相当于树立了一个丰碑，读者会自动将之后出现的人物与王冕进行对比。

正文主体出现了众多人物，但并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角，但在某个具体情节中，会有一个或几个人物出现，充当某个阶段的主角。本书人物繁多、头绪复杂，但即便如此，作者将自己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小说内在的结构，使人物群体内部产生联系、环环相扣，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吴敬梓的时代，知识分子读书只为做官，忽视了知识真正的价值。长久以往，知识分子变成了人情淡薄、迂腐乏味、愚昧无知之人。作者“机锋所向，尤在士林”^③，从知识分子的遭遇入手，还原了整个儒林群体的状态。

正文的第一部分是从第二回到第三十四回。主要描写了被科举制度毒害的一批知识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一回，第7页。

^②（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一回，第13页。

^③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第137页。

分子，他们被功名利禄引诱，一心只想做官或是获取荣华富贵。以“二进”、“二严”、马二、匡超人等人为主要塑造对象。

第二部分是第三十一回到第四十六回。在这部分，主要描写的是不受八股取士制度束缚的真儒。作者塑造了众多正面人物，与第一部分的人物形成了鲜明对比。这部分的代表是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等人。这些知识分子具有高尚的情操和远大的理想，他们想以一己之力与整个社会抗争。这部分可以视为重建礼乐社会的尝试，他们期望通过追忆与祭祀先贤，改变人们的麻木不仁与冷漠无情。众人筹措巨资建造了庄严华丽的泰伯祠，并且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祭祀典礼，轰动一时。但因真儒们陆续散去，泰伯祠很快就凋敝荒芜了。祭祀先贤是这一部分的高潮，同时也是全书的最高峰。紧接着奏凯青枫城是又一个高潮。萧云仙少年英才，智勇双全，在攻打青枫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役结束后，萧云仙在此驻守四年，监督筑城，招集流民进城居住，指挥百姓建水利，鼓励开垦荒地。萧云仙造福一方百姓，功德无量，可朝廷却认为他浮开银钱，反倒追逼了七千多两。虞育德的离开，标志着贤人们开始退出历史舞台。而三山门送别预示着重建礼乐社会的理想终将破灭。

第三部分是从第四十七回到第五十四回。在这部分，社会礼崩乐坏，吏治腐败，于是作者塑造了一批热衷功名的科场人士和假名士形象。第四十八回中，王玉辉来到南京，往日的贤人已经四散，泰伯祠彻底荒废了，到处都是灰尘。这标志儒士们重建礼乐社会的尝试彻底失败了。

尾声是第五十五回。此部分出场了四个奇人，季遐年会写字，王太会下棋，盖宽会绘画，荆元会弹琴。他们虽身怀绝技，但都不慕名利，自食其力，隐身于市井中，这正是吴敬梓向往的理想生活。盖宽与邻居老爹游览泰伯祠，看到泰伯祠的大殿崩塌了一半，门也倒了一扇，五间楼全塌了，当初收礼器的柜子也不见踪影。老爹回忆起当年祭祀大典的热闹景象，更加令人伤感唏嘘。不知不觉间，杜少卿、虞育德等贤人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所作的努力也随风而逝了。但四大奇人的出现，重新燃起了人们建立礼乐社会的希望。

《儒林外史》自问世以来，它的结构就受到专家学者的诟病，但部分言论未免过于苛责。虽然《儒林外史》未设置贯穿文本始终的主角和主干情节，看起来人物众多、头

绪复杂，但人物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文中也反复出现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泰伯祠。作者尽可能多地塑造不同阶级和不同性格的人物。通过作者的笔触，读者可以了解到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生活境遇，也可以对当时的社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鲁迅也对《儒林外史》的集锦式结构有些微词，但他仍然承认这种结构具有可取之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①

作者对负面人物进行讽刺，期待他们及时醒悟；对正面人物高度赞扬，希望他们改进社会风气，从而引导人们珍惜美好生活，获得精神上的满足。然而这些人的表现令作者失望，负面人物继续沉沦，世风日下；正面人物无力扭转局势，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作者只能寄希望于市井中人，再次找寻出路。作者将这种哲学思想融入到小说中，使楔子、正文与尾声三部分自然熔铸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总体来说，《儒林外史》的叙事结构散中有聚，匀整严密。这种多层次、多侧面的设置安排，使全书的结构具有整体性和立体感。

3.1.2 《官场现形记》：松散单薄

集锦式结构是晚清小说普遍采用的一种叙事结构，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主要是受《儒林外史》的影响。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解释道：“《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②

除了刻意模仿《儒林外史》外，《官场现形记》的结构还受到了报刊连载的影响。早期报刊连载长篇小说，刊印篇幅不以章回段落为准，而是以版面大小为准，难免会出现语气未完便戛然而止的情况；而每期报刊的出版时间间隔较长，甚至要等上数月才能阅读下一部分，读者往往早已忘记了之前的内容，所以读者的阅读体验并不好。为了消除这种弊端，报刊商人们刊载小说的篇幅以“回”为准，每次刊载一回至数回不等；而小说家在创作时，也要考虑连载的因素，必须精心设计每一回的故事，即使读者不清楚

^①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第138页。

^②胡适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载于《胡适文存2最新修订典藏版》，第201页。

前一回的内容，对阅读的影响也不大。晚清小说家们往往同时在不同刊物上连载小说，而且大多是一边创作一边刊载。多部小说同时进行构思与创作，作家们只能保证某一回的情节相对完整，但是从小说整体来看，常常出现前后脱节、文思不连贯的毛病。李伯元在连载《官场现形记》时，还同时连载了《文明小史》《活地狱》等多部长篇小说。李伯元既要运营多家报刊，又要进行大量创作，所以花费在《官场现形记》上的心力有限，自然也没有时间对结构进行精心地安排。下文将对《官场现形记》的结构进行详细地分析。

《官场现形记》模仿《儒林外史》的痕迹十分明显。两部书的开篇都是从一个乡下应举的小人物写起。《儒林外史》开篇便叙述了周进仕进的过程，而《官场现形记》的开篇讲述了农村学子赵温中举后成为中书的发迹全过程。但不同的是，吴敬梓抓住了周进的灵魂，在情节方面选取表现人物本质的事件，因此作品开篇便塑造出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而李伯元对赵温的描写如蜻蜓点水，毫不深刻，既不能表现八股取士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戕害，又不能反映科考出身官员的基本特征。总之，赵温的形象苍白无力，作者成功塑造的人物形象虽然不在少数，但是在赵温等几个开篇形象的塑造上，并没有做到先声夺人。

《官场现形记》的叙事随心所欲，如奔腾的河水顺流而下。人物走马灯似地出现，往往由上一个故事中的某个人物引出另一个故事，大多数情况是一个官员去某地任职，从而引出另一个官场的故事。书中人物往往不再按照正反阵营来划分，而是按照官场地域来划分。本书开篇从一个乡下财主家庭出身的赵温写起，赵温中举后花钱捐了一个中书，由此入手开始讲述陕西官场的故事。第一回到第五回讲述陕西官场的故事，这一部分的主角是黄道台、何藩台、大荷包和三荷包。山西因水旱开办赈捐，三荷包捐了知州，后出任山东莒州知州，由此引出了山东官场。第六回到第十回主要讲述山东官场的故事，期间陶子尧去上海买机器，引出了在江苏和上海发生的故事。此部分的主角是陶子尧、胡鲤图。周因是山东的试用府经，浙江巡抚奏调他到浙江任职，周因又引出了浙江官场。第十一回到二十三回讲述了浙江官场的故事，此部分的主角是周因、胡统领、傅理堂等人。贾润孙进京引见，拉拢人脉，因此第二十四回到第二十八回集中讲述北京官场的故事，此部分的主角是贾润孙、黄胖姑、时筱仁等人。余小观被保举为道台，到江南赴任，

因此第二十九回到第三十六回主要讲述江南的官场故事，其中还记叙了山西荒年，阎佐之放款一事。这部分的主角是余蔭臣、羊紫辰、冒得官、申义甫等人。唐二乱子随班引见，赏了四品衔，前往湖北赴任，从而引出湖北官场。第三十六回到四十五回主要讲述湖北官场的故事，主角是湖广总督湍多欢、阿土、瞿耐庵等人。第四十六回到五十二回，主要记叙了童子良被派为九省钦差，到江南各省查案一事，由此引出多省官场，此部分的主角是童子良、卜琼名、施步彤、刁迈彭、尹子崇等人。第五十三回到第六十回，主要揭露了中国官场媚洋的风气，讲述了官员们与洋人交际的故事。这部分的主角是文明、梅颯仁、萧长贵、傅博万、窦世豪等人。本书以病人的噩梦结尾，病人梦见自己走入深山，山中尽是一些恶兽，他梦醒后对众人复述：“无奈遍山遍野，都是这班畜生的世界，又实在跳不出去”^①。病人后来梦到一群人正在校对一部书，书分为上下两部，因失火烧毁了下部教导官员做好官的教科书，只存留了上部专门指摘官员们坏处的书，由此直接点明书中没有一个好官。

通过比较可见，《儒林外史》虽然“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俱起，亦与其俱讫”^②，但整体布局匀整严密，蕴含了作者的哲学思想，并且文中三次出现“泰伯祠”这一明显的逻辑线索，它的建成、颓圮与崩塌象征了重建礼乐社会的理想从复兴到彻底破灭的全过程。《官场现形记》虽然极力模仿《儒林外史》的结构，但是李伯元对《官场现形记》缺乏全局地把握，没有找到一条具有内在逻辑性的纽带。李伯元的思想深度也逊于吴敬梓，他没有认识到封建制度的腐朽，仅仅是把官吏腐败的原因归纳为“千里为官只为财”^③。书中出现的官吏不论大小，也不论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官场，他们都将赚钱作为终极目标；官员们对于利用官职谋财的龌龊想法没有丝毫避讳，大家心照不宣。这句谚语在书中反复出现，成为本书的线索，将文中众多的人物和故事串联起来，但是人物与故事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除此之外，吴敬梓按照自己的逻辑，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正反两个阵营的人物，由于正面人物势微，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反面人物炙手可热，但四客的出现使正面阵营的复兴仍有一丝希望。《官场现形记》一书塑造了清一色的反面人物，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毫无遮拦地痛斥当今世道上

^①（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六十回，第737页。

^②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第138页。

^③（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二回，第11页。

的官员都是畜生，无一个好人。由于本书人物全部是负面人物，缺乏像《儒林外史》中设置的正面参照系统，这在结构上表现为单调和单薄。

总体来看，《官场现形记》的结构松散单薄，各个故事之间缺乏内在联系。但如果李伯元想继续联缀贪官污吏的故事，这本书可以无限续写下去。正因如此，本书可以无限拓宽空间，尽可能多地暴露官场的腐朽与社会的黑暗，为读者展现更广阔的社会画面。如果说《儒林外史》描绘的世界还有一丝光明与希望，那么《官场现形记》描绘的世界一片黑暗，令人压抑窒息。

3.2 叙事模式

任何叙事文学作品基本都具备故事与叙事者两个要素。“叙事模式是叙事者与故事之间关系的类型。叙事者要向读者展开情节，描叙人物，并对小说世界的种种作出情感的、道德的、思想的、政治的等等价值判断，总是要采用某一种叙述的方式。”^①

3.2.1 叙事人称

叙述故事，首先遇到的便是人称问题，即以什么身份来讲述故事。可以采用第一人称或是第三人称叙事。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区别在于“二者与作品塑造的那个虚构的艺术世界的距离不同。第一人称就生活在这个艺术世界中，和这个世界中的其它人物一样，他也是这个世界里的一个人物，一个真切的、活生生的人物，而第三人称尽管也可以自称‘我’，但却是置身于这个虚构的艺术世界之外的。”^②这两类与艺术世界的距离不同，从而反映出的叙述动机不同。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叙事动机往往源于内在的生命冲动，出自情感需要和现实经验；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叙事动机往往出于审美的需要。

第三人称叙事是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的基本模式，作者在书中不担任角色，不需要在任何情节中出现。他是故事的局外人、旁观者，他的任务就是叙述故事的发生、发展和完结。《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的作者讲述故事时均使用了第三人称叙事。

第三人称叙事可以让作品中的艺术世界与作者拉开距离，减少读者阅读文本时对作者经历的联想。如《儒林外史》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方式也是因为不愿自我暴露给众人留

^①石昌渝著，《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44页。（下文均使用此版本。）

^②罗钢著，《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下文均使用此版本。）

下口实，从而遭受文字狱的迫害，这种传统的叙事方式也可以避免吴敬梓投入过多的主观情感。第三人称与艺术世界的距离较远，所以叙事者能更加客观地审视、理解人物，对人物思想做深刻剖析。但因叙述者可以化身为无所不知、升天入地之人，也使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主观色彩，所以容易犯违反现实、主观臆造的毛病。

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这本身就为叙事提供了方便，能展现丰富的生活画面。这两本书均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可以使在叙事时，站在一个居高临下、俯瞰全局的高度，对本书情节的铺展有全局、整体的掌控力。第三人称可以摆脱时空的限制，轻易观察到被讲述对象的方方面面，能表现性格各异的人物，讲述复杂纷乱的故事，展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叙事者掌控着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的走向，这样的叙述是自由的、全知全能的。

对于读者来说，第三人称叙事可以让读者与虚构的艺术世界保持距离，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文本品头论足。“从叙事的时间距离来看，第一人称叙事可以是即时的，而第三人称叙事则必须是事后的。”^①因为第三人称叙事时，故事已经发生，读者不至于像读第一人称文本那样局促和紧张，此时的读者与叙述者一样拥有对书中人物品评的权力，既居高临下又超脱。

《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这两本小说都涵盖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与复杂的事件，人物活动空间广阔，以第三人称叙事能更好地应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

3.2.2 客观叙事与主观叙事

“在作者、故事和读者的关系中，作者可以不隐蔽自己，在叙述中出头露面进行解释和评论，使读者在接受故事的同时始终感到有一个讲述者的存在。这是主观叙述。另外的一种方式是将作者把自己隐藏起来，将故事按照生活实际发生的样子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者在接受故事的时候忘记了有一个叙述者的存在。这是客观叙述。”^②主观叙述是白话小说常见的叙事方式，这与白话小说来源于民间艺术“说话”有关。“说话”艺人们在勾栏瓦舍等人群聚集的地方表演，与下层民众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由于演出环境嘈杂、听众文化水平不一，艺人们需要时刻调动听众的积极性，在故事发展的重要关节，还会用一些套语提醒“看官们”注意。艺人们在讲述故事时，会事先对书中的人物有一个情

^①罗钢著，《叙事学导论》，第170页。

^②石昌渝著，《中国小说源流论》，第47页。

感判断，并在讲述故事时灌输给听众。因此，“说话”艺人们的叙事属于主观叙事。

最初，“说话”艺人传唱故事一般都是通过口耳相传，后来随着“说话”的品目增多、内容加长，以及书写、印刷条件的改善，开始出现说话艺人讲说故事的底本，即“话本”。后来文人们模拟“说话”艺人的语气讲述故事，创作了“拟话本小说”，将“说话”艺术从勾栏瓦舍搬到了书本中。艺人们在长期的表演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的表演流程，产生了一些套语，如“花开两朵，单摘一枝”等。话本小说家们也有意学习艺人们讲述故事的方式，除了说话的腔调和套语外，还因袭了“说话”艺人主观叙事的方式。

李伯元为了宣传新思想，使民众们容易接受，在《官场现形记》中采用主观叙事的方式。叙事者从不“隐身”，始终模仿说书艺人的口吻，称呼读者为“看官”，屡屡直接出面提醒读者应该注意的细节，随时把需要补充的内容告诉读者。不仅如此，叙事常常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往往是嘲讽厌恶的态度。叙事者毫不隐藏这种激愤难当的情感，故事讲到兴奋处，便突然跳出，说出一些戏谑嘲讽的话语。《官场现形记》中也遗留了话本小说的格式，每一回用“却说”、“话说”开头，文中充斥着“闲话休题”、“但见”、“且说”、“原来”等说书艺人常见的口头语，回末保留“要知所为何事，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因此，读者们在阅读时，始终能体会到叙事者的存在，他经常停止叙事插入对人物或是事件的评价，毫不隐瞒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读者们不用思考，能轻易接受作者的思想。总之，主观叙事使读者在阅读时无法忽视叙事者的存在，也无法屏蔽叙事者的情感导向。

《儒林外史》的叙事模式与《官场现形记》有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纯粹客观叙事的作品十分罕见，全篇的开头结尾以及章回的开头结尾，作者免不了要抛头露面，吟几首入话诗，模仿《史记》太史公的方式作一点评论，但只要故事进行中作者不出来打岔，这样的作品就可以承认它是客观叙事。”^①《儒林外史》的情况完全相符。吴敬梓认识到模拟“说话”艺人讲述故事的诸多弊端，如叙事者时常出现，会影响叙事的节奏；文中的套语毫无新意，只会使叙事死板乏味等等。因此寻求突破，努力跳出话本小说的格式束缚，大大简化话本小说的格式。在《儒林外史》中，叙事者仅在每回的开头和结尾短暂出现，比如每回开头用“话说”二字承上启下，之后再叙述本回情节；

^①石昌渝著，《中国小说源流论》，第49页。

回末引用一首四句短诗和“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激发读者继续阅读的兴趣。绝大多数情况下，《儒林外史》的叙事者一直“隐身”，绝不会在故事进行时打断情节的发展，在叙事时也不轻易发表议论或补充说明。作者将事件原原本本、完完整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现实生活仿佛自然而然在读者面前演绎。读者在阅读文本时，如果不看每回的开头、结尾，甚至会忽视叙事者的存在。任何一部小说都蕴含了作家的感情倾向，吴敬梓虽然不像李伯元一样让叙事者直接评论，但他会运用一些方法将这种倾向隐藏在文本中，读者只有仔细体会才能发觉。其实读者认真思考后产生的情感受到了作者的诱导，这也是作者有意为之，但读者却认为这是真实感受。这种叙事模式使叙事更加客观，所以本文将《儒林外史》视为客观叙事。

叙事的主观、客观还与观察主体有关，第三人称叙事使文本在观察视角的选择上更加自由，既可以选择叙事者为观察主体，也可以选择书中人物为观察主体，灵活多变。结合《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的情况可知，两部书主要选择了叙事者作为观察主体。叙事者对事件和人物的展示程度有决定作用，什么时候将故事完结、什么时候引入下一个人物、哪些情节可以被叙述，这些都由叙事者主持；模仿说书艺人的口吻讲故事，也是观察主体为叙事者的重要特点。除此之外，这两部小说还运用不少篇幅指定书中人物作为观察主体进行叙事。以叙事者为观察主体最为常见，比较难得的是作者愿意将话语权暂时交给书中人物，由他们叙述眼中所看到的事物。

比如《儒林外史》第二回有一段文本就选择了周进作为观察主体进行叙事：“周进吃过午饭，开了后门出来，河沿上望望。虽是乡村地方，河边却也有几树桃花柳树，红红绿绿，间杂好看。看了一回，只见濛濛的细雨下将起来。周进见下雨，转入门内，望着雨下在河里，烟笼远树，景致更妙。这雨越下越大，却见上流头一只船冒雨而来。那船本不甚大，又是芦席篷，所以怕雨。将近河岸，看时，中舱坐着一个人，船尾坐着两个从人，船头上放着一担食盒。将到岸边，那人连呼船家泊船，带领从人，走上岸来。周进看那人时，头戴方巾，身穿宝蓝直缎，脚下粉底皂靴，三绺髭须，约有三十多岁光景。”^①

通过“望望”、“望着”、“却见”、“看时”、“看那人”等一系列的词语，再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二回，第22页。

三交代以上所有事物都是通过周进眼睛观察到的，寄托的是周进的情感。通过周进的视角，读者们看到雨中的树、河、船、人，感受到了周进对雨中村庄的赞美，如“间杂好看”、“景致更妙”都能传达出他观赏雨景的欣喜。吴敬梓叙事力求客观，而选择书中人物的视角观察，也能增强叙事的客观性。

在《官场现形记》中，观察主体也时常转换为书中人物。比如“当下邹太爷回得家中，也不同太太说话，就掀开箱子乱翻，翻了半天，又翻不出个甚么来。太太问他也不响。后来被太太看出苗头，晓得他要当当……邹太爷也无心管他，只是满屋里搜寻东西。后来从床上找到一个包袱，一摸里头还有两件衣服，意思就要拎了就走。被太太看见，一把拦住。”^①这段文字就是先通过邹太爷的视角，寻找典当的东西；又通过太太的视线，写邹太爷到处乱翻，点明这一切都在太太的视线内。之后，邹太爷拿衣服典当，又写出柜上朝奉眼中的邹太爷；邹太爷拿钱买礼品送礼，又写出王道台管家眼中的礼品；最后写到邹太爷托管家和周老爷办事，以邹太爷的视角看管家和周太爷：“先是管家碰了钉子出来，便气愤愤的走到自己屋里，正在那里没好气。邹太爷看见气色不对，手里捏着一把汗，心里在那里叫苦。后来停了一会子周老爷出来，拿信交给了他，说明原委。”^②这一路写来，利用不同的人物视角叙述事件，事件也在观察主体的不断转变中向前发展。两部小说的作者运用人物的观察视角可以让叙事更加灵活，突出人物的内心体验，也使得两部小说的叙事都更加客观真实。

总体来说，《官场现形记》全文始终模仿“说话”艺人的口吻叙事，比《儒林外史》受话本小说的影响更多，叙事者出现的次数也更多。《儒林外史》主要采用客观叙事，而《官场现形记》主要采用主观叙事。而两部小说均采用书中人物的观察视角来叙事，增强了叙事的客观真实性。

3.2.3 全知叙事与限制叙事

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对全知叙事和限制叙事分别做出解释。全知叙事是指“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有权利知道并说出书中任何一个人物都不可能知

^①（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十一回，第105页。

^②（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十一回，第108页。

道的秘密”^①；限制叙事是指“知道的和人物一样多，人物不知道的事，无权叙说”^②。

《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这两部书篇幅较大，包含的人物和串联的情节众多，所以作者选择从无所不知的角度进行叙述，这便于有条不紊地安排人物和情节，也有利于将更广阔的社会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叙事角度因袭了“话本小说”中全知全能的“说书”艺人的叙事角度。叙事者无所不知，知晓人物和事件的过去和未来，也知道人物私密的交谈与隐秘的想法。

这两部书都曾对人物的心理进行细致地描写。《儒林外史》在这部分运用的篇幅较少，但也稍有涉及，叙事者在第一回中就多次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王冕在放牛时突遇大雨，欣赏到了雨过天晴之后的美景，湖里有十来枝娇艳欲滴的荷花，触动了他学习绘画的想法。他想：“古人说，‘人在图画中’，其实不错。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把这荷花画他几枝，也觉有趣……天下那有个学不会的事，我何不自画他几枝？”^③王冕善于绘画花卉，作家合理揣测他学习绘画的动机，考虑他有放牛的经历，于是设置了他被大自然美景触动从而开始学习绘画的情节。作家合情合理地揣测人物心理，自然真实，使叙事具有极强说服力。《官场现形记》比《儒林外史》有更多的篇幅披露人物的心理，作者利用全知叙事之便，满足了读者对人物内心的窥探欲望。比如在第二十四回，贾润孙向黄胖姑探听一个姑子的住处，他想借姑子的门路送礼。“黄胖姑一听这话，心上‘毕拍’一跳，心想：‘被他晓得了这条门路，我的卖买就不成了！’其实黄胖姑心上很晓得这个姑子的来历，而且同他也有往来，因为想赚贾大少爷的钱，只得装作不知。”^④这一曲折的心理描写被叙事者披露，读者便不会对后文黄胖姑的做法感到诧异。黄胖姑想让贾润孙断了寻找姑子的念想，他说：“北京城里上下三等，九流三教，只要稍微有点名气的人，谁不认得我黄胖姑？倒没听说有什么姑子同里头来往。”^⑤《官场现形记》就是要痛斥贪官污吏，彻底揭露官场众生龌龊的内心与丑陋的行径，所以他往往深入挖掘人物曲折复杂的内心活动，或是探访他们不为人知的无耻行为，使读者对他

^①陈平原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下文均使用此版本。）

^②陈平原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58页。

^③（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一回，第2页。

^④（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四回，第274页。

^⑤（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四回，第274页。

们产生厌恶痛恨的情感。

全能叙事者能自由剖析众多人物的心理，也能随意对一些情节和人物做出评价，甚至这些评价与读者的判断有很大出入，因此有时读者会质疑全知叙事的真实可信性，这就需要作者设身处地，合情入理地揣摩人情。可信性的问题也能通过限制叙事得到一定程度地解决。

限制叙事对于全知叙事来说委婉含蓄。此时的叙事者不再全知全能，而是由一个或多个书中人物轮番充当，即观察主体转换为书中人物，叙事者只能通过书中人物的视角进行观察。人眼具有局限性，所以观察到的都是最表面、最肤浅的东西，如人物的外貌、动作等等，也不再能透视人物的内心和知晓其他秘闻。叙事者不能将真相立刻全盘托出，读者想要探求真相，必须要紧跟书中人物，通过有限的观察视角，来窥视其他人物和事件，因此叙事带有观察人物的独特体味。也正由于这种局限性，限制叙事充满了神秘感，同时，叙事者不再全知全能，也增强了叙事的真实可信度。《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这两部作品均采用了限制叙事，不论作者是否具有自觉意识，都是对白话小说全知叙事传统的一种突破。

比如《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就运用限制叙事的方式讲述了张铁臂骗取娄府二公子五百两银子一事。叙事者以娄府两位公子的视角，观察到张铁臂满身血污，手里提着一个革囊，张铁臂说明革囊中是仇人的首级，后文描述道：“当夜万籁俱寂，月色初上，照着阶下革囊里血淋淋的人头。”^①仿佛革囊所装之物毋庸置疑，读者们也信以为真。但是张铁臂没有按时参加宴会、展示药水化人头的绝技，两位公子察觉到有些古怪，直到晚上革囊发臭亟待处置之时，两位公子才硬着头皮打开，发现里面装的是猪头。至此真相彻底揭开，读者也恍然大悟。读者被蒙蔽是限制叙事造成的，只有透过当事人的视角才能了解真相，因此限制叙事带有一种神秘感。

限制叙事还可以让书中人物用对话或行为点破隐情，而这些隐情往往也是叙事者不方便直接告知的。比如《儒林外史》的严监生在临终时，因病重无力说话，他伸出两个手指头迟迟不肯咽气。大侄子猜测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二侄子猜测有两笔钱不曾吩咐，奶妈猜测两位舅老爷不在身边，且看众人眼中严监生的反应：“他就把头摇了两三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十二回，第138页。

摇……他把两眼睁的溜圆，把头又狠狠的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他听了这话，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①。众人猜测原因时，严监生的反应在众人眼中展现，可知这些人都猜错了。“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②当赵氏言中严监生的心病后，严监生才咽气。通过众人的视角，将严监生的心思委婉地点破，在悲剧的地板上添加浓厚的喜剧色彩，远比叙事者直接说明更具讽刺意味，也更加精彩。

对话是人物交往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者大量运用人物对话，让人物自我展示，让故事自我演绎。这些角色之间相互产生联系，他们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性格行事，通过自己的语言、动作等交代着读者必须知道的东西。比如在《官场现形记》中，贾润孙在刘厚守处已经购买一万银子的古董送给华中堂，后来有人报信，说老中堂很喜欢那对烟壶，让贾润孙照样再送一对。贾润孙到刘厚守处搜寻，发现了跟上一对丝毫不差的烟壶，但是价格却增加两倍。贾润孙怀疑就是先前的那对，于是跟刘厚守闹得不欢而散。与黄胖姑商量时，黄胖姑将机密透漏给贾润孙：“你既然认得就是前头的一对，人家拿你当傻子，重新拿来卖给你，你就以傻子自居，买了下来再去孝敬，包你一定得法就是了。”^③黄胖姑的一席话，揭露了华中堂反复卖古董收受贿赂的机密。通过人物之口揭露机密比较自然，这是全知叙事达不到的效果。全知的叙事者隐退，把叙事任务交给书中人物，让人物通过自己的方式行事，使得生活以最真实自然的状态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是限制视角的长处；并且限制叙事也可以通过观察视角在人物间的不断转换，无限接近于全知叙事的效果。

总之，《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仍然以全知叙事为主，虽然没有完全摆脱“说话”艺术和“话本小说”的影响，但大篇幅运用限制叙事也是对全知叙事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说话”艺人的腔调。这两部小说相比，《官场现形记》中全知叙事者出现的次数要多，经常对人物和社会现状做出判断；而《儒林外史》全知叙事者很少出场，很多情节都是通过书中人物视角叙述的，叙事者也不轻易下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增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五回，第64页。

^②（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六回，第65页。

^③（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六回，第298页。

强了叙事的客观真实性。

3.3 情节设置

《儒林外史》与《官场现形记》两本书囊括了诸多精彩的故事，但这些情节并非全是作者原创。《儒林外史》的本事来源主要是笔记小说，比如张铁臂用猪头充人首的故事，曾被唐冯翊的《桂苑丛谈》收录；严监生临终竖二指的故事，曾被《茶馀客话》收录；施美卿卖弟媳误卖妻子的情节，是根据冯梦龙《警世通言》的故事情节改编的……除此之外，吴敬梓还将自己在生活中亲历的事件融入书中，比如贤者儒士筹资建泰伯祠等。

《官场现形记》的情节主要来源于李伯元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据李锡奇回忆：“伯元所写材料，俱为观察所得。在他主办《指南》《游戏》《繁华》等报的时期，中经戊戌、庚子政变，所得材料极多。”^①除此之外，李伯元善于交际，他认识很多小官僚，必然在应酬时探听到很多官场秘闻；并且李伯元少时生活在堂伯父的任所，也能接触到诸多官吏。这些经历都能为创作小说积累繁多的素材。

两位作家都力求选取精彩的故事进行加工创造，选取合适的角度对人物或是社会风气进行讽刺。下文提及的对情节的三种设置，都能呈现出更好的艺术效果。

3.3.1 尴尬的场面

《儒林外史》与《官场现形记》的作者都擅长设置尴尬的场面，从而产生喜剧效果，但是作者设置的具体方法各有不同。

《儒林外史》中人物的真面目或谎言一旦被众人识破，便会产生尴尬的局面。但这种场面有可能是间接形成的，并且这份尴尬也是由读者来体味。如第四回，严贡生与范进、张静斋一起用餐时，极力吹嘘汤知县对自己另眼相待，还将自己的儿子取为县考的第十名。此时严贡生的说辞并没有遭到质疑，但严贡生的匆匆离场为后文谎言被戳穿做了铺垫。严贡生被王小二和黄梦统两个乡人告到县衙。王小二是严贡生的近邻，严家的小猪跑到王家，严贡生逼迫他买下，小猪长到一百多斤时又错入严家，严贡生不但不还，还叫王家按照市价赎回。王小二不服，严贡生就命人将他打了一顿，腿也折了。黄梦统

^①李锡奇，《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见载于《雨花》，第33页。

曾打算向严家借钱，但只写了借约并没有拿钱，后来黄梦统想拿走借约，严贡生却以银子白白放了半年为由，向黄梦统索要利钱，索取不成后将他的驴和米都拿走了。汤知县听闻严贡生的恶行，丝毫不留情面，立刻派人捉拿他。此时严贡生与汤知县相与的说法不攻自破。人物说出谎言与被戳穿谎言并不在同一场合发生，谎言被戳破时，自抬身价的当事人也不在场，所以这份尴尬只能由旁观者来品评回味。《儒林外史》中也有当事人直面尴尬场面的情况发生。比如在第三十七回，蘧公孙向杜少卿辞别时，见到了张铁臂，于是就把张铁臂弄假人头的事件告诉了杜少卿，告诫他与此人交往务必小心。杜少卿回房时便直接问张俊民：“俊老，你当初曾叫做张铁臂么？”^①张俊民自知所作所为已经被揭穿，表情极不自然，含糊说不出话。但是杜少卿并没有当众人面将真相挑明，只是点到为止，所谓“看破不说破”，所以张俊民也没有彻底陷入尴尬的境地，在众人面前保留了颜面。

《官场现形记》在设置尴尬场景时，当事人往往身处其中，当谎言或人物的真面目被直接戳破时，总能产生忍俊不禁的喜剧效果。在第二十回中，刘大侏子因在上司傅署院面前犯烟瘾，受到了严厉地斥责。为了赢得上司欢心，刘大侏子决定戒烟，于是寄希望于胡镜孙开办的贫弱戒烟善会。胡镜孙殷勤地招待他，两人坐下闲谈，接下来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尴尬场景，令人哑然失笑。刘大侏子先问丸药店的生意如何，来这里戒烟的人多不多。胡镜孙极力称赞丸药的奇效，还夸口生意兴隆，来戒烟的人很多。胡镜孙故意问学徒现在戒烟的人有多少号了，本想借学徒之口，好好推销戒烟丸药。学徒不明就里，说出生意惨淡的真相，只有大前天有个人买了一包丸药，这两天一直没有生意。胡镜孙的谎言被学徒当场揭穿，立刻慌乱起来，先是“急的脸上绯红，连忙说道：‘你不懂的，快替我走’”^②，然后急忙遮掩，假意自我埋怨，实则解释给刘大侏子听：“他是丸药店的徒弟，戒烟会另有司事承管”^③。这个尴尬的场面刚被敷衍过去，刘大侏子紧接着也闹出了一个笑话。刘大侏子提起上海有一种戒烟丸药，原料是咖啡，可以抵抗烟瘾，但是吃了会令人上瘾。胡镜孙很诧异，对此表示质疑，后来才恍然大悟道：“不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第373页。

^②（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回，第226页。

^③（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回，第226页。

要是吗啡罢？”^①刘大侏子顿时意识到露怯了，但还是选择为自己挽尊，“把脸一红道：‘不管他是咖啡是吗啡，横竖是外国来的就是了’”^②。胡镜孙极力保证丸药中没有吗啡，丸药的封袋上也印刷着“如以吗啡害人，雷殛火焚”^③的字样。刘大侏子取过丸药后，刚念到“火焚”二字，就听到一片吵闹声。原来是厨房烧的柴火太多，火焰上冲轰了烟筒，隔壁看到火星直冒以为起火了。这一巧合使场面十分慌乱，更使读者们判断，丸药中一定有吗啡，胡镜孙在丸药上印字的做法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而情况印证了读者的猜测，刘大侏子服用丸药后，上瘾劲头和烟瘾不相上下。尴尬的场景接连而至，揭露了胡镜孙的虚伪本性，也突出了刘大侏子不学无术又极好面子的形象。

总之，这两部书虽然对尴尬场面的设置方式不尽相同，但都揭露了事物的本质，突出了人物虚伪的本性。

3.3.2 戏剧性的转折

两位作家极具才华，将日常生活中的寻常事情描述得一波三折，妙趣横生，极富戏剧意味，甚至有时还会出现反转。这不仅使故事的发展方向发生变化，还会使人物的行为发生改变。读者可以通过对比各类人物在转折前后的行为，对他们的本质做出判断。

《儒林外史》中设置了多个戏剧性的情节，情节的发生具有偶然性，但也因此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比如第十回在蘧公孙与鲁小姐的婚宴上就接连发生了一系列的突发状况，具有戏剧意味。娄、鲁两家张灯结彩，一片鼓乐之声，气氛喜庆热闹。婚宴在鲁家三间厅的老房子举办，几十枝大蜡烛被点燃，灯火辉煌。众人入席后开始用餐，突然一只老鼠在梁上走滑了脚，落入燕窝碗中，将碗打翻后从新郎身上跳下，把簇新的衣服弄了一片油。这一幕惊得大家都失了色，不料酒过数巡后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厨役心不在焉，将粉汤倒在了地上，引来了两只狗抢吃粉汤。厨役用力踢狗，却把钉鞋踢到了客人的桌上，将两盘点心打得稀碎。客人惊慌立起，又把粉汤碗带翻，洒了一桌。婚宴上接连出现的状况带有闹剧色彩，也富有喜剧效果，增强了阅读的趣味性。同时这些插曲也预示着蘧公孙未来婚姻生活的不和谐。

^①（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回，第226页。

^②（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回，第226页。

^③（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回，第226页。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些故事带有戏剧性的转折。比如第三回范进中秀才这一情节。周进任广东学道，第三场考生里有范进。周进注意到他衣衫褴褛，看着可怜，就在范进交卷时多盘问了几句，得知范进自从二十岁应考，到今考了二十多次还没考中。当被问到为何总不入学时，范进回答：“总因童生文字荒谬，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取。”^①周进将卷子仔细看了一遍，认为他的文字确实糟糕，就丢到了一边；后来因周进心存怜悯，可怜范进苦志，又将文章读了一遍，“觉得有点意思”^②；等到读第三遍时，居然忍不住赞叹范进的文章是“天地间之至文”^③。同一篇文章，从最开始被弃置一旁，到最后被称赞字字珠玑，周进的态度可谓天壤之别。可以说，范进中秀才纯属偶然，可能周进一转念，范进就再次名落孙山，从中也体现出情节的戏剧性。正因为周进的态度不断变化，最终改变了范进的命运。

戏剧性的转折不仅能改变人物的命运，还能影响众人在不同情境下做出前后各异的行为。在《官场现形记》中，黄大人的仕途遇到了危机，黄大人和周围所有人都对此做出了异于往日的举动。黄大人原本是支应局兼营务处的候补知府，一直是护院眼前的红人，有消息称他即日就要成为一位道台。官员们得知消息后都拿着手本来叩喜，候补知府们赶着他叫大人，就连藩台、臬台也对他作揖道喜，叫他免去旧日的礼节。因此，黄大人气焰嚣张，根本不把藩台、臬台放在眼里。家人们和下属官员还为黄大人安排了几台酒和戏，打算热闹两天。可热闹忙碌的气氛被一张电报打破了，原来是黄大人的亲戚得到风声，拟将黄大人降为同知。黄大人急得五内俱焚，坐立不安，戏班子也撤了。黄道台要被降职的消息传出后，连平日受过他提拔或是与他交好的人都不来拜访了。黄大人处处小心行事，不敢张扬，去护院处打探消息时，甚至让地位低下的胡巡捕坐下谈天。当护院帮黄道台解除危机后，众人的态度再次反转。委员们又开始来请安，摆酒唱戏的事情重新提上了日程；黄道台又开始耍官威，同胡巡捕讲话再也不让他坐了。黄道台因军装案，仕途险些受到影响，此事真可谓“一波三折”。黄道台的做事风格也因此发生巨大改变，借用书中人物戴升的话说：“想想做官的人也真是作孽，你瞧他前天升官一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1页。

^②（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1页。

^③（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2页。

个样子，今儿参掉官又是一个样子”^①。官员们对待黄道台的态度也值得琢磨。黄道台气焰如日中天时，众人奉承巴结；一旦发生些许波动，则敬而远之。

两位作家都善于利用情节的转折来增强小说的戏剧性。情节的转折不仅能使故事的发展方向产生变化，甚至还能改变人物的命运。转折情节的设置往往具有心理和道德内涵，读者可以通过对比人物转折前后的行为，来衡量他们的道德水平，读者也可从中获得启示。

3.3.3 不和谐的言行

两位作家都曾在故事中插入不和谐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人物做出的事情或说出的话语不合时宜，与当时的环境格格不入，这些不和谐的言行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讽刺意味。

比如《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五河县准备举办节孝入祠的典礼，各家的贞洁烈女都在同一天入祠。方家在五河县做盐商，家财万贯，当地人利欲熏心，竞相巴结。余家与虞家两家的绅衿共有一百多人，不护送这两族的节孝女性入祠，反而都去给方老太太陪祭候送。方家老太太的入祠仪式隆重盛大，有执事开道，有各式乐器奏乐，还有七八个妇女扶着老太太的主亭子，方六老爷跟在主亭子后边，身后还跟随着一百五十人左右的客人。祭奠典礼结束后，方六老爷在尊经阁上开设宴席款待祭奠的绅衿，他因行礼受到拘束就换上了方巾便服，在阁上徘徊。有个卖花的牙婆也上了尊经阁，来看老太太入祠。方六老爷就和牙婆一起看执事，方六老爷一边用手指指点点一边说话，“权卖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②。节孝入祠是一件庄严肃穆的事情，所有人都表现得毕恭毕敬，可这二人的行为破坏了这份肃穆，与这里的氛围格格不入。这种不和谐的言行揭穿了理学的虚伪，礼教的堕落，此时的社会真正到了“礼崩乐坏”的地步。

《官场现形记》也会给人物设置不和谐的言行，从而达到讽刺的目的。比如唐二乱子想要进贡，逢人就打听进贡的规矩，不论身处何地都信口胡说：“我这分贡要值到十万银子，至少赏个三品京堂侍郎衔，才算化的不冤枉。”^③虽然这种行为在当时已不属

^①（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四回，第30页。

^②（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第467页。

^③（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三十五回，第416页。

新鲜事，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未免有些不合适。作者对唐二乱子的这段描写，讽刺了他作为纨绔富家子弟的狂妄蠢笨。再如，江南制台信奉道教，专门准备了一间房供奉吕洞宾，每日打坐三点钟，闲暇时在乩坛与仙人谈诗为乐。他虽然总制三省，但却不处理政事，所属的官员们没有拘束，更是任性妄为，整日逍遥。一日，官员们一起禀见制台，报告公事。制台梦到老祖要他找两位仙童，早晚在坛服侍，他居然选择在办理公事的场合、在这帮政府官员中挑选仙童，简直是荒谬至极。他最初看中了孙国英，认为他的胡子颇有“神仙之概”^①，可孙国英是一个“天天打麻雀，嫖姑娘，玩惯了的”^②人，于是婉言拒绝了。制台想选拔这样的人做仙童，作者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

人物们不和谐的言行，均渗透着作者的思想，目的就是讽刺与抨击。

3.4 叙事语言

《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的语言风格截然不同，这不仅与作家的思想境界和才情有关，还与时代背景有关。吴敬梓生活在对知识分子思想控制极度严格的时代，也是文字狱发生最频繁、惩处最残酷的时期，吴敬梓作为一个贫弱书生，自然不希望文祸降临在自己身上，因此他的思想要尽可能隐蔽，防止被好事者挑起事端。而李伯元正处于清朝根基动荡、风雨飘摇的时代，上海租界为他创作《官场现形记》提供了保护，因此他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在书中尽情地嬉笑怒骂。下文将从叙事语气和语言特点两方面来分析两书的语言风格。

3.4.1 叙事语气：婉曲与直斥

“讽刺作家的能力与个性并不在于他能否进行讽刺，而在于他讽刺时所展示的技巧。其技巧既不在于作者的写作目的，也不在于写作的题材，而在于作品所呈现的语气。”^③而读者在阅读时，最能明显察觉的东西也是语气。

鲁迅注意到《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的讽刺风格不同，并对此作出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他评价《儒林外史》道：“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

^①（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二十九回，第334页。

^②（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二十九回，第334页。

^③齐裕焜、陈惠琴著，《中国讽刺小说史》，第4页。

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①而对《官场现形记》的评价则是：“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②显然，鲁迅将婉而多讽、温柔敦厚作为“讽刺小说”的唯一评判标准，所以符合标准的《儒林外史》被视为讽刺小说的开山之作，而不符合标准的《官场现形记》则被归入谴责小说。但这种划分的标准未免过于严格，齐裕焜在《中国讽刺小说史》中对比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时发现，两类小说的写作目的和取材对象别无二致，两书的语气固然不同，但也同属于讽刺的语气，所以两书都属于讽刺小说。这两本书表现出不同的讽刺风格，主要是作品呈现的基本语气不同所致。

《儒林外史》的讽刺风格是“戚而能谐，婉而多讽”，语气温柔敦厚。作者没有直抒胸臆，也没有过激的语言，而是将人物置于情景之下，力求客观，尽量隐藏自己真实的态度。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使读者自己去评判人物的性格。

作者对于文中的人物即使持否定态度，也会在叙述中客观地描述人物的言行。作者采用“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读者必须在字里行间细细思索作者的用意。作者在讲述张铁臂的故事时，并没有直接对张铁臂的人品进行评价，而是如实交代张铁臂与娄府公子的交往过程。谈到“张铁臂”这个绰号的由来时，张铁臂还给众人讲述了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他少年时与朋友打赌，躺在街心等着车来压，路过的牛车足有四五千斤，压过他的膀子，他却毫发无损，因此得名“张铁臂”。张铁臂还自述自己的武艺极多，并且极爱帮助穷人，见义勇为，并且当场表演舞剑，确实精彩绝伦。娄府公子肃然起敬，把他视为世间难有的侠客，这也为张铁臂夜访娄府顺利行骗做铺垫。张铁臂对二位公子禀明，今晚取了仇人的首级，报得大仇，他还有个恩人，希望两位公子借他五百两报得大恩，此后便可舍身为两位公子所用。两位公子对此深信不疑，将银子拿给他，还办了“人头会”，专等他报恩归来表演药水化人头的绝技。张铁臂始终未归，到晚上装人头的革囊都臭了，两位公子硬着头皮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猪头。此时，张铁臂的真面目被彻底揭开，他是一个品格低下、骗取钱财的小人。他的存在也暗示着娄公子所召集的

^①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第137页。

^②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第181页。

名士们全是乌合之众，毫无品行。作者的语气一直很平和，描述张铁臂的所作所为时，丝毫未露出一丝鄙视轻蔑的态度，对他的剑术也不吝赞美：“张铁臂一上一下，一左一右，舞出许多身分来。舞到那酣畅的时候，只见冷森森一片寒光，如万道银蛇乱掣，并不见个人在那里，但觉阴风袭人，令看者毛发皆竖。”^①这精彩的表演使读者深信这是一个武艺高强的侠客。直到故事发展到最后，谜底才自动揭开，这种安排使读者受到的冲击更加强烈。

“辞气浮露，笔无藏锋”也可以用来形容《官场现形记》的语气。作者对批判对象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到激愤难当处，甚至直接痛骂。作者这种直白的态度有时通过书中人物间接吐露，有时也由叙事者现身直接披露。作者模仿“说话”艺人的口吻叙事，为他揭示中国官场内幕提供了方便。书中第三十三回就有这样的话语：“藩台回省查的参案，预先请过制台的示，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大概的洗刷一个干干净净。再把官小的坏上一两个，什么羊紫辰、孙大胡子、赵大架子一干人统通无事。禀复上去，制台据详奏了出去。凡是被参的人，又私底下托人到京里打点，省得都老爷再说别的闲话。一天大事，竟如此瓦解冰销。这是中国官场办事一向大头小尾惯的，并不是做书的人先详后略，有始无终也。”^②作者经常现身，对一些事件进行品评。除此之外，作者在引出下一个出场人物时，往往先进行简单的人物介绍，通常是用嘲讽戏谑的语气调侃他的品行。比如徐大军机出场前，作者就用这样的语言介绍：“这位徐大人上了年纪，两耳重听，就是有时候听得两句，也装作不知。他生平最讲究养心之学，有两个诀窍：一个是不动心，一个是不操心……倘若碰着上头要他出主意，他怕用心，便推头听不见，只在地下乱碰头。上头见他年纪果然大了，胡须也白了，也不来苛求他，往往把事情交给别人去办。后来他这个诀窍被同寅中都看穿了，大家就送他一个外号，叫他做‘琉璃蛋’，他到此更乐得不管闲事。大众也正喜欢他不管闲事，好让别人专权，因此反没有人挤他。”^③作者以调侃的语气，在人物正式出场前，就在读者心中树立起一个不务实事、在朝廷混日子的军机大臣的形象。这类大臣的存在，充分证明朝堂是个藏污纳垢的处所。《官场现形记》中充斥着大量戏谑嘲讽的语言，近乎谩骂，这种“辞气浮露，笔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十二回，第134页。

^②（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三十三回，第391页。

^③（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六回，第29页。

无藏锋”的语气显露出作者浓烈的主观情感，抒全国醒悟者之慷慨，对执迷不悟者当头棒喝。作者的话语引导读者思考，他的态度直接影响读者对讽刺对象的评判。

这两本书的语气大相径庭，一为婉曲，一为直斥。《儒林外史》的作者通过温和巧妙的言辞，将讽刺的意味从容淡定地表现出来，让读者与讽刺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有时会以辛辣、激愤的语调“直陈时弊”，攻击不留余地，所以不能维持读者与讽刺对象的距离。总之，两本书的语气同属于讽刺的语气，这两部书也同属于讽刺小说。

3.4.2 语言特点：言尽旨远与言尽意止

3.4.2.1 《儒林外史》：言尽旨远

吴敬梓学识渊博，在创作《儒林外史》时匠心独运，将自身丰富的经历和复杂的情感熔铸于一体，展现出极高的才情。此书承载了如此厚重的内容，在叙事语言方面表现出“言尽旨远”的特点。

吴敬梓没有特意为了扩大读者群，而故意降低阅读难度，因此无形中对读者的阅读设置了障碍。吴敬梓将读者们视为同自己一样拥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可以说，《儒林外史》是文人创作的、给文人阅读的作品。

吴敬梓以士林人物为主要塑造对象，他以客观冷静的笔触，细致剖析文人们的灵魂，从而引导读者审视当时的社会与文化环境。在第四回中，范进在汤知县府邸用餐，知县不知范进正在丁忧时期，提前备办的荤酒，准备的餐具是银镶杯箸。众人安席坐下后，只见“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①，汤知县见范进遵制不用，给他换上了磁杯象箸，范进仍然不用，直到换成竹箸才使用。“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捡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②范进先是装模作样，“退前缩后”不肯使用带装饰的餐具，可毫不掩饰的口食之欲突显他伦理道德的沦丧。作者不漏声色，透过汤知县之眼描述范进的所作所为。作者用平静的语气叙述范进的矫揉造作，揭露了范进虚伪的本性。作者并没有直接议论，但读者却能在范进前后矛盾的行为中，体会到作者的深意。黄摩西对《儒林外史》非常欣赏，他也曾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四回，第50页。

^②（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四回，第50页。

经评价过此种情况：“《儒林外史》之写社会中种种人物，并不下一前提语，而其人之性质、身份，若优若劣，虽妇孺亦能辩之，真如对镜之无遁形也。夫镜，无我者也。”^①由此也能体现吴敬梓塑造人物的技法高超。

再如萧云仙监督筑城一事。萧云仙在青枫城驻守三四年，将城筑好后，又带领百姓开垦田地、兴修水利等，造福一方。萧云仙劳苦功高，但工部却认为萧云仙浮开使费，追逼他还款。萧云仙的父亲上缴全部家业仍然不够，最后是新任知府帮他完结了此案。因为知府得知萧云仙是平少保的友人，而知府曾蒙平少保的提拔，所以他为了报恩才施以援手。萧云仙被工部追赔一案的起始与完结都引人深思，这样一个全心为民的好官非但得不到奖励、提拔，还要破产免灾，此案的轻易完结，竟然得益于萧云仙与平少保的私人关系。这可以说是一个英雄的悲剧，由此体现了官场的腐败黑暗。

作者有时故意设置悬念，使读者拥有广阔的想象空间，从有限的文字中品味出无限的余韵。如在范进中秀才一事中，周进虽然将范进评为第一名，但最开始却对他的文章嗤之以鼻。周进第一遍读范进文章时，“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中不喜”^②；第二遍读时，“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有点意思”^③；第三遍读时，“不觉叹息……忙取笔细细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④。读者结合周进三个时期的动作、语言和心理，能清晰地感受到周进的心理变化。但是作者始终没有交代范进的文章是否真是“天地至文”^⑤、字字珠玑，读者只能自己揣测。可能是周进与范进两人都很迂腐，属于“臭气相投”，所以周进能赏识范进的文章；也可能是范进这个年老落魄的童生引起了周进的怜悯同情，所以想努力找出范进文章的过人之处……这一切都是疑问，且没有答案。《儒林外史》深刻的思想性，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含蓄多义。

《儒林外史》的语言言尽旨远，蕴含了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思想，确实给读者带来了阅读障碍，但同时也赋予了读者广阔的想象与阐释空间，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本书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①黄摩西，《小说小话》，见载于《小说林》，1907年，第一卷，第1期，评林专栏，第1页。

^②（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1页。

^③（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1页。

^④（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1页。

^⑤（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1页。

3.4.2.2 《官场现形记》：言尽意止

张冥飞在《古今小说评林》中说：“然以比较的眼光观之，实有词多意少之弊，且趣味亦殊淡薄……至作者之笔墨，固极善于形容，而有时亦嫌形容太过，不留余地，使阅者无有馀不尽之思。”^①

《官场现形记》的描写细致入微，完整全面，作者时常现身解答读者可能产生的疑问，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相应减少。这与李伯元的创作初衷和时代背景有一定关系。清政府的统治权威已经受到了各国列强的严重挑战，英、法租界的存在，为李伯元的报刊事业提供了暂时庇护，他比吴敬梓拥有更多抒发内心愤慨的自由。李伯元认为报刊是宣传新思想的利器，但报刊引领的新型阅读方式与传统的阅读方式有极大不同，传统的阅读方式是深入阅读，而报刊引领的新型阅读方式是快速阅读、碎片阅读。李伯元要想警醒全体民众，必须吸引广大市民阶级的注意，并且需要迁就他们的文化接受程度。

李伯元的语言浅显易懂、风趣幽默，即使是文化素质不高的群众也能轻松阅读。“以游戏笔墨出之者，俾易深入人心，潜移默化也”^②。《官场现形记》中运用了很多谚语，也使文风更加通俗化，如“千里为官只为财”^③、“宰相家奴七品官”^④、“救生不救死”^⑤等等，这样的文字更加贴近群众生活，不仅能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还能凸显作者的情感态度。

作者通常会模仿说书艺人的口吻，这为他随时随地现身解说提供了方便。不论故事发展到哪个阶段，作者都可以打断，任意发表自己的看法；为了降低阅读难度，作者在披露官场黑幕，或是群众容易产生疑问处，都会进行解释。作者的描述过于细致，所以造成了词多意少、言尽意止的情况。比如在五十八回中，驻京外国公使将领事的禀帖交到总理衙门，可这些官员们沉默不语，不愿发表意见。在官员们做出反应之前，作者就发表了如下一番言论：“列位看官是知道的：中国的大臣，都是熬资格出来的。等到顶子红了，官升足了，胡子也白了，耳朵也聋了，火性也消灭了。还要起五更上朝，等到退朝下来，一天已过了半天，他的精神更磨的一点没有了。所以人人只存着一个省事的

^①张冥飞等撰，《古今小说评林》，民权出版部，1919年版，第72页。

^②李锡奇，《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见载于《雨花》，第33页。

^③（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二回，第11页。

^④（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四回，第269页。

^⑤（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十六回，第168页。

心：能够少一桩事，他就可以多休息一回。倘在他精神委顿之后，就是要他多说一句话也是难的。而且人人又都存了一个心：事情弄好弄坏，都与我毫不相干；只求不在我手里弄坏的，我就可以告无罪了。”^①作者用普通百姓能理解的方式，对官员们不愿花费精力处理政务的心理进行了揣测与解释，语言通俗幽默，达到了对无作为官员揶揄讽刺的目的。不仅如此，作者还常常对人物进行评论，试图引导读者的思想。经常是人物还未正式出场，作者的一番议论已经将人物定性了。比如说在第四十七回，在苏州府知府卜琮名出场前，作者这样介绍他：“为人极会钻营……平时做官极其风厉，在街上看见有不顺眼的人，抓过来就是一顿……因此百姓恨极了他，背后都替他起了一个浑号，称他为‘剥穷民’。”^②读者了解了卜琮名的为人，当他正式出场后，读者自然会受到作者的有意引导，用先入为主的印象看待人物接下来的行为。

《官场现形记》的语言浅显通俗，降低了阅读难度，一经行世就受到广大市民阶层的欢迎。但也因为解释太细，言尽意止，不仅使作品丧失了不少文学韵味，还使读者失去了想象和回味的空间。正如黄摩西所说：“小说之描写人物，当如镜中取影，妍媸好丑令观者自知。最忌搀入作者论断，或如戏剧中一脚色出场，横加一段定场白，预言某某何之善，某某何之劣，而其人之实事，未必尽肖其言。即先后绝不矛盾，已觉叠床架屋，毫无馀味。”

《儒林外史》需要读者仔细体味人物的行为和语言，带有一定的乐趣韵味；而《官场现形记》事无巨细，一一交代，将读者与人物的距离拉近，但较少需要读者对文本进行深入分析，从而韵味顿无。因此，吴敬梓与李伯元的艺术水平高下立判。

综上，本章对《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的叙事艺术进行比较。首先，比较了两部书的叙事结构，《儒林外史》运用了集锦式叙事结构，并且进行了多层次、多侧面的设置安排，使得叙事结构匀整严密；《官场现形记》虽然沿袭了《儒林外史》的叙事结构，但由于李伯元缺乏吴敬梓般深邃的哲学思想，各个故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并且没有正面人物的参照系统，所以结构表现出松散单薄的特点。其次，比较了两书的叙事模式。两书均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有利于作者处理错综复杂的情节；《儒林外史》倾向

^①（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五十八回，第704页。

^②（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七回，第557页。

于客观叙事，《官场现形记》主要采用主观叙事；两书都以全知叙事为主，但大篇幅使用限制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说书”艺人的腔调，是突破全知叙事的有益尝试。再次，从尴尬的场面、戏剧性的转折、不和谐的言行三方面比较了两部书的情节设置，两个作者都选取合适的角度对情节加工创造，最终呈现出极佳的艺术效果。最后，对两书的叙事语言进行比较，《儒林外史》的叙事语气婉曲，语言呈现出言尽旨远的特点；而《官场现形记》的语气表现为直斥，语言呈现出言尽意止的特点。在对比的同时，还细致分析了造成叙事语言巨大差异的原因。

第四章 讽刺艺术的比较

4.1 讽刺内容

吴小如曾说：“凡属于讽刺范畴的小说，尽管手法不同，对象不同，所披外衣不同，所给予讽刺对象的名称或提法不同，其讽刺实质却只有一个，即现实社会中所出现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和人际间的一些非正常的关系。”^①

吴敬梓与李伯元虽然生于不同的时代，并且拥有各异的人生经历，但他们都对社会现状表现出极度的不满，并对人们不道德、不合宜的行为感到不悦。当人们对某些事心怀不满时，就会产生批判的本能，而艺术创作会将这种批判变为讽刺。

清朝从中期发展到晚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预示着这个封建王朝已经日薄西山。制度的腐朽不仅造成了社会秩序的失控，还造成了人物心灵的扭曲与麻痹。作家们面对这黑暗的现实，痛定思痛，“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②，最终创作出了优秀的讽刺之作——《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本节将分别探究两本书讽刺内容的差异性与相通性。

4.1.1 差异性：意在士林与意在官场

4.1.1.1 《儒林外史》：意在士林

吴敬梓受到顾炎武、颜元等进步思想家的影响，蔑视功名利禄，不满封建伦理纲常。他在作品中也表现出了反对科举、批判理学的倾向，以及改变社会风气的思想。所以《儒林外史》的讽刺重心是科举制度辐射下的士林人物。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古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寒门子弟，最荣耀的时刻莫过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人们从不掩饰自己对功名权力的向往，这还被人们视作有抱负、有理想的表现。但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渐腐朽，科举制度也产生越来越多的消极影响。到了清朝，科举制度仍然对知识分子产生致命的吸引力，而他们向往的根源主要在于对功名富贵的渴望，而不再是建功立业的事业追求。他们日益沉溺于名利场中，逐渐丧失了独立人格与生活目标。

^①吴小如，《试谈中国讽刺小说（代序）》，见载于《中国讽刺小说史》，1993年版，第三页。

^②（清）吴趸人，《李伯元传》，见载于《吴趸人全集第8卷》，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版，第207页。

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指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①闲斋老人围绕功名富贵做的一番阐述，概括了《儒林外史》一书中的人物特征。

在当时知识分子心中，科举就象征着官位，象征着权力，他们因追逐功名富贵而走火入魔，不由自主做出一系列可笑、可悲、可叹的举动。儒生们为科举魂牵梦绕，金榜题名就是人生的唯一目标。

求之不得者受尽白眼，内心抑郁。如周进，屡考不中，看到贡院的号板，“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②。众人将周进救醒后，周进“只管伏着号板哭个不住……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③。周进几十年的童生生涯，受到过的白眼与嘲弄不在少数。当周进做私塾先生坐馆时，梅玖少年进学，于是借机嘲讽周进：“你众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④梅玖见周进吃斋，又趁机说起笑话打趣他，说这是顾老相公家关于教书先生的笑话：“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揭不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⑤但不成想，周进就是顾家的先生。于是梅玖拿周进不是秀才一事来为自己开脱，实则又是一番嘲讽。由于科举是进阶考试，所以在这些读书人中也存在着一条鄙视链，秀才鄙视童生，举人鄙视秀才，而落魄童生则是这条鄙视链的最底端。周进的屈辱经历恰恰能反映出落魄童生的生活状态。对于周进这些底层文人来说，他们想要改变生活现状，只能通过中举做官。周进对于做官的极度渴望，使他在梦想屡屡破灭后企图自杀；但当众商人决定帮周进纳监进场后，周进立刻转悲为喜，“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爬到地上就磕了几个头，众人还下礼去……周进再不哭了，同众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⑥周进见到功名可待，立马转涕为笑，自尊都不要了，这样的读书人毫无骨气、廉耻、底线，选拔这样的读书人为官，必然贻害无穷。

^①（清）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见载于《卧闲草堂批评本·儒林外史》，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页。

^②（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二回，第26页。

^③（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三回，第27页。

^④（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二回，第19页。

^⑤（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二回，第20页。

^⑥（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三回，第28页。

而如愿以偿者，却失心发疯。如范进得知中举的消息后，喜出望外，精神受到了巨大刺激，得了失心疯。他到处乱跑，大叫“我中了”^①！还滑倒在泥潭中，满身泥泞，狼狈不堪，哪里还有读书人的半点斯文。范进中举极大改善了卑微的家庭地位和贫困的生活环境。中举消息刚传出，众邻居就纷纷拿来各样贺礼，平日对他蛮横无理的丈人也顿时和蔼可亲起来，张静斋立刻奉上五十两的贺仪。自此之后，有人送田产，有人送店房，还有人主动投身为奴。不过两三个月，范进俨然成了一个地主。就连范进的妻子胡氏，也从草鸡变成了凤凰。从当初“一双红镶边的眼睛，一窝子黄头发……鞋也没有一双，夏天鞞着个蒲窝子，歪腿烂脚的”^②的邋遢村妇，一转身变成了“戴着银丝鬃髻，穿着天青缎套，官绿的缎裙，督率着家人、媳妇、丫鬟，洗碗盪杯箸”^③的体面夫人。而范家老太太因这突如其来的富贵生活，一时财迷心窍，竟然撒手人寰了。

小说一开始便塑造了科场中的底层文人——两个落魄童生，将其发迹前的屈辱抑郁，发迹时的极端表现，发迹后的扬眉吐气做了细致地描写，体现了功名对文人品质、精神的侵蚀。

科举对文人们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使他们沉溺其中无法自拔。长久以往，就形成了一套神化科举制度的说法。比如文中马二先生将举业二字视为贯穿中华文明始终的伟大事业，是从古至今人人都要做的，而做官就是制举的终极目标。他认为显亲扬名是大孝，制举甚至对治病也有奇效，比如他劝匡超人道：“你回去奉养父母，总以做举业为主……那害病的父亲，……果然听见你念文章的声气，他心花开了，分明难过也好过，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④

科场中人简直将八股取士制度视若天地伟业，有天造地设之功。可这种制度不但扼杀了人才，而且选拔出来的尽是一些能力平庸、品质败坏之辈，通过当时的考试风气就可见一斑。比如在第十九回中，潘三拉拢来一个替人考秀才的生意，他说：“替考的人也在我，衙门里打点也在我，你只叫他把五百两银子兑出来，封在当铺里……若不得进学，五百两一丝也不动。”^⑤且看潘三轻车熟路的架势，显然不是第一次做此类勾当。他让匡超人先扮作衙役，在学道点名后，与那个童生换了衣服混进考场答卷，果然神不知鬼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三回，第35页。

^②（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四回，第45页。

^③（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三回，第41页。

^④（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十五回，第165页。

^⑤（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十九回，第200页。

不觉。在第二十六回中，鲍文卿父子在察院里巡场查号，“见那些童生，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挤眉弄眼，无所不为……有一个童生，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土墙跟前，把土墙挖个洞，伸手要到外头去接文章。”^①不但考风差，考官素质也差，有些考官甚至无法判断文章的优劣。比如在周进选拔范进和魏好古的那场考试中，没有固定的评卷标准，带有极强的随意性。通过这种考试选拔出来的知识分子自然普遍缺少真才实学，才能平庸。

书中能正面表明作家思想的人物是杜少卿，他的身上体现出作家反对科举制度的态度。杜少卿中过秀才，之后却绝意科考，天不管地不收，乐得逍遥自在。吴敬梓内心的迷茫，也反映在杜少卿身上。杜少卿一心想根据儒家思想，重返“礼乐社会”，他修建泰伯祠，以医治社会弊病。可最终一群真儒四散，泰伯祠也年久失修，倒塌荒圯。这条恢复古代礼乐的理想道路最终走到了穷途末路。

吴敬梓通过科场中人的滑稽言行，和选拔庸才、埋没真才的乱象，无情揭露了八股取士制度的危害及其功名对人心的腐蚀，并且深刻质疑了科举制度的合理性。

4.1.1.2 《官场现形记》：意在官场

与《儒林外史》相比，《官场现形记》的讽刺重心由士林转向了官场，讽刺了广大的官员群体。

茂苑惜秋生在《官场现形记序》中说：“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贵矣，官之权大矣，官之威重矣，五尺童子皆能知之……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而无士农工商之劳者也……羊狼狼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蝇营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为者，而官为之。”^②世人皆谓做官好，书中的人物为求得一官半职，用尽了各种龌龊肮脏的手段。

在本书第二回，作者便借人物之口道出“千里为官只为财”^③这句话。自此，他便通过这句被官场中人奉若至理名言的话语，揭开了一片黑暗的官场帷幕，将上上下下众多官员的言行举止都暴露在读者面前。

贪官们用尽各种手段捞取金钱，花样繁多，令人大开眼界。朝廷利用广开捐纳来敛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二十六回，第263页。

^②（清）茂苑惜秋生，《〈官场现形记〉序》，见载于《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三辑，第82页。

^③（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二回，第11页。

取钱财，上层官吏通过卖官鬻爵来增加进项，书中将这些丑行描绘得十分细致。朝廷供养的这群蠹虫，将国家机制逐渐腐蚀至坍塌。权力最大的卖官者，是当时具有最高统治权的慈禧太后，她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为了建筑华美的宫殿和享受穷奢极欲的生活，大肆贩卖官缺。第二十五回中，慈禧太后打算修建颐和园，但是款项不够，于是让太监黑大叔作中介敛财。凡是“外省引见人员，以及巨富豪商”^①报效，便可以按照钱财多寡赐予官职。慈禧太后不仅自己捞钱，甚至还鼓励官员们捞钱，她会将赚钱的机会作为奖励赏赐给某个官员。比如在第十八回中，朝廷派钦差查案，这个正钦差被委任的原因是“上头有意照应他”^②，“也好叫他捞回两个”^③。甚至在面对官场腐败现象时，慈禧太后对此不以为意：“通天底下一十八省，那里来的清官。但是不说，我也装作糊涂罢了。就是御史参过，派了大臣查过，办掉几个人，还不是这们一件事。前者已去，后者又来，真正能够惩一儆百吗？”^④上梁不正下梁歪，当权者监守自盗，不仅通过危害国家利益的方式大肆敛财，并且对贪污受贿的官员姑息纵容，无疑加剧了官场的腐败，这直接造成了国家的衰落。

面对金钱的巨大诱惑，官员们挖空心思，极尽贪污腐败之能事。比如军机大臣华中堂为了隐蔽低调的买卖官缺，在京城开了一个古董店，由心腹刘厚守管理。贾大少爷打算攀附华中堂，经由专门拉拢买卖官职生意的黄胖姑介绍，来古董店买东西送礼。黄胖姑早有嘱托：“无论甚么烂铜破瓦，他要一万，你给一万；他要八千，你给八千；你也不必同他还价。”^⑤贾大少爷花了一万零一百两买了古董，还给了八千的门包，这件事全权交给刘厚守代为办理。后华中堂找人传话，让贾大少爷再送一对鼻烟壶，贾大少爷想从古董店再买一对，可要价八千两的鼻烟壶与之前二千两的鼻烟壶一模一样，贾大少爷不明就里，没有买。黄胖姑得知后，立刻让他买下，还搭配了其他几件古董，共花费一万两，议定三千两的门包。黄胖姑告诫他：“你既然认得就是前头的一对，人家拿你

^①（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二十五回，第288页。

^②（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十八回，第198页。

^③（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十八回，第198页。

^④（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十八回，第198页。

^⑤（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二十五回，第281页。

当傻子，重新拿来卖给你，你就以傻子自居，买了下来再去孝敬，包你一定得法就是了。”^①由此可见，官员在职时，到处都是生发银子的机会。做官可以弄钱，升官可以发财。

整个官场被这些贪官污吏弄得乌烟瘴气，俨然一个买卖官职的市场，只要价钱公道合理，就可以交易。花钱买官，做官后赚钱回本，再花钱升官。黄二麻子认为：“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②只要进入官场，就会陷入花钱孝敬、收受贿赂的循环之中。为了求官，官员们四处夤缘，闹出了多少笑话。比如冒得官为了保住官职，逼自己的亲生女儿供上司淫乐；黄在新为了获取差使，竟然要托一个与上司相好的妓女替自己钻营；瞿耐庵妻子快五十岁了，为了给丈夫求得一个好点的差使，竟然认制台九姨太的大丫头做干娘。孙大胡子的一句话可以概括这些令人作呕的行为：“出来做官为的是赚钱，只要有钱赚，也顾不得这些了。”^③

上级官员压榨下级官吏，层层剥削，而究其来源，压榨的都是民脂民膏。不仅如此，这些官员们还随便毒打百姓，残酷冷血。比如第四十回，写到瞿耐庵到兴国州上任第一天，有人身穿重孝拦轿喊冤。瞿耐庵生性迷信，觉得十分晦气，为图吉利，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人打了八百大板，两条腿血流如注，已经不能行动了，瞿耐庵这才作罢。最典型的事件就是胡统领剿匪一事。胡统领到达严州后，没看到土匪半点影子，错把畏惧大军四处躲藏的百姓当作土匪，放任大军纵火烧屋，奸淫掳掠，无所不作。遭受重大损失的百姓到庄知县处告状，庄知县装作心痛同情的样子，表现出一副为民除害的架势，还要发放抚恤金。但前提是百姓要指出具体凶犯，否则就是诬告。他逼迫百姓们将状词改为请求剿匪的禀词，感谢胡统领的剿匪功劳，还要开具领取抚恤金的收据。百姓们只得忍气吞声，接受现实。这些血淋淋的事件，折射出的是整个中国人微言轻的百姓们的真实状况。官员们凭借着权势地位对普通百姓百般凌辱，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均无法保证，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地大物博的中国受到各国列强的觊觎，由于实力的软弱屡战屡败，中国一步步沦为

^①（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二十六回，第298页。

^②（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六十回，第729页。

^③（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三十二回，第379页。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高官、统治者，都产生了“畏洋”心理，清政府彻底沦为外国列强奴役中国人的走狗。官员们与外国人打交道卑躬屈膝，发生涉外争端时，无底线地偏袒外国人。因此很多底层群众都选择信教成为教民，企图通过外国人的势力，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比如在五十七回中，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游历，一个小孩笑他，他就用棍子将小孩打死了，激起了公愤。可是最后只判了五年监禁。外国领事却认定是中国百姓闹事，向总理衙门诘责，说当地巡抚太软弱，要求中国政府换人。总理衙门居然听从领事的要求，继任巡抚的人选还是外国领事定的。外国人竟然可以插手政府官员任免的大事，由此可见，中国人的“畏洋”心理严重到了何等地步。中国政府成了外国人欺辱中国国民的得力帮凶。中国官员对于外国人的蛮横无理毫不在意，甚至外国人侵占中国领土一事也仿佛不关己事。在五十四回中，六合知县梅颉仁（媚洋人）与众人的一番谈话揭露了中国人的麻痹与冷漠。冯中书对现任的江南制台不满，他说：“除掉腹地几省，外国人鞭长莫及，其余的虽然没有摆在面子上瓜分，暗地里都各有了主子了……如今来了我们一位制军，只怕该五十年的，不到五年就要被他双手断送。”^①一个进士出身的主事说：“无论这江南地方属那一国，那一国的人做了皇帝，他百姓总要有的。咱们只要安分守己做咱们的百姓，还怕他不要咱们吗？”^②梅颉仁也赞同他的说法，说：“将来外国人果然得了我们的地方，他百姓固然要，难道官就不要么？没有官，谁帮他治百姓呢？所以兄弟也决计不愁这个。他们要瓜分就让他们瓜分，与兄弟毫不相干。”^③这群长着中国面孔的走狗，毫无廉耻与底线。爱国民众怎么会不对他们恨之入骨呢？

作者从各个方面对官场的黑暗进行暴露、抨击，官员们财迷心窍、残酷暴虐、昏庸无能、奴颜婢膝……种种恶行都透露出清王朝的腐朽与官僚统治者的罪恶，激起了有志中国人的憎恶之情。

4.1.2 相通性：针砭时弊

吴敬梓虽然生活在清朝较为繁盛的时期，但是也存在一些社会弊端，《儒林外史》

^①（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五十四回，第659页。

^②（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五十四回，第659页。

^③（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五十四回，第659页。

除了对科举制度严厉地抨击外，“刻划伪妄之处尚多，掎击习俗者亦屡见”^①。作者的笔触涉及到社会的诸多方面，比如假名士的沽名钓誉，社会道德沦丧等等。到了李伯元所处的清朝晚期，这种弊端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越演越烈。因此，两书虽然讽刺的重心不同，但是对于世情的讽刺却存在相通之处。

整个社会都受到功名富贵思想的影响，科考是读书人的共同选择。而一些人却反其道而行，《儒林外史》刻画了一班假名士，即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所说的“假托无意功名，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②。他们文化素质低下，却附庸风雅，借不参加科举以欺世盗名，企图名利双收。如景兰江，是个开头巾店的生意人，竟然也学人吟诗唱和，刻印诗集。自述写了二十余年的诗，“这些发过的老先生，但到杭城，就要同我们唱和”^③。除此之外，他的诗友竟然是杨执中、权勿用、娄公子等人。与这群荒唐的人做“文字至交”，也可知景兰江一班人的真实水平。他的才华也仅限于读读《清明》，还因为作诗把正经生意耽误了，折本后到处借钱。景兰江的至交赵雪斋，与他的唱和的竟然有顾中书、范通政、荀御史、黄知县等官场中人，极大地提升了赵雪斋的社会地位，“只怕比进士享名多”^④。而这也能体现名利对他们的腐蚀。书中描述这班名士做诗的秘诀：“‘且夫’、‘尝谓’都写在内，其余也就是文章批语上采下来的几个字眼。”^⑤一群肚中无几点墨水的人竟然也敢自诩“诗人”“名士”，真是贻笑大方。书中对“莺脰湖”“西湖”两次名士聚会的情形，描写得绘声绘色。在“莺脰湖大会”上，“席间八位名士，带挈杨执中的蠢儿子杨老六也在船上，共和九人之数。当下牛布衣吟诗，张铁臂击剑，陈和甫打哄说笑……杨执中古貌古心，权勿用怪模怪样”^⑥。杨执中只会抄袭前贤的诗，权勿用是个招摇撞骗的无赖，张铁臂也是个虚伪的假侠客，这班“名士”聚在一起丑态百出，却被娄家奉为座上宾。所谓的“西湖宴集”一波三折，由于胡三公子向来吝啬，没有借到花园，买馒头时与卖家谈价钱吵了一架，最后是在一个公祠和尚处摆的酒席。酒席散后，由于深夜在街上耍酒疯，支剑锋被革除了巡商的职

^①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0页。

^②（清）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见载于《卧闲草堂批评本·儒林外史》，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页。

^③（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十七回，第180页。

^④（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十七回，第184页。

^⑤（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十八回，第194页。

^⑥（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十二回，第135页。

位。就是这班名士，虽然受到了科举制的影响，却无意通过科举改变自己的境遇，一心想当名士，假装清高，附庸风雅，借诗名攀附权贵。

在晚清时期，这种“假名士”的做派也从未被舍弃，这种人在官场内也大量存在，文化素质极低，却爱附庸风雅，标榜自己的才华。比如第四十二回中出现的贾世文（假斯文），自称生平有两大绝技，一是画梅花，一是写字。他跟别人吹嘘，自己有一本王羲之写的《前赤壁赋》，是一个汉朝的石匠刻的。这种露怯的说法令读者忍俊不禁。他画梅花的方法也很独特，他认为只要把圈儿画圆，将梗描粗便是佳作。他如果忙不过来，就让管家照着小钱的轮廓画圆，然后他再加工画梗。他极喜欢别人奉承他的画作，只要有人求画，没差使的还会得到差使。一个官员附庸风雅，对社会的危害极强。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做这些无用功，却将正事弃置一旁。比如贾世文，他起居无节，一时兴起，立即就要传见某个官员，官员来后，可能他又在画画写字，竟然可以十多天不见人。这种风气严重影响官员们的正常办公。不仅如此，官员们的无知也令人难以想象。比如苏州藩台施步彤，把“量入为出”读作“量人为出”，把“梟匪”读作“鸟匪”，把“荼毒生灵”读作“茶毒生灵”等等，一次短短的谈话，暴露了他的胸无点墨。胸无点墨、不学无术也成为讽刺官员们的笑柄之一。

两位作者都十分关注社会风气，对于道德堕落、破坏伦理纲常的行为进行了讽刺和抨击。他们认为人们道德堕落是由于无底线地追逐名利，这最终造成了社会的黑暗混乱。在《儒林外史》中，无德无行的科场中人也有很多，比如匡超人，在老师被查时期，依附无赖潘三生活，娶了差人的女儿做妻子，老师继续做官后，他隐瞒婚史娶了老师的外甥女。匡超人停妻再娶的恶行，致使发妻在老家抑郁而亡；王仁（忘仁）、王德（忘德）也枉读圣贤书，当妹夫严监生将小妾赵氏扶正的意思跟二位舅爷说明后，二位舅爷“脸本丧着，不则一声”^①，但当他给每人一百两银子后，王仁“拍着桌子”^②说：“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③，二人还主张他俩就在王氏咽气前拜天地。严监生在死前，还特意为二位舅爷准备参加乡试的盘费，可谓仁义之人；严监生死后，严贡生抢夺弟弟严监生的财产，可二位舅爷“坐着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总不置一个可否”，最终厚颜无耻的严贡生将弟弟的财产据为己有。这些人虽然满口仁义道德，但在金钱权势面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五回，第59页。

^②（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五回，第59页。

^③（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五回，第59页。

前，便会露出无情无义的真面目。

到了晚清时期，人们的灵魂仍然受到金钱的腐蚀，道德沦丧，作者在《官场现形记》中揭露了各色人物的寡廉鲜耻。在描写冒得官时，就讲述了他为了保住官职献出自己的女儿给上司玩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冒得官四十岁的二太太甚至说：“只要于你老爷事情有益，就苦着我的身体去干也不打紧。我听见你常提起，后营里周总爷不是先把他太太孝敬了统领才得的差使吗？”^①让读者窥探到官员们为求官升职而出妻献女的卑污灵魂。试用知府王柏臣赶上开征，天天有大量的银钱进来，可是未及十天，家里的老父亲就去世了，为了多收银钱，王柏臣决定隐瞒不报，并且与账房和师爷们商量出一条跌价的对策，才到半个月，钱粮就收了六、七成。这时王柏臣才上报丁忧，还装作刚闻讣的样子，干号了一场。等到后任知府到时，钱粮已经被王柏臣收去九成了。而这一情景与《儒林外史》中，荀玫因母亲去世打算匿丧不报一幕极其相似。他为了在本年考选科、道，悄悄去求周司业和范通政保举夺情，最后因“官小，与夺情之例不合”^②方才罢休。这两部小说都描绘了社会道德沦丧与官员寡廉鲜耻的现象，揭穿了官僚假道学的真实面目，从侧面反映了礼教的虚伪。

《儒林外史》对《官场现形记》有深远的影响，两本书都希望通过对社会弊端的暴露讽刺，达到改良社会风气的目的。两书的讽刺重心虽然不同，但是讽刺对象在两本书中均有体现，只是篇幅比例不同。《儒林外史》的讽刺重心在于科举制度，而《官场现形记》的讽刺重心在于官员。但是《儒林外史》对科举和捐班出身的官员也进行了讽刺，尤其揭露了官员们残酷无情的一面，比如第八回中的王太守上任后，用的是头号库戥和头号板子，“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睡梦里也是怕的。”^③第四回中，汤知县听信张静斋的话，将送牛肉的老师父重打三十大板，将五十斤牛肉堆放在枷上，老师父只剩两个眼睛，其余地方被牛肉箍得紧紧的，第三天就死了。作品虽然对于此方面着笔不多，但也可以窥视到官员对于百姓的欺凌。《官场现形记》对科举制度腐蚀人心的危害也有小篇幅的暴露，如第一回中，方必开羡慕赵温中举，希望自己儿子也能有朝一日科举荣身，突然给教书先生下跪，朝着先生磕了无数响头，指着儿子老三

^①（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三十回，第348页。

^②（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七回，第85页。

^③（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八回，第90页。

说不出话。教书先生明白后，教育老三要努力读书，中举后就可以中进士，将来就可以做官了。老三顽劣不懂事，但知道了“做了官就有钱赚”^①，竟然对功名也动了心。这些描写都表现了功名荼毒人心。

两本书都对社会的诸多弊端有所披露，并进行谴责讽刺。作家们讽刺的重心总是随着各种社会问题的暴露而转变，所以讽刺内容存在差异，又因两个时代都存在共同的社会矛盾，讽刺的内容又存在相通之处。作家们针砭时弊，体现出对不良社会风气的憎恶。他们追求真善美，所以希望对某些制度和社会风气进行改良，重建道德秩序。

4.2 讽刺手法

《儒林外史》一扫以往小说以个别情节讽刺世情的风貌，而以整部书的篇幅来尽讽刺之能事，开讽刺小说之先河。《官场现形记》对《儒林外史》的讽刺精神进行继承和发扬，成为近代讽刺小说的开山之作。这两部小说都运用了讽刺手法，本文将借助具体情节加以分析。

4.2.1 夸张手法

夸张手法是讽刺小说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法，也是《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都重点采用的手法。夸张就是言过其实，可以突出事物的本质，或加强作者的某种感情。夸张也能引起读者丰富的想象和情感共鸣。夸张手法运用的优劣影响文学艺术的高低。夸张手法运用得当，往往能塑造出成功的人物形象。但要注意，夸张手法运用高超并不代表文学作品价值就高。

《儒林外史》运用夸张手法比较集中的地方在“二严”吝啬鬼兄弟的塑造上。在严致和严监生一出场时，作者就说他有十多万银子，而他生性节俭，生病后也不舍得花钱吃人参，临死时也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只是伸着两个手指头，不肯断气，众人都不能理解他的用意，只有赵氏看破，把灯盏中的两茎灯草挑掉一根后，严监生就咽气了。很难想象，一个家财万贯的人仅仅因为多燃烧了一茎灯草而迟迟不断气。这种矛盾在严监生身上得到完美的结合，虽然很夸张，却令人信服。甚至在这种严肃庄严的场合，竟产生一种喜感，使人忍俊不禁。作者在书中并没有刻意强调这种反差，但是读者在分析人物时必然能体味到。

^①（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三十回，第3页。

夸张并不是指失去事实根据，脱离现实，而是合理的夸大。因此作者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微妙的程度。

在《官场现形记》中，有些夸张的事件很难令人信服，甚至违背了现实认知。比如在第三十八回中，湖广总督湍多欢曾经属意于九姨太的大丫头，但他被后收的十二姨太压制得服服帖帖，也就打消了收用她的念头，但因此心怀愧疚，将她认作干女儿。自此之后，众人称这个丫头为“宝小姐”，湍多欢对宝小姐十分宠爱，还给他找了一个般配的丈夫。官员们探听到这个门路后，都争先恐后地巴结她以借势于湍多欢。其中有个知县班子的官员企图换个优差，于是请求太太帮忙攀附。宝小姐爱逛庙宇，瞿太太就借此机会接近宝小姐，做出各种谄媚的姿态奉承她，宝小姐喝醉，就帮她捶背，给她装烟，甚至照顾宝小姐一晚上。长久以往，宝小姐早已习惯这种奉承，甚至老妈和丫环都敢拿瞿太太说笑。在一次酒后，宝小姐跟瞿太太调笑道，如果来世有瞿太太这样的女儿就开心死了。瞿太太立马给宝小姐磕头，认她做干娘，并且连夜回家准备礼物，一大清早便到宝小姐公馆，拜见宝小姐和姑爷。瞿太太准备了四份礼品，分别给干爹、干娘、干外公、干外婆。此时宝小姐已经醒酒，推脱了半天才认下瞿太太做干女儿。但之后便不再羞愧，直接带着瞿太太拜访湍多欢和九姨太。之后瞿太太就经常到制台府走动，瞿耐庵也借宝小姐的势力换了个好差使。认干亲夤缘权势盛大之人，在官场并不少见。但是瞿太太已经四十八岁了，借用九姨太的视角“一个脸上起皱纹的老婆婆。再细看看，头发也有几根白了”^①；而宝小姐是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如花似玉的少女，一个能当自己母亲的女人反认自己为干娘，并且还做出各种奉承谄媚之态。作者这样的反差安排，确实令人感到官场中人为上位不惜放弃尊严的做法无耻恶心，但也令人产生一丝怀疑，这种安排有一些违背现实。

从夸张的程度来看，《官场现形记》的夸张力度要比《儒林外史》大，但也同时存在违背现实、程度过重等诸多问题。因此，要论夸张的艺术高度，《儒林外史》的艺术水平显然要比《官场现形记》高明。

4.2.2 对比手法

《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都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在阅读《儒林外史》时，读者需要对比人物的态度，从而体味作者的态度，而在《官场现形记》中，作者屡屡提示

^①（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三十八回，第456页。

读者自己的态度，通过对比人物的态度，能更加清楚的印证作者的观点。

《儒林外史》中对比手法运用娴熟，作者通过讽刺对象对人、事、物态度的转变，深化讽刺意味，塑造了一批成功的人物形象，这其中就包括胡屠户。

胡屠户在文中虽然不是重点塑造的人物，但是他的态度也能代表当时社会对于困顿科场的知识分子的态度。通过胡屠户对于范进中举前后态度的转变，讽刺胡屠户的势利肤浅。

范进中了秀才，母亲和妻子都很欢喜。胡屠户也拿来一副大肠和一瓶酒给范进“贺喜”，但是他的态度傲慢蛮横，不仅骂范进是“现世宝穷鬼”^①，还将范进进学的功劳归功于自己：“如今不知因我积了什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②。还教育范进不要“装大”^③，并表现出施舍鄙夷的神情，邀请范进的母亲一起吃饭，吃完后，便“披着衣服，腆着肚子去了”^④，一副目中无人、骄傲自大的嘴脸。范进参加乡试时，向胡屠户借盘缠，胡屠户非但没借，还夹枪带棒的将范进臭骂一顿，说他“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⑤。

而范进中举后，胡屠户就换了一副嘴脸，准备了七八斤肉和四五千钱来“贺喜”。此时，范进已经发疯，众人要胡屠户将他打清醒。胡屠户此时不似平日的凶恶，一直推辞，并说：“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⑥。胡屠户甚至还喝了两碗酒壮胆，打了范进一巴掌后，手颤抖起来，不敢再打第二下。范进被这一巴掌打晕，醒来后便清醒如初，胡屠户赶忙道歉，甚至手掌受伤也认为是打了星宿受到的惩罚。此时胡屠户也不称范进为“现世宝穷鬼”了，也不说他“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了，改称“贤婿老爷”^⑦，并且在众人面前夸赞范进：“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⑧。总之，范进俨然变成了胡屠户的“心头肉”。胡屠户看见范进的后襟滚皱了，一路低头给他扯了几十回。胡屠户处处陪着小心，就连范进拜谢他时也心怀不安。

范进中举前后，胡屠户对范进的态度可谓天壤之别。胡屠户的嫌贫爱富、蛮横傲慢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3页。

^②（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3页。

^③（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3页。

^④（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3页。

^⑤（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4页。

^⑥（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6页。

^⑦（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9页。

^⑧（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9页。

《官场现形记》中对比手法的应用也比较多，作者通过对比官吏处理事件的不同态度，对他们进行了猛烈抨击。比如第五十三回中，文明制台对国民和洋人的态度就形成了鲜明对比。文制台面对中国人，哪怕是官员，只要是官级比他小，便要压制，丝毫不留情面，对于下层当差人员，经常呼来喝去，拳打脚踢。他认为“外国人顶讲情理”^①，办理公事如果涉及到洋人，即使是洋人的过错，也总要偏袒洋人，不肯惩处，只顾压榨国民。甚至说出“现在凡百事情，总是我们自己的官同百姓都不好，所以才会被人家欺负”^②的话。就连应对洋人和官员的拜见，文制台也秉持不同的态度。文制台规定，吃饭时不见客。曾经有一个领事拜见，巡捕代为通报。文制台问他什么事，巡捕就说有客拜见，文制台很是恼火，破口大骂，拳打脚踢，责备他不懂规矩。当巡捕说出是个洋人后，文制台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指责他为何不早通报。接待完洋人后，文制台吩咐众差人，中国人来拜见，吃饭的时候不准通报；如果是外国人来访，无论什么时候，随到随请。

作为父母官，却百般刁难自己的民众，偏袒洋人。官员们没骨气、崇洋媚外，欺软怕硬，这源自官员骨子里的奴性，也显露出当时官场的风气。作者毫无隐瞒地将这一切揭露，还借用人物之口直白地表露鄙夷态度，如巡捕抱怨道：“不说人头，谁亦没有他大；只要听到‘洋人’两个字，一样吓得六神无主了”^③。文制台有一套跟洋人打交道的外交秘诀，如“得风便转”^④、“得意不可再往”^⑤；作者在文中反话正说，揶揄讽刺，将文制台称作“贤制军”^⑥，将文制台应付洋人的方法称作“随机应变的本领”^⑦。作者还在文中直接插入议论：“他的宗旨所在，是见了洋人，无论这洋人如何强硬，他总以柔媚手段去迎合他，抱定了‘衅不我开’四个字的主义。”^⑧

4.2.3 白描与渲染

《儒林外史》的作者力求客观，不直接对文中的人物进行点评议论，而是将自己的态度寓于字里行间，通过客观地刻画人物形象，用人物的行为、语言来体现作者的情感。

^①（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第643页。

^②（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第643页。

^③（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第645页。

^④（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第648页。

^⑤（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第648页。

^⑥（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五十四回，第648页。

^⑦（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第645页。

^⑧（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第五十四回，第648页。

正因如此，《儒林外史》的文字“婉而多讽”。

吴敬梓善用白描，用简单纯粹的话语勾勒出人物形象。“范进中举”是本书精彩的一幕。范进中举的消息公布之前，家里穷困潦倒，已经断炊两三天了，老母亲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东西，只好让范进去卖鸡。当邻居到集上将中举的消息告诉范进时，他只当是开玩笑，根本不理睬只顾往前走，见纠缠不过就请求邻居别拿他取笑，耽误他卖鸡去救命。试想，范进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定被人用类似的方式戏弄多次，每次兴冲冲地回家，等待自己的却是未中举的噩耗和众人的耻笑。长久以往，他看穿了这种把戏，他不愿再受难堪与奚落，但却无力回击，只能选择漠视。他长年困顿科场，最终形成了卑微猥琐的心理。邻居将他拉回家后，范进亲眼看见报贴挂起，他先是怀疑，“看了一遍，又念一遍”^①，之后才相信自己确实中举了，心灵受到了巨大地冲击，突如其来的惊喜彻底使范进丧失了理智。“把两手一拍，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②巨大的惊喜刺激了范进，使范进的精神最终崩溃了。老太太用热水将他灌醒后，他就发疯了，“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道：‘噫！好了！我中了’”^③。之后就笑着往门外跑，一脚踩在泥塘里，狼狈不堪，众人拉他不住，只好请来范进惧怕的胡屠户，他被胡屠户打了一巴掌才清醒。

作者并不做一字点评，只是将范进中举前后的行为、言语一路写来，先是认为自己被戏弄的恼火、后是将信将疑、最后相信但却发疯，中举发疯将整个事件推向了高潮。从范进与周进的交谈可知，范进今年已经五十四岁，从二十岁开始应考，已经考过二十余次。因范进科场不顺，平日受尽了白眼与嘲讽，不光外人戏弄，就连老岳父胡屠户也是举手就打，张口便骂。几十年的屈辱与压抑，将范进早已压制成自卑猥琐、逆来顺受的性格，今日中举，所有的痛苦终于得到发泄。范进发疯时，嘴里还不停地喊着“中了”。范进将“中举”视为反击屈辱的唯一工具。作者虽然没有直接披露范进的内心活动，但是他的一系列行为，能使人感受到他的复杂心酸。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将一个苟且于科场的落魄童生刻画得栩栩如生，没有主观色彩，也没有情感引导，但读者却能体味八股取士制度的残酷，和最底层知识分子的可悲可叹。作者不动声色的将如此触目惊心的景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使讽刺力度更加深沉和强大。

^①（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5页。

^②（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5页。

^③（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第三回，第35页。

《官场现形记》的作者关注细节，对于人物或是事件的描写，总是力求完整全面，人物的方方面面、事件的来龙去脉，总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官场现形记》采用渲染的手法，一遍遍地加深读者对于人物或事物的印象。

第三十五回至三十六回出现的唐二乱子，因为轻信于人，前后两次被骗取大量钱财。唐二乱子，是个纨绔子弟，整日闯祸，一日少说得闹上两个乱子，因此得名“唐二乱子”。一年，唐二乱子想去上海逛逛，正好投奔总办山西捐输的表兄何孝先。何孝先见唐二乱子花钱如流水，也想趁机赚一笔，于是便劝他赈捐，一奉旨就是“特旨道”。赈捐过后，唐二乱子便赶万寿庆典进京进贡。他的内兄查珊丹是京官，专门帮人拉皮条，自唐二乱子来后常常帮他处理事情。查珊丹得知他要进贡，就主动要求帮忙，但需花费三万银子的宫门费。唐二乱子只认进贡的正项钱，还疑心查珊丹的用心，于是由此疏远他了。此时有个叫文明的人说认得军机上某王爷，只需一万银子即可。唐二乱子信以为真，谁知给完银子后石沉大海，他这才明白受骗了。之后又有一个人称师四老爷的人来拜访唐二乱子，号称是文明的老爷的兄弟，跟他说内务府得知文明做了错事，要将银子追还给唐二乱子，还说文明来头不小，要保存他的颜面，只追还九千多两银子，还差九百多两，但这钱无力垫补，希望唐二乱子再借九百多银子，将一万银子补齐再转手还给唐二乱子。一套说辞情真意切令人信服。唐二乱子虽然信以为真，但为谨慎行事。就让师四老爷先把一万的银票准备好，再把一千的银票给他，唐二乱子还另外准备了一千给师四老爷道乏。事后唐二乱子在拜访师四老爷时发现地址不对，内务府也是查无此人，唐二乱子赶忙到银铺去，发现银票也是假的，因此唐二乱子又被骗去了两千银子。作者为了塑造唐二乱子的愚蠢，设计了连环骗局。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唐二乱子在同一骗局上跌倒了两次，足见他的愚蠢与自以为是。两个骗局叠加在一起，使得唐二乱子的形象更加突出丰满，这就是作者渲染手法的运用。

综上，《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是中国讽刺小说中的佳作，本章从讽刺内容和讽刺手法两部分入手，对两书的讽刺艺术进行比较。两书的讽刺内容既存在差异性，又有相通之处。《儒林外史》的讽刺重心是科举制度辐射下的士林人物，而《官场现形记》的讽刺重心是清末贪婪腐败的官员群体；由于吴敬梓所处时代的社会弊端，到了清末仍然存在，所以两书的讽刺内容具有相通性。最后，对两书的讽刺手法进行比较，两书都多次运用夸张和对比的讽刺手法，除此之外，《儒林外史》善于运用白描手法，而

《官场现形记》善于运用渲染手法，两书熟练地运用多种讽刺手法，最终呈现出精彩的讽刺效果和喜剧效果。总之，两书都实现了社会与文化的双重批判。

结 语

本文选取了中国讽刺小说中两部优秀的作品进行研究,《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小说中难以逾越的高峰,而《官场现形记》是近代讽刺小说的开山之作。本文对比这两部具有范本价值的小说,试图通过分析之间的差异与共性,从而得出对今后的文学研究和创作有价值的结论。

本文从各个角度对这两部小说进行了对比。首先,对比分析了作者生平、创作背景和创作主旨。其次,对这两部小说进行人物群像的比较,从主要人物分类与人物设置、人物性格、塑造方法三部分进行分析。其次,进行叙事艺术的比较,从叙事结构、叙事模式、情节设置、叙事语言四部分进行分析。最后,从讽刺内容和讽刺手法两部分进行讽刺艺术的比较分析。通过以上各种角度的对比,深刻体会《儒林外史》“威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风格和《官场现形记》“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的讽刺风格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是由以上多种因素造成的,除去作者自身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时代背景的不同。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小说往往是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反映。不管作者是否有意,小说都带有独特的时代烙印。这两部作品虽然都创作于清朝,但因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所以呈现出极大的不同。在封建社会,政权的稳固与否对小说的风格有很大影响。《儒林外史》创作于“康乾盛世”,总体来说国力强盛,承平日久,虽然在某些地方也显现出末世衰相,但各种社会矛盾都在看似平静的社会环境下暗涌,并没有完全表露;《官场现形记》创作于风雨飘摇的晚清,正处于社会改弦更张的前夕,各种社会矛盾显露无疑,并且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再也不能维持社会表面的平静。不同的时代背景对这两部作品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分析这两部作品,也可以窥探时代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爱国的知识分子始终热切关注着国家的命运,政权的稳固性和社会矛盾的爆发程度都将影响知识分子的心理。吴敬梓早于常人意识到八股取士制度对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迫害,所以他讽刺的是不合理的科举制度,以及科举制度辐射下的士林人物。但是总体来讲,他对清政府的统治是信服的,因此他的心态较为平和。而李伯元将众多的社会问

题归因于官员的腐败，因此他将讽刺的矛头对准了官员制度，并且公然质疑当权者，态度明显激烈浮躁。两人截然不同的心态反映在小说中，就呈现出各异的讽刺风格。吴敬梓处于文字狱高发的时代，著书立说时要格外注意，所以小说呈现出含蓄蕴藉的讽刺风格；李伯元所处的时代，清政府已无力招架外国列强的侵略，英法租界为李伯元提供了言论自由的可能，可以暂时庇护他的人身安全，所以小说呈现出暴露直白的讽刺风格。吴敬梓和李伯元的文学创作，可能随时威胁到生命安全。但他们拥有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将当前社会的现实问题在小说中披露，并且勇于讽刺、谴责。虽然今日看来，两人的思想都具有局限性，但是他们努力寻求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态度值得肯定。

时代的不同使两部作品的风格呈现出极大的差异，也造成出版、发行方式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但同为讽刺小说，《官场现形记》在某些方面对《儒林外史》进行了继承与发展。

《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撻时弊”的批判精神在《官场现形记》中得到了发扬。吴敬梓和李伯元努力寻找造成当前社会矛盾的深层原因，希望改变当前不合理的制度和现状，达到“匡世”的目的。但两者之间还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吴敬梓的创作动机比较严肃，出于一片公心，采用温和的态度“讥世醒世”；他将自己的深邃的思想与丰富的经历都熔铸到文本中，展示了极高的才情与渊博的学识，《儒林外史》也成为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李伯元的创作动机中，有对现实不满欲改良社会的一面，所以他情绪激动，痛骂官场和世情；也有迎合读者喜好借机盈利的一面，所以为了迁就广大读者的文化素养，不惜降低作品的艺术水准。正因如此，《官场现形记》未能完全继承到《儒林外史》的批判精神，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也不能赶超《儒林外史》。

《官场现形记》在人物塑造、叙事艺术和讽刺艺术等方面，与《儒林外史》一脉相承。最明显的地方在于结构的模仿，《儒林外史》使用的集锦式叙事结构，被《官场现形记》所沿袭，这种结构方便将更多的人物和情节囊括到文本中。相比《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讽刺暴露的反面人物更多，展现了极为广阔的社会画面，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讽刺对象的取材范围。其次，在人物塑造方法、情节设置和讽刺手法等方面，《官场现形记》都对《儒林外史》进行了不同程度地继承。但是，在人物性格、叙事模式、叙事语言等方面，也表现出来了各异的风格。语言是这种差异表现最为直观的方面，《儒林外史》的语言含蓄委婉，言有尽而意无穷，而《官场现形记》的语言暴露直白，词多

意少。总之，本文对这两本书做了不同角度的对比研究，注意到《官场现形记》在诸多方面对《儒林外史》的模仿与创新，并对此进行分析与解释。

《儒林外史》与《官场现形记》是讽刺小说中的典范之作，它们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并在今日仍旧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笔者通过本文的研究，也试图从中提炼出优秀小说的必备条件，为今后小说的创作提供一些参考建议。

首先，优秀的小说应当反映社会现实，触及到尖锐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作家们需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成为先知先觉者。他们比常人更早发现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作品中引起读者对问题的注意，甚至提出建议，以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具有思想深度，对美好生活有指导意义。

其次，优秀的小说要有批判意识。文学创作者不应该局限于当前，要目光长远，放眼未来。作家们应该通过艺术的手法来展现现实生活中的假、恶、丑，从而引领读者思考，去努力追求真、善、美，这也是文学作品的真正意义所在。但是要明确批判的目的，批判并不是为了谴责泄愤，而是为了在认识社会问题的症结之后，能改良社会现状。在晚清讽刺小说的创作热潮之后，又演变出了黑幕小说。黑幕小说同样打着“醒世”和“劝戒”的旗号，但是作者毫无取舍地记载社会上的种种恶行，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并且还起到了教人犯罪的反作用。甚至成为人们泄愤诽谤、互相中伤的工具，语言近乎谩骂，文学性极低。由于黑幕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没有可取之处，很快就销声匿迹了。相比之下，《官场现形记》的作者具有相对客观的批判意识，批判的内容是当时社会的焦点问题，揭示了社会根源，所以能拥有经久未衰的魅力。小说家们还应认识到粉饰太平、歌颂圣德的作品没有现实意义，而无病呻吟、伤春悲秋的作品也并不会使读者动容。

再次，优秀的小说要掌握好与政治的距离。在中国，文学与政治联系非常紧密。在古代社会，文学长久以来处于尴尬的地位，只是作为政治的附属品，但是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们都懂得利用文学的力量，掌控舆论的主动权，小说也往往成为宣传政治主张的工具。小说家在创作时，应该谨记文学不为政治服务。

晚清政治极度腐败，社会矛盾激烈。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革命”，企图利用小说宣传改良思想以挽救中国。他们提倡创作政治小说，重视小说的社会功用，小说的地位也因此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具有改良思想的知识分子们纷纷创作小说，将它作

为涂写个人政治主张的工具，因此晚清小说的数量急剧增加，甚至占据了古代小说的半壁江山。梁启超本人也创作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就是他唯一的一部长篇政治小说。此书充斥着连篇累牍的政治主张，语言也没有经过精雕细琢，缺乏文学性，可读性较低。这就属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失败教训。文学不应该被当作政治的附属品，否则语言再华美，也改变不了空洞的本质。因此，小说家们创作类似《新中国未来记》的一大批小说，最终都被历史淘汰了，流传至今的寥寥无几。其实，文学是可以反映政治的，但这并不等同于政治宣传。《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作出了成功的表率，作家们关注政治问题，可以将对于政治的理解融入到自然地叙事中，所谓“润物细无声”。《官场现形记》还考虑到广大读者的阅读水平，使用浅显通俗的语言和直白暴露的讽刺方式，要比刻意说教、宣传的方式高明。在同一个时代中诞生，因为把握好文学与政治的距离，所以《官场现形记》比《新中国未来记》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政治对文学的影响还表现在作者的言论自由上。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严格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不止发生过一次政治干预文学的事件，结果往往非常惨烈。比如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事件，又比如文字狱等，无数的知识分子都丧失了生命。这种情况在每个朝代建立之初尤其严重。新政权为推翻旧政权上位，都免不了血雨腥风，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所以他们急切希望得到百姓们的认可。统治们也懂得舆论控制，首先就是切断反动言论的源头，一旦发现所谓的“异说”，立刻禁书，并对相关人员进行惩处。但是到了晚清，政府丧失了租界的行政与司法权，无法在租界实施禁书政策，所以清末的讽刺小说能呈现出如此暴露直白的风格。比如说《官场现形记》之后，就出现了一大批讽刺小说，他们甚至敢将矛头明目张胆地对准清政府，表现了他们无畏的批判精神。总之，小说家们应实现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不因政治的原因而“左顾右盼”。

总之，优秀小说的价值就是反映时代现状，解决社会问题，展望美好未来。

《儒林外史》是古代讽刺小说的典范之作，而《官场现形记》是近代讽刺小说的典范之作。他们都为后世讽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榜样的借鉴。但是对比研究这两本书的专著或学位论文却几近空白，笔者大胆尝试，但因资质平庸、能力有限，论文难免存在诸多不足，其中的观点可能比较浅陋，谨请各位专家教授赐教。笔者希望通过本文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学者关注《儒林外史》与《官场现形记》，关注讽刺小说，并进行全面

深入地研究。同时，也希望能为今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一些参考建议。

参考文献

（一）相关著作

- [1]（唐）冯翊著.桂苑丛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明）冯梦龙著.警世通言[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 [3]（清）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 [4]（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5]（清）吴敬梓原著，闲斋老人评，王丽文标点.卧闲草堂批评本·儒林外史[M].长沙：岳麓书社，2008.
- [6]（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7]（清）李伯元著，冷时峻校点.官场现形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8]（清）吴趼人著，海风主编.吴趼人全集[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
- [9]（清）阮葵生著.茶馀客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0]《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1]张淇睿等修，江克让等纂.全椒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73.
- [12]郑逸梅著.孤芳集[M].上海：上海益新书社，1932.
- [13]张冥飞等撰.古今小说评林[M].上海：民权出版部，1919.
- [14]胡适编.胡适文存最新修订典藏版[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
- [15]胡适著.中国章回小说考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0.
- [16]钱穆著.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17]谭正壁撰.中国小说发达史[M].上海：光明书局，1935.
- [18]郭箴一著.中国小说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19]孟瑶著.中国小说史[M].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
- [20]阿英著.晚清小说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 [21]欧阳健著.晚清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 [22]齐裕焜，陈惠琴著.中国讽刺小说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 [23]许桂亭选注.林纾文选注释本[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 [24]顾颉刚著，顾潮选编.蕲驰斋小品[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 [25] 张蕾著.“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26] 侯忠义主编.世情讽喻小说[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
- [27] (法)热拉尔·热奈特著,王文融译.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28] (美)普林斯著.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29]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30]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 [31] 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 [32]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33] 王平著.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传播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6.
- [34] 王平著.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 [35] 孙楷第著.中国通俗小说书目[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 [36] 李汉秋编著.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 [37] 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二) 相关论文

- [1]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J].新小说,1902.
- [2] 黄摩西.小说小话[J].小说林,1907.
- [3] 阿英.清末四大小说家[J].小说月报,1941.
- [4] 李锡奇.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J].雨花,1957.
- [5] 王祖猷.《官场现形记》的思想成就及其局限[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
- [6] 庄严.从比较中看《官场现形记》讽刺艺术的败笔[J].宁波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
- [7] 王祖猷.谈谈《儒林外史》和谴责小说的思想倾向[J].江淮论坛,1984.
- [8] 段熙仲,潘君昭.《儒林外史》和文字狱[J].社会科学辑刊,1980.
- [9] 金启琮.《红楼梦》人名研究[J].红楼梦学刊,1980.
- [10] 傅继馥.论《儒林外史》语言的艺术风格[J].江淮论坛,1980.
- [11] 钟贤培.改良主义与《官场现形记》——兼评近代小说研究中的一些问题[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
- [12] 张琦翔.《官场现形记》人物[J].社会科学战线,1982.
- [13] 王祖猷.谈谈《儒林外史》和谴责小说的思想倾向[J].江淮论坛,1984.

- [14] 欧阳健.《官场现形记》新论[J].青海社会科学, 1990.
- [15] 李锡奇.李伯元家世和出身阶级[J].文教资料, 1994.
- [16] 欧阳健.李伯元的文学之路[J].学海, 1994.
- [17] 张锦池.论《儒林外史》的纪传性结构形态[J].文学遗产, 1998.
- [18] 陈美林.20世纪《儒林外史》研究的回顾[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 [19] 陶家康.吴敬梓《移家赋》并序注释[J].滁州师专学报, 1999.
- [20] 陶家康.吴敬梓《移家赋》并序注释(续上)[J].滁州学院学报, 2000.
- [21] 方晓红.晚清小说与晚清报刊发展关系研究[D].江苏: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0.
- [22] 傅元峰.讽刺的跨度: 从反讽到谴责[J].浙江社会科学, 2001.
- [23] 胡冠莹.李伯元及其对“小说界革命”的贡献[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 [24] 宫业胜.《红楼梦》人名寓意[J].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1.
- [25] 陈美林.吴敬梓思想研究述评[J].中华文化论坛, 2002.
- [26] 陈美林.试论“思想家的小说”的作者吴敬梓的思想[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 [27] 吴波.辛亥革命以迄40年代《儒林外史》的评论及研究[J].怀化学院学报, 2003.
- [28] 王学钧.《官场现形记》与晚清“新政”及鲁迅的误解[J].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 [29] 张兆勇.试论《儒林外史》中人物分类及理路——兼论吴敬梓对儒学重建的思考[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 [30] 董寅生.《官场现形记》中的人名[J].语文知识, 2005.
- [31] 伍丹.《儒林外史》叙事艺术[D].江苏: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6.
- [32] 沈端民.清代捐官制度探源——读《官场现形记》[J].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 2006.
- [33] 周凌云, 温明明.论清末“谴责小说”受报刊传媒之影响[J].明清小说研究, 2007.
- [34] 刘文哲.《儒林外史》与四大“谴责小说”讽刺视角比较谈[J].长春大学学报, 2008.
- [35] 王学钧.《官场现形记》连载及刊行考[J].明清小说研究, 2008.
- [36] 吴晓辉.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的“穷极文士情态”[D].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硕士论文, 2008.
- [37] 胡海义.科举文化与明清小说研究[D].广东: 暨南大学.博士论文, 2009.
- [38] 颜士全.浅谈《儒林外史》的人物外貌描写[J].科技资讯, 2009.
- [39] 蔡之国, 华南.近代大众传媒视阈下的晚清谴责小说[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 [40] 孟昭泉.《官场现形记》中的谚语特色[J].中州大学学报, 2010.

- [41] 凌松.《儒林外史》的传播与接受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 [42] 刘桂林.乾隆皇帝与理学[D].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 [43] 刘莹莹.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中的官员形象探析[D].湖南: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 [44] 蔡亚平.读者与明清通俗小说创作、传播的关系研究[D].广东: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10.
- [45] 凌松.《儒林外史》的传播与接受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 [46] 吴玉军.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中的科举文化探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 [47] 杨蓓蕾.《儒林外史》与晚清谴责小说[D].山东:济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 [48] 冯明涛.论《儒林外史》中的伦理思想[D].安徽: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 [49] 王雪.论《儒林外史》的喜剧性描写[D].河北: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 [50] 刘海霞.悲歌一曲话平生——论吴敬梓自传文学作品《移家赋》[J].兰州学刊,2013.
- [51] 刘勇强.《儒林外史》文本特性与接受障碍[J].文艺理论研究,2013.
- [52] 翟燕丹,高丽佳,王冉.理想国:恐惧并渴望着——《官场现形记》中异国形象分析[J].牡丹,2015.
- [53] 刘久顺.《官场现形记》研究综述[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
- [54] 武全全.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研究[D].黑龙江: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6.
- [55] 刘久顺.论李伯元对科举制度的否定及其对选官制度的探索[J].中国文学研究,2016.
- [56] 刘红军.《儒林外史》人物命名来源考[J].学术交流,2016.
- [57] 彭晨.概念整合视域下《官场现形记》中人名语音隐喻研究[D].贵州: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 [58] 鲍国华.作为方法的报刊——晚清报刊文献与中国小说转型研究的可能性[J].社会科学辑刊,2017.
- [59] 王学斌.“谴责小说”与晚清社会批判——以《官场现形记》为例[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 [60] 刘颖慧.晚清小说创作暨刊行中的作者与读者——以《官场现形记》为例的探讨[J].理论导刊,2017.
- [61] 甘宏伟.现代视野下的《儒林外史》研究述论[J].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2017.
- [62] 赵宇华.清末政治小说的天折及其文学史价值的再认识[J].华夏文化论坛,2017.
- [63] 张少助.近五年《儒林外史》研究述评[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7.
- [64] 武珺.论《儒林外史》对晚清讽刺小说的影响[J].名作欣赏,2018.

致 谢

随着论文的一次次修改，毕业的时间也越来越近。在论文的撰写和修改过程中，我得到了老师、亲人和好友的极大帮助，特写下此篇致谢以表谢意。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韩田鹿老师。本人资质平庸，心浮气躁，文笔稚嫩，在论文的选题和写作上，都令韩老师十分费心。我由衷地感谢韩老师，在我这样一个愚钝的学生上付出大量心血。每当思路停滞，或是出现困惑时，老师总能启发我，论文的成型离不开他的谆谆教诲。

其次，感谢李金善老师、田玉琪老师、姜剑云老师、吴淑玲老师、陈玉强老师、孙光老师、张志勇老师、李俊勇老师、于广杰老师、刘少坤老师等各位老师在这三年中的精心授课。我在他们的教授下积累了大量的专业知识，也为写作本篇论文奠定了基础。

再次，感谢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父母和室友们。在我心情低落的时候，父母总是耐心开导，鼓励我自信与坚强，他们细心照料我的生活，让我心无旁骛地撰写论文。每当论文修改遇到瓶颈的时候，室友们总是热心地帮我出谋划策，感谢她们陪伴我走过这段充实的岁月，在研究生期间收获你们这样的知己，我感到十分幸福。她们是曹悦、田文召、盖星霓、赵翊君和曹晓磊，也祝愿她们能找到心仪的工作，拥有精彩的人生。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男朋友李鹏飞，在论文的撰写和修改过程中，他始终密切关注我的情绪，急我所急；在与他的交流中，我获得了信心和动力。在读研的三年中，我们在学业上相互扶持，在生活中相互照顾，我十分庆幸能在研究生期间认识他。希望我和李鹏飞学业有成，顺利毕业，获得美满的人生。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论文类

司春鸟.《豆棚闲话》的叙事特点[J]. 牡丹, 2018.